[**为伊斯兰燃点的火炬**](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a.html)

本书翻译自中国内地会于1965年出版、 Malcolm R Bradshaw 着的 Torch for Islam, A Biography of George K Harris 。

乔治哈里斯为中国内地会的美国宣教士，于1916至1951年在中国西北甘肃一带向穆斯林宣教，1951年离开中国后，继续到泰国南部向穆斯林宣教，于1962年被主接去。

## [序](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b.html)

乔治哈里斯 （George K. Harris） 的一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在影响深远的对穆斯林的宣教事奉中，本人受 邀为此书作序，本人深感荣幸。

他1916年在芝加哥蒙神的呼召，进行这项艰辛的宣教事工，这是他在纽约威廉波顿 （William Borden） 母亲的家中、由塞缪尔．池维谋（Samuel M. Zwemer） 带领的一个基督徒小组祈祷会上，对神的呼召直接甚 至是即刻的响应，但他义无反顾。这不是一时冲动而作出的抉择，也不是基于呆板地运用经文；他于慕迪圣经 学院的最后一年的一次祈祷会期间，神已对他作出呼召，这是那次之后的更明确的呼召。这次祈祷会是在威廉 波顿死后三周年的纪念会上进行的，他们祈求神再差遣一些年轻人到中国西北部的穆斯林当中，去继续完成威 廉波顿 - 耶鲁大学那位年轻的百万富翁 - 一生所奉献的事业。这个使命立刻深深地印在乔治哈里斯 - 这位 身无分文、先前学艺术出身的学生 - 的脑海里。在人的眼光看来，全能的神缩短了在开罗只着手了几个月准 备和学习阿拉伯文的威廉波顿的生命；神却给予了乔治哈里斯三十五年献身于中国的穆斯林的事奉、以及在他 暮年在东南亚的穆斯林当中作工。

由于威廉波顿的出身、财富和才能、他的自我牺牲和英年早逝，在美国及其它地区都激起了很大的回响； 但是谁又能说，如果威廉波顿没有被接走，他会比乔治哈里斯所做的更加美好吗？乔治哈里斯凭的是他孜孜不 倦的勤奋、热血沸腾的心肠和对穆斯林富有同情心的体谅。威廉波顿的死使我们沮丧，然而乔治哈里斯用他的 生命和教导来激起人们的响应。两者都被基督的爱所约束；两者都同样是「至死忠心」 ；全智者对祂所有的 儿女都作出了判断。我们似乎听到了主耶稣萦绕耳边多年的话： 「我若要他 … 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

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个宣教工场的事工比向穆斯林布道更艰难的了。感谢神，总是有一批杰出的皈依者； 尤其在爪哇，最近涌现了大量的皈依者，不是几十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穆斯林即使在他还没听福音之前， 对福音就有一种先决性的抗拒，因为那本他们认为是来自天上永恒的阿拉伯文经书，教导他们说 - 先知尔撒 （耶稣） 被那些受了误导的追随者捧到了与真主 （神） 平等的地位 （这本身就是最黑暗的罪） ，他最后 在被钉十字架前获拯救脱离犹太人之手，并且活着被提到了天上 - 而 「貌似祂的人」 ，却阴差阳错地代替 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穆罕默德本人甚至误认为三位一体是由父神、童贞女麦尔彦 （马里亚） 和他俩的儿子 组成的三位神 - 因此，他这样严厉地谴责整个观念是极其恶劣地亵渎神，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部份现代 的穆斯林对于基督教神学的了解远不止于此，但他们还是很难避免会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我们确实是敬拜三位 神。穆斯林也没有理解到有任何救赎的需要；对他们而言，神是绝对至高无上的，祂的指令是任何外在势力都 无法抵抗和解除的，同样祂本性中生来就有的道德品格也是无法阻挡祂指令的。如果神要惩罚谁，谁还能有半 点怨言呢？如果祂要饶恕谁，除了祂全能的和神秘的指令外，还需要甚么根据和条件吗？但我们不要忘记，基 督教教会应该在某些程度上对这些错误的信念负责，因为我们显然没有在穆斯林世界履行神圣的大使命。

向那些骨子里就抗拒福音的人传基督教的信息，既困难重重，又令人望而却步。就我本人的经历来看，企 图给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听众解释福音，没有比圣保罗所说的更贴切，就是他所说的「愚拙的传道」 （或者 「 所传的事物也是愚拙的」 ） 。只有当圣灵使他们的良心知罪，唤醒他们渴望得到赦免、平安与能力，打开他 们的心眼认识救赎主，那么即使是那些所谓「神秘」 的皈依者也会得救。受浸后公开成为信徒所付出的代价 - 受到迫害、与家人疏远、失去妻子和儿女、更要承担死亡的风险 - 需要借着钉十字架的救赎主的爱，获得一 种超自然的忍耐力。我们当中大部份的人，没有为我们的信仰遭受甚么苦难，又怎么能够要求穆斯林踏上这样 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呢？唯有那位为我们的罪遭受苦难的、爱我们的、甚至愿意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才能做得到 - 那些像乔治哈里斯一样的人，为了祂的事工，为了祂对穆斯林 「弟兄」 的爱，甚至在临终之时没有一个家 人在身边看望一眼的人，也能够产生共鸣。

但是神已经应许过那些为了祂的缘故放弃儿女和他们所爱的人， 「在今世得百倍」 。乔治哈里斯的人生确 实过得很丰盛。神赐给他一位真正贤慧的妻子，与他一起分担所有的艰难困苦，她虽然失去了她所深爱的儿女， 但这事并没有「绊倒」 她，也不能够阻止她，她激励着他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在中国内地还有其他儿女 在艰苦环境中存活；他在许多土地上有属灵的儿女和无数的朋友。

我本人在年轻的时候接触过池维谋，甚至有幸与他在同一个讲台上讲道；但是当我和妻子到达开罗的时候， 波顿已经长眠于那里了，但我对他记忆犹新。在最近的1962年，也就是在 Fellowship of Faith for Muslims （为穆斯林信心的团契） 的祈祷年会上，我们都热切地盼望听到乔治哈里斯的一系列讲道，但我们在那时候 才知道他的生命已经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也同样为坚守信仰打了美好的仗。

经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宣教方面有限的资源，是否应该重新调配到那些对我们的工作会产生直接 和大量响应的地方？而留待以后才作极其艰难的穆斯林福音事工？但是有为数约四亿五千万的穆斯林，他们当 中大部份人从没有听过基督徒真实的见证。我们主的指令是要我们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谁有资格去决定最终 该如何实施基督教这个使命的策略呢？谁能断定是那些有突破性胜利的地方需要增援？还是在那些薄弱战线上 的地方需要增援呢？只有那位指挥万物的神自己才能作决定。但乔治哈里斯的一生教导我们，那指挥者仍然给 每一位志愿者个人的命令，祂把他们差遣到哪里去，祂就会保守他们在那里忠心到底，并且结出累累硕果。

安德森 （ J. N. D. Anderson ）

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学院

## [奋斗者成功的因素](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c.html)

背倚着清真寺的尖塔，脚踏冰雪覆盖的青藏高原，在中国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和滋生宗教狂热分子的温 床河州的一个露天菜市场，乔治哈里斯站在一大群穆斯林中间对他们讲道。在他讲道的中途，哈里斯被一位声望 很高的穆斯林学者打断了他的话，那位学者挤过人群，傲慢地向哈里斯当众挑战，要用学术性的阿拉伯文作书面 辩论。哈里斯勇气十足地接受了他的挑战，在持续八个星期，这两人的论文并排张贴在一家清真寺中心的大门上 。

　　这次论战成了穆斯林神学院学生讨论的焦点。令人惊讶的是，作为挑战者，那位学者丢尽面子，他发现自 己被驳得哑口无言，不知如何应对哈里斯的话，清真寺的学生就宣告哈里斯胜利了…

　　在我相识哈里斯之前，就已经听说过他类似的事情了。我知道他在学习汉语和阿拉伯语的时候，无情地催 促自己学习，最后终于熟练地掌握了这两门语言，他甚至是中国最优秀的阿拉伯文书法家之一。在我第一次到达 泰国南部去给那里的穆斯林宣教的时候，我才有幸会晤了他，当时他已经是个七十岁的老人了。在他辅导我研究 伊斯兰的时候，我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位非凡前辈的背景。它把我带回到他童年时代至关重要的一段岁月，当时他的 非凡才能已初露锋芒。

　　1898年，这一年正值美国多事之秋： 「缅因」 （ Maine ） 号战舰在哈瓦那 （ Havana ） 海港被袭击 沉没，引发了西班牙与美国之间的交战；美国海军上将杜威（ Dewey ） 在马尼拉海湾摧毁了西班牙的海军舰队。 全世界的焦点都在谈论阿拉斯加的寻金热，而乔治哈里斯居住的华盛顿州西雅图，成了人们启程前往克朗代克（ Klondike ） 的出发站。

　　乔治当时只有十一岁，这个使人振奋的年代唤醒了他了解周围世界的热情，并且点燃了他想象的热火。为 了讨父母的欢心，他一直以来都是个听话的好学生，但他现在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的姐姐告诉我们他非常专注于他的学业。他一个人可以在吵闹的房间里专心致志地看书，而其他人却在 大喊大叫地玩着骨牌的游戏、或者抢着玩立体镜。地方越吵闹，他越能够集中注意力。

　　当年纪轻轻的乔治认识到世界的广阔，他不像普通的十一岁小孩那样，通过玩玩打仗的游戏或者说些试图 让人相信的预言，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反应；他反而会利用课余的时间来写历险的故事。

　　那个时候，六桅帆船从华盛顿的木材厂行驶到圣弗朗西斯科和加利福尼亚的长滩，仍然穿梭于太平洋的海 面上。在有些特别的日子，他和他的姐姐会去码头看他们的父亲装木头上船的景象。海鸥的尖叫声，木头撞击船 只发出的尖锐抨击声，松树、醋和海水发出的刺鼻的气味，年迈的水手爬上船索的情景 - 这些印象把他带入了一 个孩子的童话世界。当其中一艘豪华巨轮要启航进入太平洋时，他很容易想象自己与他幻想出来的中国朋友李培持 （ Pechili ） 一起在船上，他们要远航到很远的生疏地方，例如安克雷奇 （ Anchorage ） 、哈瓦那、直布罗 陀 （ Gibraltar ） 或上海。

　　「李培持周游记」 是他 「巨著」 的名称。李培持踏上了环球的旅行，乔治在一张世界地图上划出了他的 旅行路线。他在百科全书中查找每一个国家的详细资料，并列出了那位年轻冒险家可能的发现。不同寻常的事情， 就是这位年轻的作者几周以来都一直进行这项工作，直到李培持完成了他的世界之旅。乔治哈里斯就是这种男孩 - 坚持不懈地追求原定的目标直到圆满完成：一种令人敬佩的品格。

　　但是他的父亲却为他担心。其父亲约翰哈里斯 （ John Harris ） 在木材界小有名气。最初从中西部开始 ，他就管理一个锯木厂，为修建北部大铁路锯枕木。随着工程建设的西迁，他全家也跟着迁移，直到太平洋海岸才 定居下来。出生于1887年的乔治，那时还太小，对于他们走过密西西比洲，穿越蒙大拿洲的艰难跋涉几乎没有甚么 印象。在铁路完工后，他们就定居在铁路线的终点地区。约翰哈里斯很快使他的木材厂在华盛顿众木材公司当中建 立了良好的声誉。但他很担心他瘦弱的儿子内向和胆怯的性格；他觉得那小家伙应该出去锻炼锻炼，见见世面以增 强自己的信心与勇气。所以，乔治在学校放假期间被带到了伐木工地，在那里给他一些零零碎碎的活干。某年暑假 ，他帮忙在木头的一端打上公司的印记；另一年的暑假，他在垫木上涂润滑油，使这些庞然大物般的木头能够滑向 河边；还有一年，他在工地上帮忙做饭。

　　年少的哈里斯觉得生活在那些粗野的伐木工人当中感到很不安，他在伐木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外表幼嫩、 身体虚弱。他卫理公会的背景，使他形成了一种是非对错的明确观念，当他看见伐木工人那种原始下流的道德，令 他非常讨厌他们那种品德低下的生活，决心要反对卖酒。

　　他在华盛顿凯尔索 （ Kelso ） 的一间学校开始读书，在那里一直读到十年级。十五岁的时候，他离家到 俄勒冈州 （ Oregon ） 波特兰 （ Portland ） 附近的一所学校开始了他初中和高中的求学生涯。他的父亲陪他 找寻膳宿的地方。一切都安顿好以后，父亲预先给他一个月的费用，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每月都会给儿子寄支票 过来。但年少的乔治认为：「我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赚钱，我要看看没有家里的资助能够维持多久。」 因此，他出 去找事做，他还不止找了一份兼职，而是两份。于是，他欣喜若狂地写信给他的父亲说：「不要再给我寄钱了，除 非我向你要！」

　　他早晨四点钟就起床派报纸，他赚的钱足以付房租和买书，而且他一直保持着这种早起的习惯。放学后，他 就在一家餐馆里清洗食物，待遇是提供一日三餐还有现金补贴。这样，他就懂得金钱与时间的宝贵，对于两者，他 从不浪费。他在那里读书两年以来，没有一次写信回去要过钱。

　　在那座城市，没有谁会去关注哈里斯的属灵生活，但在父母潜移默化下所形成的好习惯，驱使他定期参加教 会聚会。他本质上是属灵的，但这是一种遗传性的信仰。他从未意识到受浸、加入教会和良好的举止都不是成为一 个基督徒的公式；也从未意识到，他赞同一个信仰和行为的体制并不能蒙神的悦纳。在波特兰兴起的叨雷-亚历山大 福音运动（ Torrey-Alexander evangelistic campaign ） 期间，他这些原有的思想基础被震撼了。讲道强调个人 的响应 - 乔治哈里斯必须借着信心的行为才能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相称。但他怎样才能产生这样的信心呢？

　　一天晚上，聚会完之后，他一个人留在座位上静静地思考，他的脑海里有一张没有签名的决心卡。他默想着 十字架的意义。他是怎样让自己明白耶稣为他而死的意义呢？他一直都相信耶稣为世人的罪而死 - 就像天上的太阳 照耀着我们一样的真实，谁都可以看得见。现在，这个真理对他而言，就像初升的太阳从静静的湖面上反射出来的唯 一一缕光线一样，专门寻找他，并且单单地指向他。原来如此！尽管耶稣为所有人而死，但就像祂只为乔治哈里斯一 人而死。于是，他应该作出一种个人的响应。他在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明确地下了决心。

　　后来，在乔治十七岁那年，有一位宣教士来到他做礼拜的浸信会教堂讲道，他在那里提起了一个接一个没有 听过基督之名的苏丹种族。讲道结束时，他呼吁年青人预备踊跃投身宣教工场作工。年轻的哈里斯坚信自己应该成为 其中的一员，但当时他又退缩了下来。过后，他感到很内疚，于是又找到那位记录宣誓名单的人，并要求说可不可 以把他的名字补上去。次日报纸马上刊载了他们的名字，当餐馆的工人看到他的名字也列在其中时，他们无情地取 笑他。连他的家人也不赞同他的这个决定。「在美国有大量的宗教工作可以做，为甚么要在这样落后的国家浪费你 的青春呢？」 这就是他们所持的态度。

　　乔治不是一个天才，但他是个好学生，这仅是因为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并且用心学习功课。他特别喜欢拉 丁文和德文、文学与艺术。图书馆就成了他喜欢做研究的安静场所了。这除了是为着完成规定的作业以外，还是为 了经常在高中的校刊上发表一些文章。他的大部份闲暇时间都花在绘画上，在他最早有记忆的时候，就已经喜欢模 仿百科全书上的插图绘画了。现在，他更加认真地去发展他的艺术才能，他的目标是学会风景写生。他经常在黄昏 的时候去公园取景，并勾画出草图，回家后再补上细节性的东西。随着所画之物日益复杂，他为自己定了一个计划 ，并严格敦促自己完成每一个目标。到了他高中学习将要结束的时候，他更加专注于写生了。

　　在升入华盛顿大学之前，他必须在凯尔索的家中等待六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他闭门不出天天忙于绘画， 也常为一家地方的报纸上的每周专栏写稿。因他的多才多艺，他有时会将自己的故事与一些著名的诗句联系起来， 他自己所写的一些有关时代主题的诗，很快就开始在这个专栏上发表了。当他的写作越来越多，那个专栏不能全部 发表时，他就转而自己出版周报，内容包括一些卡通画和针对时弊的文章，还有为朋友的权益向当地政府理论的文 章。他所使用的笔名都用他真实姓名的不同形式排列：包括哈里生（ G. K. Harrison ） 、哈里斯卡尔菲特 （ Harris Kaufelt ） 、乔治卡尔菲特 （ George Kaufelt ） 、卡尔菲特哈里斯 （ Kaufelt Harris ） 等等。

　　1909年，探险家库克博士 （ F. A. Cook ） 从北极圈回来，他声势浩大地宣称自己发现了北极，他的故事 让世界沸腾了起来。乔治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赞美诗，发表在波特兰市的报纸俄勒岗人上：

*世人永远为他的功勋而喝彩；  
他的名字永远与成功联上关系。  
它光耀了那生养他的土地，  
其声誉将世代相传。  
它在全地上光耀了他的祖国  
直到永永远远。*

　　但在仅仅数天之内，当库克的故事被揭穿为一场骗局时，在事实面前，时间就断送了库克的一切声誉。 诗人的声誉也跟着探险家的声誉一起丧失了，从那时开始，哈里斯将写诗的笔丢在一旁 - 「永永远远」 。

　　在华盛顿大学，他度过了颇为无聊的两年。他的学习虽然没有滞后，但他的心不在他的学业上，因为他真 正想读的是艺术学校。他的父亲看到乔治在大学里面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干脆让他退了学，并且在当地的一家银 行为他找了一份助理出纳员的工作。虽然他尽心尽责，工作得非常出色，但他还是找不到一点成就感。银行董事 公开游说他去竞选市镇的司库，但他的父亲却破坏这个竞选活动，在他所有的朋友面前评论说：「这小家伙 … 当司库？」 结果乔治落选了。两年后，他离开了银行，及时躲开了一场有可能让出纳员入狱的假帐丑闻。如果他 还继续呆下去的话，他可能会不知情地为他的老板签署一些不合法的文件，这样，他就可能会卷入一场法律的诉 讼。

　　乔治回到波特兰的老家后，在一家药房找到了一份记账的工作，晚上工作之余，就在一家艺术馆里面上课 学习艺术。他的老师称赞他有创意，并鼓励他去艺术学校深造。在分析比较过东部和中西部的几间艺术学校的目 录后，他最终选定了芝加哥艺术学院。

　　当乔治在那所艺术学院安顿下来以后，他思想到： 「几年前我为甚么不这样做呢？」 然而，那里的学生 的生活放荡不羁，他并不喜欢，因为他的性格比较传统与保守。但那些设计、构图和写生的课程深深地吸引着他， 能够发挥他的想象力。于是他全心全意投入他的学习当中，用炭笔开始对雕像进行素描，后来就能够对模特儿进行 实况素描了，他的绘画技巧不断的进步。他的一幅希腊雕塑画作在他的班里还得了第一名，并且获选送往欧洲参展 。

　　他的姐姐玛丽 （ Mary ） 回忆起他有强烈的幽默感 - 他在芝加哥的第一年当中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 ，而是每天给家人寄一张画有幽默画的明信片，这些画展现了他的一切活动。他终于感到满意了！

　　那么他准备为宣教事奉献身的誓言又怎样了呢？他是否忘记了自己对神的应许呢？你知道，在六年当中， 很多事情可以改变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每当他的良心在这点上责备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压制它。他为自己找理由 辩护：「基督教杂志社需要漫画绘图员，我有这方面的天赋。我可以借着为提倡节欲的杂志绘制漫画，来反对卖 酒。这不是为神作工吗？它不正符合我在波特兰宣教大会上对神所立下的许诺吗？」

　　他宿舍靠近长老会第四教堂，因此，他自然经常到那里聚会。他在那里取得了学员资格，并积极参与基督 教义工团体。迪克费雷尔 （ Dick Ferrel ） 是教会青年工作的理事，所有的年青人都很敬佩他，乔治也深深地 为之折服。他原来是个职业拳击手，信主后在慕迪圣经学院接受神职培训。费雷尔感觉到哈里斯有些属灵上的问 题，于是千方百计地与他培养良好的友谊。费雷尔到了恰当的时刻，就对他说：「乔治，我希望有一个人能在早 上与我一起研究圣经和祷告。你就住在街的对面，起床又早，你不如就过来吧？」

　　乔治觉得主意不错，第二天早上就过去了。费雷尔建议说： 「让我们每天从我在慕迪学院学习的课本读 起吧！」 他选择了叨雷博士 （ R. A. Torrey ） 所著的 《圣灵的教义》 。他们读着读着，乔治就逐渐了解到 有关圣灵的一种全新概念。虽然他唱了一生有关赞美三位一体中这第三位格的圣诗，并且在朗诵信经时也重复了 祂的名字无数次，但他从未听过有关圣灵的道，也不曾记得是否听过别人解释祂是谁、或者祂做甚么工作。

　　他告诉迪克说： 「一直以来我只有一种模糊的概念，认为圣灵就是基督徒在需要帮助时，在他们心中产 生的某种蒙眬感应。」

　　圣经中每天所展现的真理，说明圣灵是一个 「位格」 ，因着祂拥有所有人性化的特征，这表明了不能仅 仅说祂是一种 「感应」 ：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以弗所书4：30） ；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 担放在你们身上」 （使徒行传15：28） ； 「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路加福音12：12 ） 只有一个 「位格」 才会担忧、辨明是非或教导人。

　　哈里斯得到最深刻的教导，就是说他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当基督在各各他救赎他的身体和灵魂之后，他的 生命就不再属于乔治哈里斯自己了，不能由他随心所欲地来支配它了。神有优先和绝对的主权。「岂不知你们的 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哥林多前书6：19） 。 他们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有一天，费雷尔对他说： 「乔治，有些事情似乎令你不开心。以前你总是不停地谈论你在艺术学院的事情 。现在怎么很少提起它呢？」

　　乔治回答说： 「嗯，老实告诉你吧，迪克！我越来越讨厌那里了。」

　　「怎么回事？」

　　「我厌倦了世俗的氛围。整天 『为艺术而谈艺术』 让我感到很无聊。坦白说，有些人贪婪地盯视着裸体 的模特儿画画让我感到很恶心。」

　　费雷尔接着问了一个令他惊讶的问题： 「乔治，神是否曾经呼召你预备前赴宣教工场？」

　　费雷尔怎么会知道他早在十年前立下的那个誓言的呢？他是怎么察觉到圣灵在这件事情上现在对付他呢？ 哈里斯很快就坦白承认他曾经向神许下过一个承诺，并且自己后来又渐渐地背离了这个承诺。

　　第二天，迪克马上邀请乔治去慕迪圣经学院走一走，乔治以前认为那里只是慕迪纪念教会的一个主日学培 训学校。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正在换班，所有的大厅都挤满了学生。哈里斯来到这个地方感觉非常兴奋，迪克不用 建议他去注册入学 - 他自己早已决定这么做了。

　　艺术学院三年学习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他提早退学，为的是要在下学期入读 「慕迪」 。乔治没有 完全放弃他的艺术雄心，也不完全甘心于成为一个宣教士。因为他在入学申请表中是这么写的：「我申请入学的目 的是准备利用我艺术方面的才能，为信仰服务。」 但他总算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他开始决定改掉 「为周围同 伴的古怪性格绘画滑稽可笑的讽刺画」 这个无情的习惯。

　　乔治很迟才把入学申请表递交给 「慕迪」 。他不知道自己需要时间等候学校接受他成为学生。他马上就 买了新生所使用的课本并且开始上课。两个星期后，他收到了一份客气的通知，上面说尽管他的申请表递交得异常 的迟，但他还是获得了批准，并且可以立刻到学校上课！

　　乔治对每天在学校聚会的那些宣教祈祷团很感兴趣。每个团队都分别为世界上某个特定的地区祷告，他们 的目标是要在一星期内涵盖世界上所有的宣教工场。哈里斯发现，这些祈祷团很少提到世界上人口众多的穆斯林 。在与其他同学的交谈中，他发现他们有些人同样注意到这种不平衡。他们于是请求组成一个新的祈祷团，以便 能够把焦点放到世界上的穆斯林地区。

　　穆斯林祈祷团是个小团队，乔治是第一任领导人，这个团至今仍然很活跃。乔治身上经常带着与祈祷主题 有关的数据卡，这些数据是他在各种传道杂志上看到的、或者是从一些来访的宣教士那里取得的。第二年，他被 推选为学院学生志愿军运动的主席，他的责任是接待一些宣教士的讲员，并向大家介绍他们。他会向他们咨询他 们所代表的地区是否有穆斯林，并详细地把它记录在为穆斯林世界祈祷团而设的资料卡上。在不同的时候，有两 位中国的来访者，还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宣教士，告诉他在中国西北部的甘肃地区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

　　有位来自苏丹内地会 （ Sudan Interior Mission ） 的讲者在学生志愿军的发言会上说，尼日利亚卡诺 （ Kano ） 地区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受到了忽略。乔治被深深的感动，并强烈感觉到神会差他到一个穆斯林国家去。 他在探究神会差他往哪个国家去。也许是尼日利亚吧，他想。

　　但神向乔治哈里斯展开祂的计划的时刻很快就会来到。他本没有想到神计划将会带领他往哪里去，也没有 想到神对他的呼召怎么和耶鲁大学1909年著名的威廉波顿连上关系。

## [1916年4月9日](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d.html)

「中国的穆斯林比波斯还多；中国的穆斯林比整个埃及还多；中国的穆斯林比伊斯兰的家园与摇篮的整 个阿拉伯半岛还要多，却没有谁愿意献身于他们当中，去给他们传福音！」这是塞缪尔池维谋博士1906年在纳什 维尔 （Nashville） 由学生志愿者运动所组织的一次宣教大会上的铿锵言词，在场有四千多名大学生聆听了有 关穆斯林世界的挑战。对于其中至少一位学生，就是来自于耶鲁大学一位年轻的百万富翁威廉波顿来说，池维谋 博士的信息成了作出实际行动的呼召，不能置之不理。波顿在耶鲁大学剩下的几年里以及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期 间，他的信念日益增强，他坚信神一定要他前往中国西北部的河西走廊、夹在西藏与蒙古之间、拥有三百万穆斯 林的甘肃省。没有其它工场比所选择的更孤单的了。他了解到在甘肃东部地区的东乡族，是蒙古裔的穆斯林，他 们的祖先很久以前在武力的威胁下皈依了伊斯兰。来自土耳其斯坦地区撒马尔罕（ Samarkand ） 迷人的撒拉族 （ Salar ） 穆斯林移民也住在甘肃省。撒拉族的传统声称他们的祖先在1375年的时候，因为民族的狂暴的性 情而被驱逐离开撒马尔罕。当他们被吩咐离开的时候，一位穆斯林圣者给了他们三样东西来帮助他们寻找新的家 园：一匹白骆驼、一瓶水和一袋泥土。圣者告诉他们，白骆驼会引导他们到一个与这个水土样品相同的地方。他 们出发时带着数千名强壮的人马，走过了狂风肆虐的中亚平原，翻越了戈壁沙漠，来到了现在的甘肃省境内。当 他们沿着黄河停下来午休的时候，那匹骆驼消失了，找了很久都未能找到。部落的首领们就想这可能是一种预兆 。当他们把当地的水土与他们随身带来的水土样品比较时，发现它们一模一样，他们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保留着 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使用他们古老的土耳其语言，妇女的穿著打扮也延续着撒马尔罕的样式，男人也没有改变 他们掠夺的本能。

　　中国西北部最大的穆斯林民族是一个具有波斯-阿富汗世系的种族。他们当中大部份人都是来自波斯山脉的 库尔德族和帕坦族。他们大约在1365年移居中国并且采用了中国的语言，然而他们嘴边仍然常常挂着阿拉伯语和 波斯语。这些能干与巧妙的穆斯林支配着甘肃的商业和政治领域。他们有一句俗话，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在残酷的 易货贸易中的精明乖巧：「一个西藏人可以 『吃掉』 一个蒙古人，一个汉人可以 『吃掉』 一个西藏人，但是 一个穆斯林却可以吞掉全部的人。」

　　甘肃的一些主要的政府职位，包括省长一职，都掌握在穆斯林手中。计算一下所有不同的穆斯林族群，住 在甘肃省内的那位阿拉伯先知炽热的后代估计有三百万之多，接近他们的大门大大敞开着。但是因为人力不足、 和汉族事工的需要很大，直到1906年为止，还没有一位宣教士开始这项工作。

　　波顿请求神差他到世界上最艰难的宣教工场去，而甘肃的穆斯林族群显然是其中一个对基督教的信息最固 执、敌对的族群了。在他们当中作工还需要学会世上最难的两种语言 - 汉语和阿拉伯语。

　　波顿在中国内地会的安排下从埃及航行到中国时，早已经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了。那样的年轻人具备 财富和出众的能力，却放弃他辉煌的前程，宁愿来到中国西北部，成为一位身份卑微的宣教士。这事令许多人感 到惊讶不已。

　　叨雷博士记述： 「就我所认识的在这个国家或者在英国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我有更大的期望了」 。罗伯 特斯皮尔博士 （ Dr. Robert E. Speer ） 也记述： 「威廉波顿是百万人之中才有的一个人。在过去的十年里 ，从我们学校走出去的年轻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 约翰莫特博士（ Dr. John R. Mott ） 说，在 1913年的学生聚会上，没有甚么故事比使用威廉波顿的献身事迹更能感染学生了。

　　但是，当年仅二十五岁的波顿只是在埃及开罗才学习了几个月阿拉伯语的时候，就被脑膜炎无情地击倒了 。他的母亲与所有的宣教士无不万分震惊，悲恸不已，他们看着他那简陋的棺材被徐徐地放进坟墓里。波顿甚至在 神智不清之际，还在继续念着他渴望赢得甘肃的穆斯林归向基督。

　　1916年4月9日的晚上，在纪念威廉波顿逝世三周年的聚会中，有一群热心人士聚集在纽约市一座豪华的公 寓里面祷告。这座公寓就是威廉波顿母亲的家，而在开罗和阿拉伯半岛宣教的伟大宣教士塞缪尔池维谋博士，主领 了这场祈祷会。这一小群全心全意委身的基督徒合意地向神祈求一件事情。他们相信神一定会响应，因为基督说过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甚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马太福音18：19） 。 他们祈求的事情，就是求神差遣一些年轻人到中国西北部的穆斯林当中，去完成威廉波顿没有完成的工作。

　　正是那群人在纽约祈祷的那个晚上，神呼召了一个在芝加哥的青年前往那里 - 一个在性情和能力上都与波 顿的性情和能力截然不同的人；但乔治哈里斯得着了威廉波顿的异象。这个呼召是以一种相当令人难忘的方式临到 的，以致他以后在一些失望的时候可以克服怀疑的试探。回顾过去，他回忆起当时的经过：

　　1916年，是我在穆迪学院的最后一年，4月9日的那一天，我正在学校的一栋大楼里面参加由大使命祈祷联 合会 （Great Commission Prayer League） 发起的一个祈祷会。祈祷的时候，因为受了圣灵的感动，我意识到 神正在对我说话： 「你肯为我去任何地方吗？」

　　我回答说： 「主啊，是的。」

　　我所想象的 「任何地方」 也许是指尼日利亚的卡诺，但令我惊讶的是，神不断地在我脑海中闪现我以前 接触过、来自中国的三个人，他们都曾经提起过中国西北部的穆斯林。这就决定了要前往世上哪个地区，我在祷告 中站了起来，坚信我要前往中国的穆斯林当中作工。主没有给我一点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自从我立下了 那个誓言之后，已经在这件事上磨蹭了十年之久。当我从祈祷会中出来，正下楼梯的时候，有一位同学问我：

　　「哈里斯，你计划前往哪个宣教工场呢？」

　　我回答说： 「就在几分钟之前，主已经呼召我前往中国的穆斯林当中。」

　　在我往下走的时候，听到他在那里喃喃自语： 「多奇怪呀 … 中国的穆斯林？」

　　我猜想他不知道那里有穆斯林，所以感到如此困惑，但我却很肯定！一星期后，我在执行长老会第四教堂 的图书管理员的职务时，有一本小册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 《一位理想的志愿宣教者） 。书中简述威廉波顿的事迹 ，并且说到他是在1913年4月9日死于开罗的。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神呼召我的那一天正好是他死后三周年的 祭日。

　　我自然尽快把这个呼召告诉我的导师约翰提摩太世通博士 （ Dr. John Timothy Stone ） ，他当时没有 意识到我已经二十九岁，就建议我完成全科的神学课程，然后在长老会董事会的调配下出去宣教。在这个关头上 ，中国内地会的史蒂文牧师（ Rev. F. A. Steven ） 正好访问穆迪学院。他的女儿威妮弗蕾德 （ Winifred ） （后来成为我的妻子） 在我当主席时，是学生志愿者运动的秘书。她告诉了他有关我的一些经历，并为我们安 排了一次会晤。当他得知我的年龄时，就说：「神呼召你的时间正合适。祂也不打算在这么晚的时候还让你完 成全科的神学课程。我可以就此事与世通博士谈谈吗？」 结果世通博士改变了他原来的建议。

　　在毕业前的最后几个月，我告诉同学们神呼召我去的地方就是威廉波顿本来打算去的地方，但是同学中 有些人认为我把自己的蒙召与大名鼎鼎的威廉波顿拉上关系并不合适。然而，他们当中有人为我在同学们面前说 话，向他们详述了我奇妙地蒙召的事实，他们才相信我不是自诩荣耀，并且祝我一路平安。

　　我向中国内地会递交了申请，并且应邀在毕业后到多伦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特别装备。在内地会申请获批 准的一个月之内，我和另一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弗莱格（ H. W. Flagg ） 一道乘船前往中国。当我们抵达上海 码头时，令我们沮丧的是，没有一个内地会的人来迎接我们。他们本来应当有内地会会长候斯特（ D. E. Hoste ） 的陪同，哪知他出人意料地延误了；上海总部以为我们也会耽搁。所幸的是，中国基督教男青年会 （ Y. M. C. A. ） 的一位先生把我们的行李装上手推车后，指引一位苦力把东西搬到吴松路 （ Woosung Road ） 九号。 我跟着那轮手推车的人来到一座仓库里，弗莱格就向内地会的办公室报告说我们已经来到了，却没有告诉史蒂文 森先生（ Mr. Stevenson ） 他的名字。

　　进行了一阵寒暄之后，史蒂文森先生问我们： 「是哪个差会派你们来的？」

　　弗来格马上大声地说： 「我想是我们是中国内地会差来的！」 结果所有人都聚集在我们周围并隆重地欢 迎我们。

　　我们很快就取道前往上游安庆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汉语。

## [处理两个语言](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e.html)

学习完一年汉语之后，终于到了乔治启程前赴西北的时刻了。中国内地会的理事指示他先去河南省的开封 ，在那里等待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陪他一起去甘肃。这个决定对乔治来说似乎是一个错误，因为在相当一段时间 内都不可能有人经过那里。但后来证明那是神的旨意，因为他在开封遇见了塞缪尔池维谋博士。

　　池维谋博士那时在中国进行了一个有关伊斯兰的调查，试图让宣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有一种更深的责任感 ，让他们更多地去接触身边的穆斯林。在他来到开封的三天，年轻的哈里斯特别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赠送给哈里 斯一些伊斯兰方面的书籍，并且鼓励他坚定地去执行神量给他的这个孤单使命。

　　乔治以前读过许多池维谋博士的著作，但与他的亲自会面增加了他想赢得穆斯林归向基督的热情。他开始 意识到，如果他要达到向穆斯林传福音的目标，就必须坚持果断地遵循神的呼召。他发现许多宣教士开始时在其 它地方的穆斯林当中作工，但逐渐就转移到更激励人心的非穆斯林当中作工。当时在他周围的汉人会不会也成为 他的试探呢？

　　乔治本该遵守协议，等候内地会的领导提出西进的时间和路线，但在还没有等到内地会指示的时候，他很 怕被忽略，于是向上海的总部发出了一份相当大胆的电报：「遥远的哈里斯汇报，我们一行人即将前往西北。」

　　斯堪的纳维亚宣道差会 （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 的史托夫人 （ Mrs. Storr ） 那时正 好也来到开封听候池维谋博士的指示。乔治得知她带了挪威宣道差会（ Norwegian Alliance Mission ） 的一位 新同工正要返回西安，他就要求跟他们一起上路，因为西安在前往西北的路上。史托女士和诺德谋（ J. O. M. Nordmo ） 欣然同意与他同行。他们乘了一小段火车后，就继续骑着背着行李的驴子前往西安。

　　在这段值得纪念的旅程中，这些年轻人学会了在中国那些地方的旅行方式。年轻的诺德谋对赶驴的车夫感 到不耐烦，因为他们似乎在装运和出发的时候显得慢吞吞的。由于诺德谋无法完全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就跨 到包袱上，打着要装载驴子的手势，嘴里还不断叽哩呱啦地发出装载的声音。那些赶驴的人却面无表情地望着这个 古里古怪的外国人，然后面面相觑。他们交谈了一会之后，突然大笑一顿。真是个精彩的场面！

　　他们也嘲笑乔治。当所有的行李最终都装好以后，赶驴的人叫乔治站在一堆石头上，跳到他行李的最上面 。乔治跳得太过大力，以致完全越过了那头驴和行李，让那动物立刻无心地一路踏跳。那受到惊吓的驴暴跳起来， 上面的行李也散落了下来，并迅速地在驴群中惊跑起来。最令这两个新来的宣教士懊恼的是，这些赶驴的人在往西 安的路上老是拿这两件事来开他们的玩笑。

　　离开西安之后，乔治没有史托夫人经验丰富的协助，只有中国同伴随行，必须面对那艰苦的驴车之旅。沿 途上的站点相隔得遥远，所以他每隔一夜才能在一个站点过夜，而中间的那一夜就在中国的客栈里度过。每隔两 三天，那没有弹簧的驴车就会缓慢地穿越一个平原；然后翻过一座山，再爬向更高的高原。这在哈里斯脑中留下 的印象，就好比一个矮人国的人要从河南平原大步攀登上喜马拉雅山一样。他身后的车痕挪动得如此的慢，似乎 走一辈子都横跨不过，永远都无法到达中亚某处的那个终点站。

　　他从上千里远的上海，终于跨入了甘肃省的边境。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座层峦起伏的山脉，一路延伸到 他要去的方向 - 西藏的边陲。他们一路上经过的那些与世隔绝的小村庄近乎死水一潭。颠簸在这漫漫的长路上， 哈里斯的心智本也会变得迟钝。但他决心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他借着一本阿拉伯文的马太福音，开始艰苦地学 习这语言，即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到了需要休息的时候，他还是费劲地阅读那本福音书。他是怎样对这些不熟 悉的阿拉伯符号理出了一个初步的头绪，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必定是在某个客栈里请教过一位阿拉伯读者来帮助 他圈出书中熟悉的人名和地名。通过分析这些音译过来的名字，也就是说它们在英语和阿拉伯语里面相似的发音 ，例如耶路撒冷、伯利恒和马太，他就设法破译出阿拉伯的字母 - 这个成就可不小！他白天就在车上覆习前一 天晚上在客栈里学习的要点。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些阿拉伯字母怎么发音，但在旅程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所 有二十八个字母的大致发音了！

　　旅途深入中国内地，让乔治有一种越来越深的隔离感，但是当他来到兰州平原时，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 一个繁忙的、自给自足的世界中。这里与其它社会相隔遥远，但却充满着生命和活力。这座被城墙包围起来的城 市是甘肃省的首府。他在这里首次遇见了人数众多、具有波斯-阿富汗血统的穆斯林。他们虽然穿着中国的服饰 ，但从他们那笔直高大的身材和显著的特征就很容易辨认出来。那些男人们留着参差不齐和浓密的胡须，头上戴 着黑色或白色的便帽。妇女们用丝质的面纱遮住了脸部。

　　再经过六天多的旅途，他就到了一个山谷敞开成一片连绵不断的平原之处，在一排排小白杨树的背后矗立 着西宁结实的城墙 - 这城墙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为的是抵御强盗、外来侵略者、和穆斯林的武力进攻。

　　侬纳 （ F. D. Learner ） 和里德利 （ H. F. Ridley ） 带着一群中国男学生在城外迎接他，一起穿 过巨大的城门进了城。他所看到的街上是一片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景象，这里的小摊商店多如蜂窝。因为西宁 是一个经营批发羊毛、马匹、黄金、宝石、和诸如来自西藏的麝香和鹿茸等贵重药材的著名贸易中心。铁匠店和 铜匠铺叮叮当当的捶击声、食品铺小商贩的叫卖声，还有驴叫声、马啼声，都搀杂在一起。在拥挤的汉族人群里 面，处处可见看到相貌野性的西藏人，和相貌更为奇怪的蒙古人 - 他们披着羊皮做的长袍，穿着皮毛做的裤子， 托着一双卷起脚趾的笨重靴子。

　　一位守门的汉人很有礼貌地问候他，带他到使团的房子，其建筑物排列在五个不同的庭院周围。接近大 门处，有一个繁忙的诊所。里德利先生的儿子们所读的学校，位于附近小教堂的一角。乔治爬上了一位宣教士家 - 他将住在那里 - 的平坦屋顶上，看到了市内众多的平坦的、泥做的屋顶。庙宇的屋顶到处都是具有中国特色 的瓦器、龙状的滴水斗和上翘的屋顶角。

　　乔治在这个环境下专心地学习汉语和阿拉伯语。西宁的穆斯林不是说纯正的阿拉伯语。那是一种搀杂了许 多阿拉伯词语和习惯用语的中国方言 - 那些阿拉伯的术语是用来表达他们的宗教思想。因此，他必须像任何一位 宣教士一样彻底地掌握汉语，但对他来说，学会运用古兰经和阿拉伯版本的圣经也同样重要，因为他在布道时必 须依据它们。了解古兰经能够帮助他理解穆斯林，作为与他们接触的根据，并且使他在他们的眼中有像一位老师 那样的身份。

　　为了立刻学习这两种语言，乔治获准将三年学习汉语的时间延长至六年。他在汉语的书写方面进步神速， 因为他的艺术灵感使他对中国象形文字的构造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第一次在中国教堂和男书院里学习的圣经课 程，就是讲到中国字母的实物课程。比如船这个字，就是代表了一条船的样子，加上几划代表八个人的口。口是 中国数算人口的单位，所以这个汉字就帮助他谈及挪亚方舟上有八个人。

　　早些时候，有个姓杨的人，是在西宁的教会里唯一一位皈依主的穆斯林，在阿拉伯语发音方面给予乔治一 些指导。但他并非阿拉伯语的学者，所以几个月后，哈里斯懂得的和他一样的多。为了寻找一位阿拉伯语的老师 ，里德利把他带到一个穆斯林的小区，把他一位朋友赛贝阿訇（ Saibay Ahong ） 介绍给他。

　　这个穆斯林小区由一个巨大的城墙将它与汉人的城镇隔开了。当他们走过城门，穿越了城墙时，就感觉到 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气氛。伊斯兰在那里非常盛行。壮丽的清真寺尖塔雄伟地耸立在广阔的泥顶屋、商店和一些公共 建筑之上。男人们戴着便帽留着胡须，妇女们也头戴面纱像修女一样，聚集在狭窄的街道上；男男女女都骑着小型 的马匹。这里的买卖似乎比城里还要红火。在一些大客栈的庭院里，那些商队的骆驼蹲俯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嚼着 袋中的饲料。明天牠们就可能要折回往返了百次的拉萨或者是到其它同样神秘的目的地去。

　　他们俩辗转进入了赛贝阿訇的小店铺。赛贝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一位老学者，对于通俗的汉语也相当熟 稔。他说他很乐意教这位外国的先生阿拉伯语。然而，正在乔治准备去上第一堂课的前一天，赛贝捎信告诉他清真 寺的当权者不允许他给一个基督徒教授阿拉伯语。他们反对说：「你胆敢向这个异教徒教授天使的话语！」 这个 命令粉碎了乔治想找一位穆斯林教导他语言的愿望，但是他已经决心无论如何要找到学习阿拉伯语的方法。

　　哈里斯总是足智多谋的，他又想到了另外的计划。他要让穆斯林小区街道上的所有人都成为他的老师！每 天晚上，他都从阿拉伯圣经上摘录一句经文写在一块六英尺长的横幅上。第二天上午，在学习完两个小时的汉语 之后，他就拿着那块横幅来到穆斯林小区。这样总会聚集一大班好奇的人，想看看那个身穿黑色中国长袍、脚穿 布鞋、沿着狭窄街道的墙把横幅挂起来的这个笨拙的外国人究竟在做甚么。

　　哈里斯转过身面向人群，大声地用汉语宣告： 「现在，我要向你们解释引支勒 （福音书的阿拉伯文） 中的一些东西！」 然后，他就结结巴巴地朗诵阿拉伯经文。围观的人都窃笑不已。有人喊道：「年轻人，你发音 不正确！」 然后那位指正者就会很乐意卖弄自己的学识，用正确的发音来读出那段经文。当那个人在读的时候， 乔治就聆听着他的发音，并且观察要如何发音。那位穆斯林已经志愿地指教这位「异教徒」 了，却还蒙在鼓里。 读完后，乔治就用当地的汉语解释经文，并且分发双语印刷的小册子给那些穆斯林。

　　过了些时间，很多人聚集，他又重复着上面的表演。回家后，他记录下所学到的东西，然后，又写上一句 新的经文在另一个横幅上，准备第二天使用。过了几天以后，他会再拿出以前用过的横幅作自我加强的测验。如 果群众满意了他的发音，他就给自己打个及格的分数，然后继续下一阶段的语言课程！

　　在他初期传道的日子里，里德利和侬纳带着他到乡下地区作巡回布道，这让他了解到哪里才是穆斯林的大 中心。

　　最有趣的一次，是他与侬纳在西宁西南部的藏族乡村布道的那一次。他在那里见识到在塔尔寺 （ Kumbum ，那座 「拥有一万个佛像的喇嘛庙」 ） 举行的神秘且著名的酥油花灯节 （ Butter Festival ） 。当成群结队 的人在这些宣教士展示印刷资料的地方乱转乱挤，他们混杂着的各种语言 - 汉语、西藏语、突厥语和蒙古语，互相 搀杂在一起。他们在一块布毯上蹲在自己铺开的陶瓷旁边，就像他们周围的小贩一样。哈里斯捡起用各种语言写的 作品，从人群中挤出去，分发着小册子和售卖福音书。

　　塔尔节 （ Kumbum Festival ） 让宣教士们有机会接触来自他们永不会到的地方的人。这些前来朝圣的人 们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从家里启程，他们有的要走上一千英里甚至更长的路程，有来自蒙古、满洲、克什米尔地区 、 Turboghati 地区、 Leb 地区的，还有拉萨的。在节庆的最后一个晚上，到场的信徒多达一万人，加上好几百 个来跟他们做买卖的生意人。

　　乔治几乎无法相信他所看到的情景和听到的一切是真实的。它们就像少年时期历险书中的梦景一样。这座 喇嘛庙包含了许多金碧辉煌的建筑，最耀眼的要算是金顶殿了。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里，一帮帮的盗贼经常企图 偷窃纯金的屋顶，但每次都遭到寺中僧侣的猛烈抵御。塔尔寺珍藏着十三世纪西藏佛教改革家宗喀巴（ Tsong Ka Ba ） 的巨像，他就曾经住在塔尔寺。

　　寺庙的前面就是一棵享誉盛名的圣树。根据传说，宗咯巴在七岁的时候，告诉他的母亲他的愿望是成为一 个喇嘛。他母亲听后十分高兴，就马上给他剃光了头发，因为喇嘛必须是光头的。当她将剪下的头发扔出窗外时， 这棵圣树竟然立刻奇迹般地破土而出！据说每片叶子都能看到宗喀巴的名字在上面。没有人将树上的圣叶摘下来， 但当它们掉落下来后，每片都会被朝圣者或者是负责当值的喇嘛小心地收集起来。这些叶子因具有这样的魔法，所 以变得很珍贵，甚至当作药材出售。有位喇嘛给了侬纳和乔治一些圣叶，但他们怎么都看不到上面有名字。当侬纳 问道他为甚么看不到名字时 - 答案是它们只对信徒们显现！

　　在无数神庙遗迹之中的其中八个，其背后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哈里斯。这些建筑包含有八具 「佛陀再世」 焚化的遗体。这些佛陀是在五百多年前西藏人被汉人指挥官洪穆（ Hong Mu ） 驱逐期间，惨遭杀戮的。寺中的 僧侣经过了一星期激烈的战斗后，终未能敌，这八位佛陀再世就被拖到那位指挥官面前。他下命令说：「既然你 们被认为有预言的法力，那就告诉我你们的死期吧！」 他们颤抖地回答： 「我们将在明天归西！」 「你们撒谎 ！你们今天就得死！」 洪穆反驳他们，于是拔出剑，当场砍下了他们的头。他通过这次显威，吹嘘自己虽是一个 外行，却可以完全打破他们的预言！

　　入黑之后，成千上万的人惯常地涌去观看用牦牛油精心铸造的佛像。成千上万盏铜油灯的光线在寺庙的墙 壁上投下了无数奇异的影子。当时没有警察，但强壮的喇嘛们用十五英尺长的皮鞭左一下右一下地鞭打人群，使他 们都朝一个方向移动。

　　在哈里斯初次参观期间，由于一伙大约二十人的出现，令人群中发生了一阵骚动。他们的样子与成千上万 的佛教徒截然不同：衣冠较整洁、胡须较浓密。佛教徒和僧侣们都用仇恨的眼光看着他们，但都不敢阻挡他们前往 佛像。这些不速之客轻蔑地嘲笑着，然后同声高呼：「赞美安拉！除了安拉别无真主，穆罕默德是祂的先知！」

　　在这次盛会上，数以百计的穆斯林当然不是来这里朝拜的，因为他们很蔑视这种偶像崇拜。他们有些是卖 食品的小贩和做买卖的生意人，剩下的就是来自当地的一些乡村，还有来看热闹的人。这天晚上，当地清真寺的一 个喧闹的年轻人领着同行的信徒，来到宣教士们的展位处，滋意要挑起一场辩论。那位戴白帽的毛拉滔滔不绝地大 声说，基督徒已经讹用并篡改了他们自己的圣经。在他的讲话中，频频地出现三个阿拉伯词语：讨拉特（摩西五经 ） 、宰甫尔 （戴维诗篇） 、引支勒 （福音书） 。那位毛拉辩论说，这三部经书，再加上穆罕默德的古兰经， 代表了真主给人类启示的主要部分。他还说前三部已不再可信，唯有古兰经仍然是完美的。

　　侬纳打断了他的长篇大论，问道： 「你能在圣经的经文中举出一处讹误的例子吗？」 「你们的学者没有 一个人能拿出这样的证据 - 你能吗？」

　　那位毛拉企图回避这个问题，但最终承认他拿不出任何的证据。他既然拿不出证据，他就缺乏勇气继续他 的讲话了。最后，他只得垂头丧气地溜出了人群。

　　聚集的众人听到了这场唇枪舌战，看到毛拉是如何被逼入了绝境，感到异常的兴奋。他们兴致勃勃汹涌前 往查问圣经的书籍，后来连这位毛拉都买了一些圣经的分卷！

　　前来咨询买书的人来了一群又一群，因此侬纳要在一小时之内向他们布道好几次。哈里斯也学会了足够的 汉语，能够对一些图片或者小册子作简要的说明。他通常是在侬纳布道之前做这项工作的。有一次，侬纳要求他 演讲，哈里斯因为当着这么一大群人讲话，加之掌握的汉语词汇又很有限，不免紧张起来，于是举起海报，三言 两语就结束了。当他讲完，侬纳已经不见了。他又看一看手中的海报，然后又看到一张张期待的面孔，就像一片 茫茫大海。当他想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的舌头感觉就像殭住了一样。但是当他在讲的过程中，感觉自己那种怯场 的恐怖心理渐渐消失，人们的思维表情也跟着他的话语在动。他的宣教前辈任由他浮沉，结果他能够游在水面上。

　　经过了几次这样的乡村旅程后，哈里斯开始大胆出去探险，只带着一个汉族的佣人随行。有一次，他来到 一座清真寺，正好遇上一位阿訇在那里教导一群小男孩，他想给他们拍个学习时的照片。有些穆斯林认为对活物 做像 - 甚至包括拍照 - 就是一种偶像崇拜；因此那位阿訇开始时拒绝让哈里斯拍，后来才允许他从孩子们的背 后拍。阿訇让孩子们蹲坐地上，告诉他们读古兰经时，舌头能转得多快就转多快，这样他们就不会遭害！

　　哈里斯的生活，除了汉语的象形文字、阿拉伯语的字根、和充满奇遇的旅程外，还有其它可描述的片段

## [威妮弗蕾德的日记](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f.html)

乔治心里一直都对一位年轻的女子念念不忘，而他还能够集中精神如此勤奋地学习语言，这简直就是 个奇迹。他们俩是在慕迪学院相识的，那时他们在学生志愿者运动组织里同工。威妮弗蕾德是中国内地会的一 位宣教士的女儿，她也有对中国的异象，因此，乔治自然对她产生爱慕之心。但是在美国的时候，他担心她的 身体状况或其它因素会影响内地会接纳她；又由于神呼召他到西北高于一切，包括他对她的爱情，所以他航行 到中国时，并没有向她表白自己的感觉。然而，他相信总有一天，神会把她赐给他 - 尽管她对她的一些朋友 宣称自己是一个英国人，绝不会嫁给一个美国人！他决定在向她表明爱意之前，耐心地等待，直到她也获得内 地会的接纳。

　　正是乔治在河南开封等待一位往甘肃的同行者那阵子，他听说威妮弗蕾德已经得到内地会的接纳，并 且将于1917年10月份航行到中国内地。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回到房间给她写了一封求爱信，要她作他的 新娘。这封信寄到了她在安大略省的伦敦市家中，那时她已经离开家往芝加哥了，正在赶赴西岸和中国的途中 。她的母亲感觉这封信很重要，就通过专递转寄到了慕迪圣经学院。此信最终递送到正在参加大使命祈祷联会 会议的威妮弗蕾德手中 - 乔治正是在这间房里听到神要他前往中国的呼召 - 正好在她即将发表告别演说的前 一刻。她一边说，一边把信交给坐在她旁边的父亲。当他们在打量这封信的时候，眼神肯定会马上定住，并在 猜想信里到底在写甚么。

　　摘自威妮弗蕾德在1918年日记上的日记，反映了她在收到乔治求婚信的那一天，那无比喜悦与兴奋的心 情： 「一年前的今天，我正在芝加哥，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也是繁忙的一天，因为我演讲了四次。然后， 我也是在这一天收到那封信。因着这封信和乔治的爱，我是多么地感谢神啊！他现在比当时更可爱了。那一夜 ，我睡得不太好，第二天就意味着要离开父亲，要断开与家里的最后一点联系。父亲多么为我感到高兴，而且 又是多么的慈爱温柔。」

　　威妮弗蕾德一登上开往西海岸的火车就提笔给哈里斯回信。火车前进越多里路，她写的页数就越增加。 她写得越多，她的爱情就越强烈，所以当你看了她写的第二十页，与第一页就有很大的不同，前后判若两人。

　　对威妮弗蕾德来说，汽轮在太平洋上似乎移动得太慢了，她的心是多么急切想马上到达上海啊，她天 真地盼望乔治的回应就是在上海的码头等着她。因此她到达上海那一天所写的日记并没有甚么特别，她的笔记 是这样说的：

　　「11月10日。我收到了乔治给我的一封信，但因为他没有收到我给他那封求婚信的回信，所以这不过 是一封朋友般的短信。但这总比没有任何信好，我仍然为此感到高兴。我感谢神赐我这个好男人的爱，我只祈 求自己能够配得上这份爱。」

　　每一次派信的时刻，她的心都会抨抨直跳，但已经有十二天没有收到乔治的来信了。当最终收到一封 信时，她就急忙跑进自己的房间，用颤抖着的手打开信封。但由于他还是没有收到那封求婚信的回信，所以信 里面只是叙述了一下他西安之旅的一些奇闻趣事。

　　直到抵达上海的第二十天，她才在日记中写道： 「11月30日。苦苦等待的信终于到了！这简直是我期 待已久的。他也同样在坐立不安地等着这些信，后来三封信都一起收到 - 一封来自芝加哥，一封来自温哥华 ，另一封则来自上海。他说，这三封信加起来足足有四十页！正如我在芝加哥的第一个晚上一样 （我凌晨三 点钟起来给他写信），他说他收到我的来信高兴得一夜未眠。他已经写信给上海的摩尔先生 （ Mr. Moore ） ，叫他为我做戒指，所以我刚告诉摩尔先生我手指的大小。」

　　威妮弗蕾德被分派到甘肃南部的富康地区 （ Fukiang ，今叫康县） 作工。依从当时内地会的指示， 这对未婚夫妇在结婚之前必须在中国完成两年的事工。所以威妮弗蕾德在那里一直做到两年期满为止。到了时 候，乔治又不能南下甘肃去娶他的新娘，因为找不到合资格的人来主持他们的婚礼，而且中国的礼节也不允许 订了婚的夫妇一同旅行。

　　经过长时间的磋商之后，他们认为应该安排在两地中间的临洮，届时由基督教宣道会 （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 的托马斯莫斯利牧师 （ Rev. Thomas Mosely ，一位英籍人士） 来为他们完 婚。但是乔治比威妮弗蕾德早一日抵达临洮后，他才知道主婚牧师必须是个美籍人士，而离此最近的合资格人 选就是在河州的施耐德牧师（ Rev. C. R. Snyder ） 。

　　威妮弗蕾德好不容易在一驴轿 （一种在两头驴中间搭上竹子做成的小架子） 上走了三天才到达临洮， 不料才刚到达，就听到他们又得折回河州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这意味着还要在这轿上呆上两天。技术上来说 ，如果哈里斯跟威妮弗蕾德一块走，就有违中国的习俗。哈里斯非常的守规矩，在返回河州的路上，他很小心 ，远远地跟在威妮弗蕾德后面走。终于，在1919年的11月10日，正是两年前威妮弗蕾德抵达上海的同一天，他 们举行了婚礼。

　　新娘和新郎都穿上中国的旗袍。拉夫尔斯科维尔 （ Ralph Scoville ） 作乔治的伴郎，施耐德夫人作 新娘的伴娘。参加婚礼的来宾都是来自当地教会的一些基督徒。用来招待客人的东西有蛋糕、茶水、冰淇淋和 瓜子，冰淇淋在青藏的边界还是非常稀有的东西呢！

　　他们从河州来到在西藏山麓的新家，一路上都是危险重重的山径小路，这六天的艰难跋涉预示着威妮弗 蕾德要习惯于在那里过艰苦的日子。有时候，当驴轿从山上往下走时，她看到的仅是下面山谷激流的水。山崖是 如此的陡峭，她坐的轿又是多么的接近悬崖的边缘。她的安全完全系于两只驴子平稳的脚步了！

　　作为在西宁的年轻妻子，威妮弗蕾德学会了在夏天就要贮备冬天的食物。当各种水果蔬菜正处于收成期 间的时候，她会花很长的时间在小小的厨房里烫洗瓶瓶盖盖，又是剥皮，又是切果菜，准备把它们做成罐头。在 暖季期间，她经常在日记中写上类似的话：「今天要做醋栗酱。昨天装罐的杏仁，明天要做更多一点 … 李子刚 上市 … 没有草莓。」

　　在冬季，一日三餐往往只有单调乏味的一两种菜可吃，几个星期都换不了新口味。常用的杂货要提前六个 月从上海订购，因为宣教护卫队不是经常会来，而且通信又慢。

　　由于取暖设施相当的贫乏，漫长寒冷的冬季实在难熬。要找个最近的家庭医生和医疗的帮助需要走六天的 时间到兰州。所以，要是得上甚么重病，病人要么是自己好转过来，否则等医生赶到的时候，也已经没命了。

　　但是生活的艰辛在遥远的大西北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枝节而已，对于热爱那里生活的威妮弗蕾德来说， 这不是最重要的。冰雪覆盖的大山的伟大、壮丽多彩的夕阳、奔流激涌的河川、娥娜多姿的山花、令人心旷神怡的 空气，这么美好的一切把任何的苦难都给冲淡了。她从被她在疾病中拯救过来的女孩和妇女们那充满感激的笑脸上 ，感到她的奉献得到了回报。

　　也许由于威妮弗蕾德童年时身为宣教士的孩子，是跟着她的父母在中国度过的，所以她很快就学会了汉语 ，西宁方言也进步神速。她很快赢得了妇女们的信赖，如她在日记中所揭露的，她能够体谅她们的悲痛，同情每 一个人，爱每一个人。

　　1920年2月25日。孙奶奶请我去她家，因为她的大女儿海寒服了大量鸦片企图自杀。我的抢救工作做了两 个多小时，想方设法让她服下硫酸锌和大量的盐水，促使她呕吐 … 很可悲，尤其因为她是一个慕道者，似乎对 福音感到兴趣。

　　3月8日。星期六晚上，我被叫去看望一个割破了喉咙的女人，我所能做的只有给她清洗和包扎好伤口。我 差人去兰州拿外科手术用的针，准备下次动手术用。（针送来的前一天，那女子就死了。）

　　7月20日。林姐姐的丈夫变了心，离她而去。王姐姐的丈夫娶了一个小妾回家。 （后来她记载，海寒- 就 是那个服鸦片的女孩 - 来看她。） 我和她愉快地聊了很久，并送给她一本新约圣经。我相信她是一个真正的基督 徒。我（再） 去看望了一下孙姐姐。

　　… 在前往侬纳家的路上，我的腿被一条凶恶的狗咬了一口。我希望没有感染上甚么病。

　　威妮弗蕾德和乔治心里都清楚，在西宁这样的高海拔地区令许多宣教士的孩子死亡。在八千英尺的海拔高 度上，猩红热、百日咳、和其它一些呼吸道的疾病，不像低海拔的地方那么快就可以得到治疗。在当时那个年代， 磺胺类药物和青霉素都还未面世。

　　他们期待第一个孩子降生时，把这件事交托给神。但他们不能忘记实际上每一位在西宁的宣教士前辈都至 少失去一个小孩。在城墙外，有一块小型的墓地，死去的宣教士和宣教士逝世的孩子都安葬在那里 - 这是向偏远 的西宁人民传福音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的证据。

　　威妮弗蕾德记述了他们第一次来到墓地的情景：

　　1920年6月3日。里德利先生 （ Mr. Ridley ） 带着一些妇人和女孩去外国人的墓地，自从里德利夫人死 后，他一直打算想去那里看看。他们在这里集中，我们坐进了五辆马车，里德利先生和乔治骑在马背上。里德利的 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就葬在那里；还葬了侬纳的一个孩子、鲁宾逊家的一个孩子、和一些中国人。

　　「里德利先生的妻子和三个孩子」 - 这是每一个西宁的宣教士家庭都可能要镇定面对的事情。

　　弗洛兰斯萨拉哈里斯 （ Florence Sarah Harris ） 于1920年10月24日，在兰州的波顿纪念医院出生了。 当乔治和威妮弗蕾德带着他们的新生儿回到西宁时，教会的妇女们都去迎接他们，并且依照中国的习俗，在门口挂 满了大红鲜花。过了几天以后，那些妇女们聚在一起为新生儿举行奉献仪式，他们给她取了个中文名字叫美兰，意 即美丽的兰花。

　　在弗洛兰斯周岁生日那一天，威妮弗蕾德写道： 「感谢主一年来真实的怜悯，特别保守了她的健康。她几 乎没有一天状况不好，也没有真正地生过病。今天一大早，学校的老师、学生和佣人都燃起了鞭炮庆祝她的生日， 还给了她一条红丝带。吃过早餐，朱夫人送给她一双很漂亮的鞋，拉姐留下陪她玩了一天。晚上，我们给她称体重 的时候，她动来动去，好像极不愿意。她总是那样的可爱，又聪明，又喜乐，很多事情都可以令她欢笑。当她看到 父亲吻我时，就笑个不停，那小家伙模仿着拍自己的嘴唇，看起来是多么的顽皮。」

　　哈里斯一家在中国西北的生活，跟在本土的年轻夫妇一样正常，一样的幸福 - 也许比他们还要幸福呢！

　　1921年11月11日。昨天我们庆祝了结婚两周年纪念日。多么幸福的一天呀！我早上烤了蛋糕，我们吃了蛋 糕，喝了咖啡，还用母亲送给我的那套漂亮茶具来喝下午茶。我们下午一起散步，晚上共晋了一顿美好的晚餐。 乔治还为我拔掉了一颗困扰了我几个月的坏牙作为进一步的庆祝。

　　有一段时间，他们很担心要怎么安排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的降生。主差派了另一个分站的一位护士，也是威 妮弗蕾德的一个好朋友，叫格特鲁德施文 （ Gertrude Seaman ） ，去照顾在1922年2月19日降生的约翰史蒂文 哈里斯，一直陪着威妮弗蕾德两个月。

　　每一种新疾病的爆发都带来极大的不安，因为很难查明这种病的传染途径。

　　1922年3月13日。乔治去了孙家庄为一个小孩举行葬礼。那地方一周内死了三个小孩 - 很多小孩感染了一 种猩红热。高特西 （ Ka Te-tsi ） 的婴孩也感染了。求神保守好我们孩子的健康。

　　据她4月17日的日记记录说，猩红热的流行病已经过去，但痲疹又来了： 「弗洛兰斯感染痲疹病倒了，脾 气也变得相当暴躁。约翰暂时还未受到感染，在我们有限的空间里，每时每刻都必须尽量保持警惕。」

　　由于他们经常与小孩的疾病斗争，使他们不由得会想起城外的那个小公墓。威妮弗蕾德告诉乔治说： 「每 当我想起那地的时候，眼泪就会流出来。如果约翰和弗洛兰斯有甚么三长两短，我不知道怎样挺得下去。没有了他 们其中任何一位，我想我都没办法活下去。」

　　乔治体贴地回答她： 「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搬家，我就必须用铁路快递来运送我的新自行车。我非常担心 它，生怕会摔坏。所以我祖母告诉我下去，以保证它没事。我沿着月台推着我的车。突然我感觉到我的腿上被人猛 然踢了一脚。一个铁路工人说：『推着车子在这里走，你以为这是甚么地方？』

　　「我说： 『这是我的车子，先生。』 」

　　那个人怒吼着说： 「 『我不管这是不是你的，在你把它交给了铁路快递部门之后，你就没有权力去碰它 。』 」

　　威妮弗蕾德问道： 「那事跟这事有甚么关系呢？」

　　他平静地回答： 「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交托给主，当你把事情交托给了祂以后，就不要试图收回。」

　　从整个9月到10月，约翰和弗洛兰斯都得了严重的百日咳，12月的时候又得了重感冒。威妮弗蕾德在1922年 最后一天的日记中记述： 「在我上一次写日记以来，约翰病重好几天了。16日星期六那天，我们以为将要失去他了 ，但神答应了我们的祷告，现在他几乎康复了。感谢神。但这个星期王姐姐失去了她六个月大的小女孩 … 今天是 星期天，没有多少特别安静的时间，现在两个小孩都睡了，趁他们还没醒来，我想休息一下。在结束了下午的礼拜 之后，我们举行了一个联合祈祷会。愿神让这新的一年至少能够确实成为服事祂最好的一年。」

　　这次之后，威妮弗蕾德的日记中断有三个月了。威妮弗蕾德没有心情去写。

　　1923年3月24日。新年后不久，我就满心期待能写下点甚么，但现在已是三月了，我才开始动笔。这当然是 因为到我们心爱的弗洛兰斯突然得病离世，还有去了一趟兰州。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如此快乐的圣诞节，弗洛兰斯 和约翰看上去比前几个月要健康多了，我们真心希望他们是真正地好转过来了。一切都很顺利，直到1月15日星期一 那天，情况开始变了。那天早上弗洛兰斯好像不太舒服也没有起床。起初我们认为是她的上尖牙还没有完全好转的 缘故。但几天之后，在她脖子的右边长出了一个小肿块，我们以为她是得了腮腺炎。她的眼睛很快也肿了起来。三 四天以来她对周围的事情好像没有一点反应。1月26日午饭前一阵子，她的父亲看着她，突然发现不对劲，就赶快呼 叫我和侬纳先生。我来到房间还不到一分钟时间，她就死了。她只在她父亲的手臂上轻轻地抓了一下就走了。即使是 现在，我都无法详细地描述当天的情形。神在这事上必定有祂的美好旨意，因为祂知道一切，并且安排着一切。但我 们无法理解神为甚么要把她带走。她既无恙又快乐。但直到现在，大概过去两个月了，我们还是心如刀割，一直挂念 着她。我知道，神会赐我们恩典和力量去承受这一切，我们将来会见到她。

　　乔治回忆说： 「神会赐予恩典和力量。当时主多么奇妙地帮助我们，在我们想起她的时候，赐给我们极大的 安慰。她是个多么快乐的小女孩呀。」

　　在休假前的几个月里，威妮弗蕾德很少写日记了，寥寥数句反映出她忧郁的心情。

　　1923年4月15日。前几天收到格温贝克 （ Gwen Baker ） 寄来的卡片。他们在三月底所生的小女孩已不在人 世了。我们当然能够理解他们悲痛的心情。昨天读了许多的家书，让我们再度哭泣不已，我们还是不能没有它们。特 别是那封来自桑顿夫妇漂亮的信。到明天为止，我们的心肝宝贝才走了四个月，但这段时间似乎特别漫长 … 上星期 天是小艾尔弗雷德侬纳 （ Alfred Learner ） 去世六周年纪念日。

　　威妮弗蕾德在九月份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获准在明年春天放假。我们计划启程用六星期的时期前往河南的 郾城。我们希望，主若愿意，肚子里的小孩会在那里出生，然后我们一起去上海，再回家。但考虑到最近发生的这么 多事情，我们只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这句话；并且欢喜地说， 『愿你的旨意成就』 。」

　　戴维卡斯特曼哈里斯 （ David Castleman Harris ） 于1924年1月15日，在开封的中国内地会医院出世。正 好在弗洛兰斯死了一年的同一天。「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 [中国的麦加](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g.html)

当哈里斯一家人在第一个安息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度假期间，乔治参观了莱利 （ Leary ） 着 名的旧书市场。在大致浏览了一些书之后，他叫店员给他看任何关于阿拉伯和伊斯兰的书籍。他挑选了其中的一 些书，等那位店员用传统的奶油色的纸将它们包装起来，他装好了找回的零钱，这些零钱放进充满空气的管子里 时，发出砰砰的响声。

　　哈里斯正要离开时，那位店员把他叫住，对他说： 「这里有另一本书，你可能会感到兴趣。」 这本布满 灰尘的小册子名字是波斯书法。

　　乔治说： 「噢，我不知道」 。他并不太相信这本书会对他有任何用处。另一方面，他又想，它只卖九十 八美分。他对店员浅笑了一下，又改变了他的想法。他说：「好吧，我买下了它！」

　　当时他还没意识到这本书对他是多么的有用。

　　兰州的波顿纪念医院，是为纪念威廉波顿而建造的，其中的部份建造经费是动用波顿的财产捐献的。建院 的最初目的是要使穆斯林受到基督教信息的感化。兰州的穆斯林领导人提议把医院的地址选在河靠在兰州的那一 面，但内地会最终的决定是建在河的另一面，选了一个更加卫生的地方。不幸的是，宣教士们没有考虑到汉人和 穆斯林的迷信，他们认为带一个生病的人过桥会不吉利。然而，当医院有了名气时，汉人和西藏人都经常到那里 看病，他们根本不顾那个过桥不吉利的迷信了。但穆斯林却非如此，因为他们建议的地点没有被采纳，这样一来 ，波顿纪念医院就从来没有赢得穆斯林的好感。

　　乔治金 （ George King ） 医生关注到兰州的这家医院没有达到接近穆斯林的初衷，内地会对此作出回 应，同意在离兰州西边两天半路程的河州建立一家分院。因为几百年来，河州都是甘肃的穆斯林教育和文化的中 心，被称为中国西北部的麦加。穆斯林的区域 - 八坊 （八个郊区的意思） - 的位置在城墙围起的汉人城区之外 ，那里有迷人的狭窄街道，街上随处可见悬在外面具有典型中东特色的凹窗。里面许多清真寺的建筑具有摩尔人 的风格，而高高的尖塔又是中国宝塔的风格 - 拱起的屋顶一层一层往上迭。哈里斯一家人度完安息年假回到了兰 州，这时，金医生问他们是否愿意到河州负责医院的福音工作。虽然他们很爱他们在西宁的家，也希望回到那里 工作，但他们意识到河州更加是一个传福音的战略中心。在那里，他们将遇到一些神学生，那些学生受培训后将 派往甘肃各地当阿訇（宗教老师） 。

　　因此，他们在二月份的时候，迁移到了河州，来到这家部份完工的医院。到了四月中旬的时候，所有木工 的工作已经完成。波顿纪念医院的吴医生从兰州赶来，宣布医院正式开张。他们的计划是两地的医生和护士轮流 交替地工作，从兰州来的队伍，几个星期后又会由另一个队伍替换。但是这个计划的缺陷很快就显露出来了。有 一天，有谣言说陕西正在打仗，而医生的家就在那个地区，因此吴医生和一些护士突然离开河州去了兰州。他们 留下了没有经过医疗培训的哈里斯一家人去照顾留在医院的数个病人。他们问这些病人医生是怎样给他们治疗的 ，他们就尽最大的努力照着去做，一连三四天都是这样，直到另一支医疗队的到来。好几次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尽管如此，这项计划还是达到了它的目标，这家医院成了一个很有效的福音媒介。乔治和威妮弗蕾德在日 常门诊部那里向人介绍福音。来到门诊部的人大部份是来看病的，也有许多人是出于好奇心来到这里，或者来询 问一些有关基督教的问题。下午的时候，乔治会逛逛清真寺和商店，而威妮弗蕾德就去拜访接待她的穆斯林家庭 。

　　随着他们的工作一步步地进展，哈里斯在八坊开展了一系列的福音运动；有一位来自兰州那边医院的传道 人，就是沈 （ Hsien ） 先生，也参与其中。他们查阅了八坊的地图后，选择了十五处战略地点，它们都在清真 寺附近，这样的地方比较容易吸引人群。他们不会公开他们的行程，以防毛拉们搞破坏。一切都按计划行事。那 位汉族的传道人和这位美国的宣教士讲解的是一些印有中文和阿拉伯文双语的传道文章，这些新鲜事物吸引了许 多穆斯林。

　　有一回，当他们第二次来到同一个地方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反对者在守候着他们。人们像往常一样聚在一 起专心地听着他们的讲道。这时有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大步地走到他们前面，他那白色的头巾表明他是一个哈吉 （ hajji ） ，就是到过麦加朝圣回来的人。有人低声说： 「他是哈吉叶尔孤白！」 人群中变得兴奋起来了。

　　他们读着传道小册上的话： 「因为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活着」 。在哈里 斯停顿下来的时候，那个哈吉插话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他轻蔑地说，阿丹（亚当） 的罪已得赦 免，而且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他宣称基督教异教徒相信的尔撒 （耶稣） ，只是阿丹 （亚当） 的后代，并 不是真主 （神）的儿子；先知尔撒 （耶稣） 不但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一点牵连，而且也没有这个能力 「使 人们活着」 ；尔撒 （耶稣） 只是在一段很有限的时间里被差到犹太人当中的一位先知，和其他先知一样纯粹 是个人。因为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并且是所有先知之首，全人类遵守他的信仰就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乔治响应了他几句之后，那位哈吉暴跳如雷，拼命地发表他的长篇大论，说的又快，像跟人吵架一样 ，乔治的话跟不上来。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哈吉拍拍手宣布「表演」 结束。他的毛拉们宣告他们的老师胜利， 并开始驱散人群。他要令人群的看法改变来反对这两位基督徒的企图得逞了。

　　人们退到几码之外，留下哈里斯和沈先生孤零零地站在那干燥多石的河床中央。不知是不是他们的幻觉 ，还是他们真的听到有人在堤岸上低声的说： 「我们应该用石头打死这两个异教徒！」 因为扔石头能够满足 群众狂热的情绪。

　　哈里斯和那位传道人仍然保持冷静和喜乐，但他们不得不很快地收拾好他们的东西准备离开。他们正要 走的时候，那个哈吉又向乔治提出挑战，说要用公开信的形式进行辩论。乔治当场就接受了他的挑战。他后来 才知道那位哈吉叶尔孤白是当地伊斯兰的领头学者。

　　哈吉借着一个店员递交的第一封公开信是用流利、富有学者风范的阿拉伯文写的。哈里斯知道他自己肯 定写不出这么复杂的句子来跟哈吉叶尔孤白的风格竞争。他诚恳地祷告之后，决定以大纲的形式来应对，就是用 标题和副标题。哈吉叶尔孤白在当地的一座清真寺的墙上让所有毛拉都可以看到的显眼位置，挨着哈里斯的回信 张贴出他的挑舋信。

　　每隔几天，哈里斯就会收到一封新的信件，他研究了几小时之后，就要写出他的响应信。除了一日三餐 之外，威妮弗蕾德几乎看不到哈里斯的人影。为了能够及时作出回复，他几乎要花一整个晚上的时间来钻研他 的圣经和阿拉伯文书籍。他试图让那个哈吉处于守势，却发现很难将这位精明的对手逼上绝路。

　　这场论战持续了八个星期之后，乔治就要求这位穆斯林学者为他的主张拿出证据来。当那位哈吉一旦上 钓，哈里斯就发起攻势，指出对手的结论缺乏根据，也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哈吉叶尔孤白的中心思想，就是 圣经原本和古兰经是相同的，但现在它们之间却出现许多差异，这显然就是因为基督徒和犹太人篡改了他们自己 的圣经。

　　哈里斯反驳说： 「为你提出的主张拿出证据来！在下面的空白横在线确切地写出圣经原文被篡改的例子 。如果你不能给出的话，我们就结束辩论，问题也解决了，一切都支持了基督教圣经的真实性。」

　　没有回应。那位哈吉被驳倒了！

　　这次辩论令乔治哈里斯成为神学辩论的焦点。他的辩论在许多毛拉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遂前去拜访他 。那位哈吉一路都 「丢尽面子」 ，这让他们深深折服，有些人甚至开始自己探究圣经。

　　户外的聚会继续展开，直到计划的所有十五项全部完成。群众的兴趣也增加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反感的 情绪。哈吉叶尔孤白如此怀有敌意，是否因为他知道有二十个穆斯林在河州秘密组成了一个的基督徒组织，每个 星期天都有聚会，一起读阿拉伯文的圣经和祷告呢？这个团体在哈里斯一家来到河州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乔治 并不知道这件事。直到几年之后，这个团体的领导人在宁夏受浸，乔治才了解到他们。回想起来，他认为那位哈 吉也许早已知道此事。

　　第一张中文 - 阿拉伯文的双语宣传海报，是由兰州的马可波森 （ Mark Botham ） 在几年前预备好的 。其中的阿拉伯文部份还是不远万里寄到埃及，叫一位书法家写的呢！一年之后才寄回中国，并由基督圣教书会 （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 印刷了这张海报。这张海报用了很久了，需要另出一份海报，而乔治正在构思 一个新的创意。他想在海报上印刷四种颜色来表示「神的羔羊」 这个主题。黑色代表心灵的罪；红色代表基督 的牺牲；白色代表纯净的心；金色代表永恒的圣城。基督的救赎将由一头放在祭坛上的羔羊来描绘，而不用十字 架。这样做与穆斯林观念比较调和，因为罗马天主教使用十字架的形象，所以穆斯林对十字架就有了排斥的心理 。这种技术性的处理方法，既能全面体现福音的精髓，又不会触怒穆斯林。尽管穆斯林普遍都有用动物献祭，却 否认这种羔羊救赎的象征性特点和意义。

　　哈里斯要印刷的文字内容，经过了穆斯林文字事工委员会的批准之后，他就粗略地抄写了一份，送到埃 及去，让懂得正宗阿拉伯文的人来书写。同时，他仔细地检查第一张海报上书写的文字，因为他在安息年期间从 莱利书店买的那本书法小册上，看到过类似的一些东西。他的确发现这本书中道出了海报上这些文字书写风格的 诀窍：连接阿拉伯字母的方法、线条的高度和相关的粗细程度、精细曲线的一扫和斯宾塞体书法的运用 - 所有 的奥妙尽在其中。写于埃及的第一张海报的书写形式，竟然是严格地出自此书！

　　有了这个线索，乔治设计出要在海报上印刷的阿拉伯文格式，并将它取代了原来已经上交的那份。沿海 的一位委员会成员对阿拉伯文有一定的认识，就回复说：「如果在甘肃能找到一个人写出这样的阿拉伯文，那为 甚么要浪费时间不远万里送到埃及去写呢？」 事实上，哈里斯最终被一家穆斯林报纸授予中国其中的一位最优 秀阿拉伯文书法家的殊荣！

　　让我们再回到河州的故事。不幸的是，哈里斯记载着这一历史时期的日记全部毁坏了，这段时期圣灵在 大量穆斯林身上的工作有了显著的成效。然而，从保存下来的一些期刊杂志上仍然可以窥见一斑。

　　穆斯林世界上说，哈里斯记述有一位年轻的毛拉与他辩论的一句经文：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从 这句话中，那位毛拉认为耶稣此处暗示祂与神是 「同伴」 的关系，因此祂宣称不只有一位神。但随着进一步的 讨论，他就被耶稣所宣告的话吸引住： 「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 这句话抵触 了穆斯林认为耶稣在童贞女怀孕之前根本就不存在的观念。这位年轻的毛拉印象很深刻，就带来一班朋友单为了 念这节经文。

　　摘录自哈里斯刊登在千万中国魂 （ China's Millions ） 的信函中，他提到了四个信徒和广泛感兴趣 的一群人。 「请继续为这四位穆斯林祷告，他们已经表示他们相信基督为他们的救赎主。为他们的见证可以更 广泛地影响其他人而祷告。也有许多穆斯林承认他们自己的信仰不能把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在我们现在的祷 告名单上有超过一百人的名字，近几个月来，有大约八百多人听到了福音。每一位穆斯林的转变都是恳求圣灵的 结果，这是多么的真实啊！」

　　五个月之后，已知的信徒数量大幅增加，哈里斯在千万中国魂中写道：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的出 现让我们倍受鼓舞。他说，去年他就决定成为基督徒，从那时以后，他就常常奉耶稣的名在自己家中祷告。他 遭父亲用刀刺伤，因为他坚决不以伊斯兰的方式祷告，反而用基督徒的方式祷告。现在他来到这里，并且想被 接受为一位信徒，也想得到一些明确的指导。你们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是否也会想起其他七位公开相信耶稣 的人呢？为这些穆斯林祷告黑暗势力不能控制他们的心，基督成为他们生命中的明灯。」

　　哈里斯有时不得勉强地权充一位 「未经训练」 的护士。在1927年的3月23日那天，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天，弗雷德里克乔治哈里斯 （ Frederic George Harris ） 比预产期提前了三个星期出生。所有一切来 得这么突然，赖武德 （ Rand ） 医生几乎没有时间来得及 「擦洗」 。乔治成了他唯一的助手。他们身边只 有一卷吸水棉，医生想总比没有甚么东西裹住这个新生儿要好 - 但他们很快后悔作出这个决定，因为那小弗雷 德里克大把地撕扯着吸水棉，还拼命地往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里面塞。他们花了半个小时才将这些毛绒绒的东西 从他身上清理干净，并找到了一件合适的衣服将他裹好。

　　就在弗雷德里克出生后一个月，他们就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劝告所有的宣教士赶快撤离。在工作 正进行得有声有色的时候，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自从1925年，共产党开始激起的风波令全中国陷入了一片 动荡之中。到了1927年初的时候，政治和军事形势瞬息万变。南方的国民军与北方的国民军互相交战，全中国 还掀起了一股反外情绪。最后，英国和美国的领事当局就敦促他们在内地的公民撤退到通商口岸一带。

　　1927年5月4日为哈里斯一家在河州的宣教划上了句号，因为他一家与宣道会的霍顿 （ Holton ） 夫妇 一起举家前往兰州。他们以两台驴轿载人，另几头驴背着行李启程前往兰州。到达兰州以后，他们发现这个省 会城市一片混乱，路上不知有更多的危险，军队和土匪窜来窜去。他们觉得最安全的路线，就是乘皮筏子沿着 黄河直下绥远的包头地区，然后再乘火车上北京。随行人员中的领导人乔治金医生以前走过这条路线。他用八 只皮筏承载了三十八位宣教士和十二个小孩。每只皮筏是由四只小皮筏用绳子死死地绑在一起做成的，它们是 靠一百张塞满稻草的牛皮在水面上的浮力来支撑。每只筏子上有五到六位大人的乘客，加上一个做饭的人和两 个撑筏的人。

　　离开兰州的第一站，到了庆阳县，他们遇到了像海浪般的巨浪，浪涛不时涨起来高过他们的皮筏子。经 历了几天这样的行程之后，他们开始怀疑走黄河到底是不是最安全的路线。有一天大清早的时候，哈里斯一家 乘的筏子陷入一个大旋涡里面。那些撑筏的人用竹篙拼命地撑，但他们还是无法顺流前行。他们在这旋涡中打 转时吃早餐！最后他们终于划到了岸边，在这里，他们完全拆除筏子的每一部份，将每一部份带到下游三百码 以外的地方，他们又得重新将它们绑在一起。

　　到了宁夏，撑筏的人决定给皮筏上再涂点油以准备最后三百五十英里的路程。那时他们这行人多么希望 有一间头上有瓦的屋子休息一下。后来有一天大清早，他们被三次连续短促的惊人大地震给震醒了，这次地震 摧毁了岸上的一些房子。毕竟他们庆幸自己头上没任何遮掩的东西！

　　这些惊险的经历足以使他们的长河之旅不致单调乏味，但某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当他们正漂流着要穿 越那蒙古沙漠地区平坦的盘地时，这些难民要承受的比他们顾及的要多得多。他们的筏子都挨得相当近，这时 ，一只帆船顺着风从下游正朝他们飞速地驶过来。宣教士一行人不知情悠哉悠哉地打量着那漂亮的帆船，突然 ，没有任何警告，从帆船那边传来了两声枪响。

　　撑筏的人惊叫起来： 「土匪！那是水上土匪的船，他们开枪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马上靠岸的话，就 会枪毙我们！」

　　他们朝岸边驶去，焦虑不安地等着那帮土匪的到来。突然间，哈里斯家坐的筏子断了锚，湍急的流水带 着一股令人眩晕的力量，令筏子摇摇晃晃地冲向下游的岸边。乔治和威妮弗蕾德快速地冲向筏子一角弗雷德里 克的小床边，要不然，他睡的那个小篮子难免会在岸边撞得粉碎。

　　那些土匪上了岸，宣教士一行人选出了三位全体的代表跟他们交涉。他们经过长时间与这些自称为 「 水警」 的土匪讨价还价之后，同意付出一定的赎金。他们甚至给那笔钱开了收据！1927年9月份的千万中国魂 上，有一幅那位宣教士谈判人员接受收据时的照片。

　　有了这次经历之后，撑筏的船夫建议在晚上前进，虽然在黑暗中行驶有撞上沙洲的危险，但这是能够避 免再遇到土匪。

　　就在快要结束这次危险的旅程时，所有的八只皮筏子都同时搁浅在沙洲上。其中三只筏子在其它筏子前 面浮了起来。但金医生的筏子却漂流至河的另一边。只剩下一只筏子仍被困住，水性良好的金医生就尝试涉水到 筏子处去推开它。但他一下失足，被激流卷进了旋涡当中。

　　有人喊他： 「你没事吧？」

　　他回答说： 「我想没事！」 然后就从视线中消失了。大概一分钟之后，他又重新出现水面，拼命地挣 扎着，这时水流已将他冲到下游好远了。那是他们见到他的最后一面，虽然他们找寻了一整天，还是未能找到他 的尸体。

　　金夫人的筏子跟哈里斯家的筏子捆在一起，她这样突然丧失了丈夫，就有威妮弗蕾德与她为伴。那些最 先到达包头的人，不知道他们背后发生了这场悲剧，就过早地发电报给上海说：「所有人员安全抵达。」 金家 的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但几个小时之后，第二封电报说他们的父亲遇难了，这个噩耗令他们晕了 过去。

　　整队人当中有些人匆忙地从筏子上卸下行李，希望能赶上当天最后一班往天津的火车，但他们却刚好错 过了那班车，不得不在车站月台上度过寒冷的一夜。他们最后登上了特快列车，穿着风尘仆仆又破又旧的衣服， 在这些衣着整洁的乘客当中，他们感觉像是一群流浪汉。他们经历了长达二十四天的黄河艰苦之旅的消息，在他 们到达天津前已传开，因此有一大群报社记者在天津车站的月台上把他们团团围住。

　　他们乘汽轮去了芝罘 （山东烟台地区） ，期望能尽快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但时间由几个星期一直拖 到几个月，从乔治和威妮弗蕾德离开甘肃起，已经有一年零八个月了。他们在芝罘（ Chefoo ） 学校附近租了 一栋房子，他们的儿子约翰就就在这所学校登记入学，乔治此时全心投入地为穆斯林准备一些印刷品。

　　这段时期，中国内地会几乎全部的宣教力量都集中在沿海一带，几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也在这个 时候召开了。会议彻底地重新审议了内地会对本土教会的政策方针，并且发出了邀请二百名工人投入工场的呼召 。

　　单单用中文印刷的小册子并不能吸引穆斯林，但他们很少会拒绝或者撕毁那些封面上印有吸引人的阿拉 伯文的中文小册子。所以乔治开始认真地从事出版四种一系列的小册子，这些册子要用中文 - 阿拉伯文两种文 字隔行书写，他用手小心翼翼地在上面写上阿拉伯文。神的羔羊这张海报标志着他起始开创出许多杰出的中 - 阿双语出版物。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件作品就是第一幅日历，上面同时印有中国、穆斯林、和西方的三种历法制 度。它们非常实用，让圣经的真理得以挂在穆斯林的家中和店铺里显眼的地方。

　　在伊斯兰世界，好的艺术不是通过人物画或者风景画来表现的。对穆斯林而言，人物画或者风景画差不 多算是偶像崇拜，而最高的艺术形式是用漂亮的阿拉伯文书法来表现的。乔治哈里斯充份发挥他的艺术才华而 精通这种难以掌握的书法。北京一份发行于全中国的穆斯林报纸，在内页中复印了他的海报和传单，并加注说 明：「我们在中国只有少数几位学者能写出这种字体。本报会奖赏能够提供这位穆斯林身份数据的人，他竟然 这样背叛我们的信仰而归向异教。」

　　1927年至1928年间，一场蓄谋数年之久的穆斯林叛乱在甘肃的许多地方爆发了，叛乱分子以河州为中心 。蒙神保佑，大部份的宣教士当时已经撤离。叛军占领了河州的八坊地区，正准备围攻汉人城区。座落在叛军 营区附近的那间内地会的医院，注定要首先遭殃。留下打理医院的刘医生，在第一声警报发出时就带着家人逃 到了有城墙包围的汉人城区。那位汉族布道者把警报当作是谣言，继续留在医院。后来当情况变得绝望时，他 发现城门已全部关闭了，只得往东边的山上逃命。叛乱分子很快控制了那家医院，所有家具和哈里斯家的藏书 ，包括他早年的日记本，都被士兵当柴烧了。国民军到达这座城市为它解围，注定了穆斯林小区永远不能再成 为攻打汉人城区的根据地。清真寺和古老建筑遭到炮轰和焚烧，令八坊的市郊留下了大量的残砖断瓦和烧焦的 废墟。那间医院，连同这座古城其余的一切，都彻底地化为一片废墟。这项分院的计划，服事的时间还不到两 年，就这样令人遗憾地结束了。重新开展医疗工作已经证实不可行了，继续穆斯林的事工就是留给基督教宣道 会在这个城市所在地区的使命。

　　到了1928年12月份的时候，形势已改观，哈里斯一家就得以回到甘肃，再度从事他们从前在西宁的工作 。自从他们回国休安息年假以来，离开那里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

　　河州那二十个秘密聚会并作了基督徒的穆斯林、以及其他一些感兴趣的个人，现在都又远又广地分散了 。当中有几位在他们新的环境中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其中的一位就是在这分院的事工中归向主的。他出 身于一个显赫的穆斯林家庭，却因为自己的信仰惨遭自己亲戚的迫害。他和他的妻子在西宁的穆斯林小区定居 。有好几次，他都和哈里斯一起站在露天大街上，见证自己是怎样在基督里得着救赎脱离罪恶。尽管他很乐意 走出家门作见证，但他从不参加西宁教会的聚会。

　　哈里斯知道有几位穆斯林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为此感到高兴。即使他们没有勇气面对公开受浸 的后果，哈里斯还是认为他们是真正的信徒，已经相信基督，以祂为救赎主。但神的吩咐是：「你们要去，使 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马太福音28：19） 。哈里斯的目标，是要看到穆斯林 受浸，并与当地教会相交。他决心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作工。

## [闩住的门弯曲了](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h.html)

有些人大声说出： 「这些漂亮的白皮肤孩子不在信仰中带大，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情啊！」 其他人还会 加上一句评语： 「你看，所有小孩都是穆斯林，直到他们长大，才能够选择不做穆斯林。」

　　哈里斯一家凭着经验，知道穆斯林抵挡不住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家小孩子的吸引力。人们喜欢抚摸他们 白净的皮肤，拨弄他们金黄色的头发，小孩子快速地用汉语饶舌令他们友善地逗笑起来。小孩子也许成了解决他们 最大难题 - 怎样去接近那些半隐居在上了闩的庭院门后的妇人和女孩 - 的关键。

　　哈里斯年轻的同工雷昂纳德斯奇特 （ Leonard Street ） ，被分派到哈里斯那里跟他学习在穆斯林当中 作工的艺术，后者是 「二百」名新工人的其中一位。他们发现要号召男人们聚在一起听他们讲道并非难事。但只 有妇人才能接触到先知的女儿们，有谁比他们的孩子更能打开她们家的门呢？戴维和约翰都在芝罘读书，但另外 两个较小的仍留在家里。当佛瑞德五岁，小沃尔特大约两岁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全家搬到乡下生活的时候。乔 治先出去，想租赁一栋空房子或者找一间汉人的客栈，当一切安排妥当后，他就回家把全家接了过来。在某段时 期内临时凑合的住处里生活上几个星期所带来的麻烦，对威妮弗蕾德来说，完全不成问题。她喜欢出去到乡间走 走，在这些乡下妇女们面前，她显得生气勃勃，因为她能够流利地说出她们的语言。他们俩仔细地权衡了孩子们 的健康幸福问题。虽然当乔治和威妮弗蕾德忙于与人攀谈时，孩子们随时有染病的危险或者会走丢，他们还是认 为，只要他们适当地注意一下，提高一点警惕，孩子们还是如同在自己家的庭院一样安全无恙。

　　乡村生活是以清真寺为中心，清真寺的首领阿訇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在中国，源自波斯语的 「阿訇」 这个称谓，其意思相当于其它国家比较熟悉的阿拉伯术语「伊玛目」 （ imam ） 。在伊斯兰里没有教士，伊玛 目做的事情莫过于带领清真寺的崇拜者礼拜和俯身跪拜。然而，在中国个别的地方，阿訇行使着传统卡迪（ kadi ，法官的意思） 的权力，对那些违反宗教法规的人进行审判，也行使着穆夫提 （ mufti ） 的权力，作为伊斯 兰法律问题的顾问，也行使着乌斯塔德（ ustad ） 的权力，作为宗教方面的老师，等等 … 。若有人违反了阿 訇的训令，就会被罚款，甚至被强行拖到清真寺的会众面前，当众鞭打。他们已向所有地区发出警告，禁止人们 让基督徒老师进自己家门，甚至不许在大街上听他们讲道。这些宗教首领知道那些外国人所宣扬的那本经书具有 奇异的力量，所以他们命令全村的村民：「如果那些外国人要到你们家，就将门死死地闩上！」

　　乔治和威妮弗蕾德采取这种态度来到村子里： 「这是你们必须听的信息，我们决心传达这个信息。」 乔 治早已祈求神让这些穆斯林妇女，会好奇得完全不顾那警告，从她们闩住的门后走出来。乔治热情洋溢地记述他第 一次尝试带着全家来到乡下的情况：

　　在群山环绕的中心位置，有一个拥有三到四个村庄、叫做苦水谷的居民群。我们从前没有时间在那里停下 来传道。我们和两个小男孩留在那里，住在一间汉人客栈里面。我们有一个小帐篷，威妮弗蕾德想以它作为与那 些来串门的妇女和小孩聊天的地方。我们带着小孩呆在那里的消息像燎原的火一样传播得很快，男人们不能阻止 妇人们出来，因为他们对此也很感兴趣！

　　第一天，她们涌进了那个小帐篷里，几乎都要把它挤破了。威妮弗蕾德只得出去露天讲道，只留几位年迈 的妇女在 「屋里」 ，让她们感到舒服一点。她乡下的方言讲得比我好，而且会直接了当地宣讲基督的道，不会 拐弯抹角。妇女们、孩子们、甚至还有一些男人都坐在她周围听她讲道。她告诉她们耶稣是怎样从祂在天上永恒 的家来到地上，成为人，并且死去，作了赎罪祭。

　　当天晚上，许多男人和男孩来到客栈聊天，到了第二天早上，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那里了。我们除了几张 反复使用的海报外，没有其它的工具。威妮弗蕾德不再使用那帐篷了，而是在露天给那些妇女们讲道。

　　到了第三天，有些人冒昧地问我们一些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和其它一些乡下人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当中很 少人识字，因此我们不会使用很多的小册子，只是在每一个村庄向每一户派发一张「神的羔羊」 的小海报。他们 表现出对属灵事物的渴望，这是伊斯兰无法满足他们的。

　　并非所有村民都积极响应，有时难以初步的接触他们。威妮弗蕾德站在大庭院闩住的大门外，用一个访客 惯用的方式叫门： 「请阻止那只狗！」 - 因为每家的门后都拴着一条恶狗。里面的妇女们会沉默一阵子，然后继 续说她们的话，当她不存在。威妮弗蕾德就会走到另一家的门前，继续祈求神能帮助她把门打开。

　　他们后来地发现踏入穆斯林家门的最好方法，就是首先带他们的小孩到那条流经大部分村庄的山间小溪那 里去，他们表面上在那里野餐、涉水、或者钓鱼。这样总会吸引一大群年青人，他们很快会传遍整个村庄，说那 里有白皮肤的小孩。妇人们非常好奇地想见见他们是甚么模样。这样消磨了一天的时间之后，威妮弗蕾德发现， 当她沿街经过穆斯林家门口时，它们向她敞开着。许多妇人不管她们家男人和清真寺官员的恐吓，还是欢迎她和 她的小孩进她们家。

　　在这种场合下，乔治若在庭院中出现，会令场面尴尬，特别是年轻的少妇也许会躲开不让他看见。因此他 就利用这个机会沿街找男人谈话。他给他们分发小册子，在册子封面上用漂亮的阿拉伯书法写上拥有者的名字， 与他们交朋友。有时他来到清真寺，想尽量赢得阿訇的好感。要不然，当威妮弗蕾德在妇女们当中进进出出的时 候，他会缠着阿訇。当一个家庭的主人走进屋里发现威妮弗蕾德在那里时，如果他同意的话，她就能够继续传讲 信息；但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些可怜的穆斯林妇女就会被他严厉地斥责驱散，甚至会惧怕地离开屋子。每次当 威妮弗蕾德的在场似乎将给妇女们带来麻烦时，她就会马上借故离开。偶尔有时候，家里的男人会叫一个小孩去 邀请乔治进屋喝杯茶。然而，这样会破坏妇女们聊天时的轻松气氛，因为当男人说话的时候，女人就必须闭口。

　　他们将结束某次的行程时，有一个小孩子邀请他们去拜访某户人家，他们被领进了一个富裕人家的宽敞 庭院里。有许多妇女和女孩聚在屋子的前厅；乔治和一些男人则坐在外面的院子里。这时，有一个来自另一个家 庭的老年人开始跟乔治讲话，他的话清楚地表明他们被请到那里的原因。

　　那位老人说： 「我们看得出你们是生活得非常和睦的一对。你能不能叫你妻子去跟我老婆说几句话？也 许她能促使她与我和睦相处，这样我就能够回家了！」

　　乔治解释说，他们不是来干涉家庭问题的，这些事应该交由清真寺的法官处理。然而，他们很乐意为那 位妻子或者任何其他人解释福音，只要她们愿意听，因为相信了这个福音，就能够让她们了解到真正的和睦之道 。于是，威妮弗蕾德就向妇女们讲道，乔治就向在院子里的男人和男孩讲道。

　　对于小沃尔特和佛瑞德来说，这些旅行真够刺激好玩，因为总是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他们可以在 小溪里钓鱼趟水玩。他们有时漫步于森林中，并在那里野餐，他们觉得和村里的小孩子一起玩乐趣无穷。有好几 年的时间，哈里斯一家人每年都会花几个月时间在乡下度过。在这些行程以外的时间，乔治会忙于在家里接待穆 斯林。让他有机会接触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的一项计划，就是为穆斯林订购从贝鲁特邮寄过来的阿拉伯字典。这本 在叙利亚出版的阿拉伯文字典，受到中国西北部的学生和学者的欣赏。有些穆斯林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会买下几 本这样的字典。有些人虽然能够在中国提供这本字典给他们，但订单要经过五种浮动的货币，令运费变得高昂。 一个穆斯林不信靠任何人为他从麦加买这本书，原因就如某人所说的话：「我会用光我的钱，还不买到那本书！ 」 但他们相信哈里斯能为他们订购到这本书，也会毫不犹豫地愿意支付他计算出来的价格。

　　1933年，乔治的一个梦想成真了。塞缪尔池维谋博士那时正访问中国，并且拜访了在甘肃的哈里斯。这位 大名鼎鼎的人物竟不远万里来拜访乔治，令他感到兴奋激动。他有谦卑的心，所以没有想到，他反过来对池维谋 博士又何尝不是一个鼓励呢！乔治哈里斯叙述了此行的经过：

　　池维谋博士和他的女婿克劳德皮肯斯 （ Claude L. Pickens ） 牧师，乘飞机直抵兰州。我从西宁出发 ，在驴车上走了三天的路程来迎接他们，随行还有一些人帮忙照料这些牲畜，其中包括一头为池维谋博士预备、 他可能会喜欢骑的马。

　　我将牲畜留在客栈，走出去迎接访客，没走多远就看见他们了。他们两人都很疲倦，但池维谋博士似乎 完全精疲力竭了。我很快发现池维谋博士的侍从对他照顾得不周。虽然那里有一大包食物和一些其它在旅途中需 要的东西，但它还没开包，那侍从坚持池维谋博士必须吃一路上客栈里的粗粮。那侍从为讨好赶驴的人，允许他 们一路上不用在中午停竭，这对本已疲乏至极的池维谋博士的身体，简直是要了他的命。我告诉他，他的轿子需 要重新捆扎一下，好让他最后三天的旅程会舒服一点，让他放心。

　　他说： 「如果接下来的三天也像前两天那样，我恐怕无法到达那里了。」

　　池维谋博士了解到客栈离著名的穆斯林小区川口不远，就想去那里看看。我们步行出发，路上要经过一条 小溪，溪水流经那多石的河床时潺潺作声。池维谋博士说：「让我们忘记去川口的事吧！我现在正把鞋袜脱下来 呢！」 他涉水过去，坐在树荫下的一根木头上。

　　他说： 「这是一针兴奋剂！我感觉自己变得年青了。」

　　他坐在那里的时候，皮肯斯先生和我都在冰冷的溪水里面趟水。

　　在回客栈的路上，他再三地重复说： 「那条溪真有魔法！我想前面的路，能够挺下来了。」 他的幽默 感又重新焕发了，他也再度沉醉于往日的回忆中。

　　后来的三天，对我来说是很难忘的。池维谋博士有时坐驴轿，有时骑在特别预备的马上，偶而会下来走 一小段路。我们想休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息。当池维谋博士遇到穆斯林时，他会用阿拉伯语跟他们打招呼，仿如 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他们大部份人至少都能够理解一部份他所说的话。当我们经过大峡谷时，他对那壮丽的 景观惊叹不已，这峡谷令他回想起波斯的部份地方。

　　我们的总管和其他一两位宣教士在西宁附近的小峡谷迎接我们。我们在东郊的时候，几乎挤不过去，因 为有许多穆斯林聚在那里。池维谋博士想停下来对他们所有的人演说！

　　遗憾的是，他只能在那里呆两天，但在这短短的两天里，他在神的话语上帮助我们，并且给予我们许多 有关伊斯兰问题的宝贵意见。

　　有一次他们坐下来聊天的时候，池维谋博士说： 「哈里斯，告诉我！你是怎样被神呼召，来到中国的穆 斯林当中？」

　　乔治回答说： 「在1916年4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参加一个祷告会，那次的祷告特别有圣灵充满。突然 在我的意识中有一个声音对我说话： 『你愿意为我去任何地方吗？』 我说： 『主啊，是的，我愿意到任何地 方。』 主立刻就让我的思维转向了中国西北部的穆斯林，我知道这就是主所指的 『任何地方』 。后来我才知 道，那天晚上恰好是威廉波顿逝世三周年。」

　　池维谋博士用心地听着他讲。当哈里斯提到波顿的那次逝世周年纪念时，它拨动了池维谋博士记忆中的 弦。 「波顿逝世三周年？就在那天晚上，我和波顿夫人还有一些朋友正在纽约。我们聚在一起祷告，求神呼召 一些年轻人去继承波顿在中国的使命。哈里斯，你来到这里正是回应了我们的祷告！」

　　今天是沃尔特的四岁生日。这个聪明的小家伙很受穆斯林的喜爱。这是令人兴奋的一天，别人对他的吹 捧让他感到快乐，他还分享了一个插有蜡烛的漂亮蛋糕。在走回家的路上，他说：「爸爸，我有点不舒服。你能 背我走吗？」

　　乔治背起他回到了家，抱上楼让他睡在自己床上，没有想到他竟一睡不醒了。五天后，他离世了。

　　沃尔特的死对他的父母是一个沉痛的打击。他们对弗洛兰斯的去世还有时间作心理准备。她病了一段很长 的时间，逝世前的几天他们知道她可能不会再康复。但沃尔特一直都是那样的健康。他的发病与死去是如此的突 然，没有任何的预兆。

　　哈里斯曾说过沃尔特的死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一次试炼。他们以前总是心平气和地接受神的旨意。 「我 们为甚么没有立即准备接受这事为主的旨意呢？这让我们迷惑不解，我们不断地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疏忽了一些 事。例如，我们以前总是在某人病重的时候手里拿些白兰地预备给他。但我们没有持续这样做。我们怀疑那样对 他是否有帮助。我们能够阻止他的死吗？这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错呢？我们再这样下去的话，心理和精神上的高度 紧张会让我们精神崩溃。」

　　雷昂纳德斯奇特和霍德华奈特 （ Howard Knight ） 看到他们如此的身心交疲，就坚持要带他们去大同 散散心。乔治和威妮弗蕾德两个星期以来，得到了完全的放松，他们大部份时间都在读经和祷告。渐渐地，神医 治了他们疲乏的心灵，他们的心灵回复了平静，圣灵安慰了他们，神的话语更新了他们。结果他们重新奉献自己 的生命来事奉神。他们恢复的表现，是愿意在这个工场再多留一年，但他们十年的期限已经到了，他们的安息年 假已经得到批准，船票都预订好了。

　　过了沃尔特最悲痛的事件后，他们与三个孩子在上海过完愉快的圣诞节后，又要经历另一次的打击。佛 瑞德的年龄该到芝罘学校与约翰和戴维他们一起读书了。他们和许多中国内地会的父母亲在码头，与正要返回华 北、在欢呼中的芝罘孩子们挥手告别。船一过吴淞江口的时候，令所有乘客惊讶的是，它折回航线往南而不是继 续向北。黑夜降临了。与这艘船保持联络的无线信号突然中断了，航运公司办公室里快要恐慌起来了。在接下来 的两三天里，轮船和飞机在海上展开了一系列的搜救行动，同时上海中国内地会心急如焚的父母和其他基督徒都 在恳切地祷告。他们不知道这艘船已被海盗劫持了。然而，对于船上的孩子们来说，这真是一次巨大的、令他们 震颤的奇遇。他们和他们的老师被枪指吓，从船的一处被驱赶到另一处。当他们得知船长和一位船员在一次小冲 突中被杀死的消息后，骚动就越来越大了。这简直就像故事书中的情节一样！

　　海盗们很快发现他们搜刮不到甚么财宝，出于他们的预料：最终洗劫出来的是一大袋未签名的银行支票 ，而不是他们想寻找的百万政府现金。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一架搜寻的飞机在香港海域附近发现了这艘船，于是 这些海盗乘着救生艇仓惶而逃 - 空手而归！孩子们安全获救的消息传到上海，人们欢天喜地，至于那些孩子们 - 他们巴不得马上回到学校向朋友们分享这件惊心动魄的事情，那些朋友「没有那么幸运在船上」 。

　　因此，在确保了他们三个儿子身体无恙、并且交托给可靠的人看管以后，乔治和威妮弗蕾德哈里斯就出发 乘船前往美国了。最近的这些紧张事件令他们精疲力尽。他们若要经得起前面的考验，这次的安息年假就必须恢 复他们的力量。

## [落空的期望](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i.html)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南方开始长征，经过四川来到北方，到达甘肃。在1936年哈里斯一家回到中国的时 候，因着这些长征军的存在，社会动荡不安，盗贼土匪横行。这段耽搁的时间正好让他们有一个一段相当长的 时间能够与芝罘的孩子们一起度过，这是他们所乐意的。但几个星期一磨蹭就过去几个月了，乔治等得不耐烦 了，他想回到穆斯林进展顺利的工作当中。他也变得比以前更加渴望专注于西宁乡村基督教的见证工作上。其 中有些村庄他从来没有去过，更多的地方只是去过一两次。现在，他们所有的孩子都送上学了，他们想比以前 更加投入工作当中。

　　但从一开始前路就受到阻碍。哈里斯夫妇还不知道战争将持续多久的时候，就去了山西东南部的路安 地区，那里有少数的穆斯林群体。在路安的汉人区，福音工作硕果累累，但在穆斯林少数民族区，还没有基督 徒作见证。因此，当地的宣教士非常欢迎哈里斯有这个机会帮助他们接近那些难以接受福音的人。哈里斯希望 能在穆斯林当中开展出见证，这样在他离开之后，当地的基督徒就可以继续接手。他每次出去的时候都会带一 位汉族的传道人或者宣教士，让他们观察他是怎样做的。他在穆斯林城区举办街道聚会。有一位外国学者能够 阅读和书写阿拉伯文的消息很快传遍开来，第一次就有一大群人出来听他们讲福音。他教导那位汉族传道人在 街上布道时，使用某些阿拉伯术语以引起穆斯林的注意这个简单的策略。他和那位传道人还到清真寺拜访，在 那里有许多毛拉和礼拜者聚集听他讲道。

　　有一次去清真寺拜访，由当地的一位宣教士跟随，哈里斯表现出对伊斯兰习俗的一种尊重，这是赢得 穆斯林信赖的一次很好的教导。清真寺的领导开始时对他们很冷淡。但当他们脱了便鞋，小心翼翼地绕过那礼 拜用的垫席时，那位阿訇看在眼里，就稍微热情了一点。清真寺里面有一本非常精美的古兰经装订本，他们两 人提出要看一看。哈里斯接过它，从口袋里掏出丝质手帕，小心地擦拭着这本经书的封面。那位穆斯林导师脸 上那警戒和怀疑的表情就更加放松了。而当哈里斯开始用洪亮的声音读出上面的阿拉伯文时，这位冷淡的阿訇 和周围的旁观者就完全被征服了。这两位基督徒那天在清真寺令听众产生共鸣 - 这是当地的宣教士所不能想象 的。

　　延迟了一年之后，他们要返回西北的情形已经明朗化。在西宁汉人当中的福音工作由侬纳夫妇照管着， 这个宣教站运作得很好。哈里斯夫妇解除了其他的职务，又立即启程前往乡下的地方了。他们采取的策略和以 前有孩子在身边时一样，不过现在没有必要经常回家了。

　　他们在前几年的旅程所建立的许多关系又重新恢复了。从1937年到1939年，他们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 对穆斯林的福音工作中。在乡村之旅的空隙期间，乔治就经常在西宁本地叫做东关的穆斯林小区作见证，无论远 或近的穆斯林都可以来到他家那安静的会客室中；这时，威妮弗蕾德就会去拜访她的穆斯林和汉族朋友。

　　哈里斯对于乡下之旅的许多细节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他永远不会忘记1939年初在西宁东南地区的一次 经历。他叙述道︰

　　我们前往拜访大山背后的一户人家，这家的主人为主结出了许多见证的果子 - 他是山谷中人上上下下 都知道的，改变了信仰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穆斯林。

　　我在后面不远处停下，与路边的一个人说话，正勒住自己骑的那匹马。突然，我看见前面有个人赶着一 头背了麦杆的驴子从一堵墙背后走了出来。威妮弗蕾德的马受到惊吓，把她甩下了马背。她正面地倒下。我冲过 去要帮助她，但她已跌倒，只能扶她起来，寻找她的眼镜。所幸的是她没有摔断骨头。一群村民围了过来，有些 妇女劝威妮弗蕾德进到她们屋里的炕上休息一下。但她知道如果她停下来，我们就永远无法翻越前面的这座大山 。她勇敢地再爬上马背上路了，小心地趟过小溪，我们开始爬那座山了。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找了一家客栈 ，她脸上眼睛的周围变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们喝过茶短暂地休息了一下以后，就开始下山到山谷中那个叫做下村的地方。我们要拜访的那个归了 主的穆斯林已经在两年前的叛乱中被杀死了。但他年迈的母亲、妻子和孩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威妮弗蕾德成了焦点人物。当村民聚在周围打听她出事的缘由，我们告诉他们，她为了他们的好处，面 对困难翻越大山，是要引导他们继续听我们传讲福音。许多人是非常体贴人的，并把十字架的信息牢记在心。

　　当晚我们和那个老妇人和小女孩睡在她家的炕上，用一块隔板分开。那个小女孩很好动，在炕上滚来滚 去，所以我们睡得不是很好：而且威妮弗蕾德也疼痛了一晚。第二天她们挽留我们，但我们说还有几个别的村子 我们必须去拜访。

　　我们按原路回去，在路经的三四个村子里传了几次道。我们在一家客栈里过了一夜之后，爬上了山脊的 最高峰，从那里可以看到大雪覆盖群山的壮丽景观。空气是如此清新，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它们。我们在犹豫 不决要走哪条路线，仰望主指引我们。我们继续从山脊上下山，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到达了山下一个汉人和藏 人混居的村庄。村民们都出去了，到坟墓边或寺庙里膜拜，因此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山谷。猛烈的沙尘暴令威 妮弗蕾德的脸更加疼痛，我们到了一村子里的小店过夜，才放心下来。

　　第二天早上，我们感觉精神恢复了，横跨河床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一群正在赶集的汉人。我们跟着他们 前进，给他们派发了所有带来的中文小册子。在集市上，穆斯林商贩接受了我们的印刷品，之后，我们继续前 往一个更大的山谷，在那个叫做下关口的村子停了下来。在那里我们得知一位河州的年轻阿訇照管着一小群的 男孩。他非常的孤独，专心地听了一个多小时的福音。在村长的家里面，他们告诉威妮弗蕾德说，在我们有孩 子在身边的那时候，他们经常见到我们。在我们经常与男孩们住宿的客栈里，我们想起了他们过去常在推水车 的小溪里玩耍的快乐时光。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到了1939年的时候，中国东部的许多地方被日本占领。这个时候，也是约翰要 离开芝罘学校回到美国的时候了，所以哈里斯夫妇计划暑假的时候去一趟沿海，这样在约翰回国之前，可以和 孩子们共度一段时间。由于戴维也将在一年后毕业，总理事吉比（ G. W. Gibb ） 先生认为，要承担那长的旅 程，而这两趟旅程又是那么接近，就写信建议哈里斯夫妇再等一年，第二年再去芝罘，允许约翰和戴维一起毕 业。他们对此十分担忧，觉得强留约翰再呆一年，对他很不公平。在内地会服事那么多年，这是他们第一次 - 也是唯一一次 - 并非无异议地接受内地会的决议，就写信给吉比先生表明他们的观点，然后在四月份离开内地 前往沿海，认为这只是与孩子们在约翰乘船回国之前、探访他们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这是许多年以来，全家最后一次聚在一起，而威妮弗蕾德精心地计划，让这次团聚的时刻特别难忘。到 了芝罘，孩子们才搬进来与他们住了一天，就收到总部发来的电报，说到：「只有哈里斯和哈顿 （ Hatton ） 这两个美国人能与日本人谈判重开开封医院的事。如果愿意，就马上动身。」

　　战争局势越来越严峻了。在欧洲战场上，大英帝国正和日本的盟国德国交战。日本人侵占了河南省，关 闭了内地会在开封的医院，用盖有日本官方印章的封条封了每一扇门。由于医院挂的是英国国旗，财产契约上也 是由一位英籍人士签名，所以财产被没收了。现在他们是想尝试证明这间医院是由国际差会所主办的，严格说来 并非一个英国机构。乔治哈里斯和佛瑞德哈顿是内地会唯一的两个美国成员，有资格去取回财产。

　　对哈里斯个人来讲，他会毫不犹豫地去面对日本人，但考虑到在这个关头上离开约翰，这样对他不公平 。但约翰自己却催促他的父亲马上去。详细地商议这事以后，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他们接受这次出人意料，又叫 他们分离的旨意，主会得着荣耀，也会祝福他们。乔治伤心地离去了，但他的回报是约翰为他而感到自豪。对他 来讲，也为约翰感到自豪，他成熟的思想使他能够为基督的缘故自愿牺牲。

　　哈里斯日复一日地拜访那个已成为日本军事政府傀儡的中国官员。他们的理由是内地会的成员是来自许 多国家。他们列出了内地会的成员名单和他们的国籍，以及出示自己的美国护照为证据。但争论的焦点总是回到 英国国旗和财产契约上面。那个中国人最后耸耸肩，朝那扇关闭的门点点头，拿手指在他喉咙上划了一下 - 这 是那个年代惯用的姿势，意思是： 「我必须服从日本人，否则 …」

　　这样谈判了三个星期之后，有一位中国绅士秘密会晤了哈里斯和哈顿。他建议他们大胆地前往医院，撕 掉所有封条，进入里面，占领医院。但他们考虑到日本人最近的残暴故事，认为这个草率的建议是行不通的，并 断定他们已无能为力了。弗瑞德哈顿返回上海，而哈里斯就急忙赶回芝罘为约翰送行。当全家得知约翰的船出人 意料地延迟了几天时，他们都很高兴。

　　约翰启航不久，乔治和威妮弗蕾德再度被要求回到开封继续争取谈判成功。1939年的整个10月和11月都 在谈判重开医院的事情，但当局一再拖延他们。保罗阿道 （ Paul Adolph ） 医生十月份来到这里，在镇上开 了一间诊所。直到12月初的时候，日本人才允许医院重开，但前提是医院里不能有英国人。这意味着乔治和威妮 弗蕾德又不得不继续呆下来帮助医院的工作，因为大部份的常规人员都是英国国民。

　　不让路过的宣教士在医院寄宿是很困难的事情，尤其其中一次是涉及威妮弗蕾德的妹妹，还有她的丈夫和 孩子。日本人没有反对他们住在医院里。但是当第二次有一个加拿大的家庭经过，想在医院过夜时，当局就认为 这是在闹事，他们大喊起来：「加拿大人是英国人！」 所幸的是他们只不过是威胁而已，但这几个加拿大人必须 天黑前离开。虽然晚上走出去是极其危险的事情，但已别无选择，只得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就按命令离 开，要么就是让医院再次关门。

　　在开封的这段时期，对乔治哈里斯来说是个很长的停顿。他乐意在有需要的地方服事主，但记账、发药、 处理生意上的事情、还有一些维修的工作并非他的兴趣所在。穆斯林没有听到见证而在灭亡中，他甚至没有时间 与开封的穆斯林接触。直到1941年的1月份，来了人顶替他们，哈里斯夫妇得以脱身重回西宁。但他们首先乘飞机 去了一趟芝罘，因为戴维很快就要回美国了。

　　自从他们离开甘肃以后，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河南与甘肃之间的大部份省份，所以平时返回西北的路已经封 闭了，唯一安全的路线就是取道香港，经过中国未被占领的省份。哈里斯的这次行程记载在1942年7月份的千万中 国魂上︰

　　当我们开始我们的长途之旅时，神给我们的一句经文是约翰福音10章4节︰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 头走。」 我们的经历证明了这句话是真实的，因为祂的确在我们的前头走，为我们预备了交通工具、食物、盘缠 、一些好朋友和所有其它的必需品。

　　在延迟了许久之后，9月10日那天，我们终于要向我们在芝罘的儿子弗瑞德告别了。我们知道前面有很长 的一段艰苦路途要走，但并不知道到底有多长。十月初的时候我们到达了香港，我们期望能在那里登上飞机飞往 中国自由区。我们的行李好不容易地减少了一部份，不料航空货运费超出了我们的预算。因此我们只有走陆路了 。我们发现自己被那么多繁文缛节的事情所捆绑，以致于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再次得到解脱，但我们最终还是在 11月9日登上了开往法属印度支那的白瓦特城（ Fort Bayar ，今广东湛江） 的一艘汽轮。我们坐的那艘船有不 同的叫法，有称它为 「运猪船」 的，也有称它为 「走私船」 的，那是根据它所运载的东西而言 - 从别处运猪 去香港或者从香港运走私者 （和我们） 出来！船上的这段路程花了大约三十个小时，再加上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去将所有货物卸到舢板上，以及把乘客送上岸。我们这一伙人人数众多，包括红十字会交托给一位医生很重的托 运物品，还有医院的一些补给品。因此雇起苦力来不是那么容易。然而，一路上大部分的当地宣教士都友善地款 待和热情地帮助我们。

　　最后，我们在一个美好的早晨动身前往中国自由区了。当我们这支庞大的队伍，包括三十位苦力离开海关 卡，真正出发的这一刻，是多么的兴奋啊！经过这么多的耽误，最终还是上路了，这对我们来说意味深长。我们在 尝试明白南方奇怪的方言时，感到乐趣无穷。那天晚上，我们大吃了一顿中国大餐！南方的景色很美丽，特别是 那些植物 - 香蕉树、棕榈树、竹子、以及其他热带的树木。

　　坐了六天的 「轿子」 之后，一位中国牧师友善地接待了我们，并安排我们在教堂留宿。从这里开始，队 伍分开了，我们和我们的同伴搭汽车。我们最初所乘的私人巴士是从一家医院雇来的。由于我们的东西太重了，加 上燃油又很差劲，所以车子老是抛锚，当那司机将发动机拆开又重新装上的时候，我们就在欣赏风景。在黑夜中， 车子陷进了一泥坑里面。这些坑是村民们特意挖的，想让经过的车辆不留意地陷进去，这样他们就开出很高的价格 ，才帮忙把车拉出来。然而，因着神的慈爱，我们自己把它弄了上来，没有请他们帮忙，那些想敲诈一笔的村民只 有失望地站在路边目瞪口呆。尽管有这些耽误，四天之后，我们还是到达了终点的火车站。内地会的德鲁（ Drew ） 先生和他的夫人在那里等候我们。他们是早些时候乘飞机到达的，我们把他们的行李给带来了。

　　整个旅程我们只坐了十个小时的火车。火车经过广西省的部分地区，那里有许多锯齿形的小山峰，貌似国画 里所描绘的，这在现实生活中令人难以置信。终点站金城江是个破破烂烂的小镇，只有一些毛草屋。我们住的小旅 店是由竹条搭建的，我们就像笼子中的猴子般没有私隐。在那里呆了两天之后，一辆小车把我们载到最近的另一个 小镇，那里的住宿条件要好一点。到达那里的那一天正好是1941年12月8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一天。

　　在经过了一段相对比较平安无事的汽车旅程后，我们来到了西部省份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在贵阳，我们再次 与内地会的朋友们共度圣诞节。尽管这是战争年代，收不到家里或是芝罘的信件，全家人也各散东西，生活费用又 相当高，但我们还是过得很开心，几位小孩子的出现有助于增加圣诞的气氛。

　　离开贵阳那天是12月31日，我们的队伍中又增加了一个人，她就是温莎 （ W. G. Windsor ） 夫人，她的 丈夫去年秋天的时候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了。我们的队伍人数庞大，有足够理由租用一辆大卡车了，所以令我们这次 浩浩荡荡的旅程变得舒服多了。我们有一个好司机，当我们摇晃着绕过一座山的四十二道急弯的时候，他把那部烧炭 的车控制得很好。

　　当我们到达重庆的时候，中国内地会的临时总部已经在那里开始运作了。尽管房屋被轰炸过，办公场地也很 有限，但所有的工作人员仍然高高兴兴地工作着。轰炸毫无疑问会再发生。

　　我们的队伍在重庆再次分开，我们前往兰州的路程大部分都是单独的。我们首先前往大学云集的成都，然后 继续前往陕西。每到一处地方我都有很好的机会接触穆斯林。一路上，我们与穆斯林和汉人都有很好的交谈，特别 是跟那些战争的难民。

　　在四川期间，我们参观了一所拥有几百名学生的大型战时大学。看到他们在粗陋的屋篷里和破庙里坚持上课 ，同时教学设施也少得可怜，实在很有趣。

　　最后，我们翻越了形成南北最后一道障碍的山脉，离开了富饶的汉中平原，前往贫瘠寒冷的甘肃山地。黄土 并不美丽，四川的繁茂葱绿色与我们省的单调土褐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事强烈地震撼了我们。这里的一切都不 一样，生活必须从这难以耕作的土地上拼凑出来。属灵的光景与此也非常类似，当我们回到穆斯林那艰苦的工作上 时，我们实在恳求你们的代祷。前几天，有个人问我：「你怎么会爱上穆斯林？他们是相当的骄傲、相当的狡诈、 相当的顽固。」 这让我们陷入了沉思。我们在这些人当中作工缺乏果效，是不是由于缺乏对他们的爱心呢？我们所 需要的不是人软弱的爱，而是各各他真实的爱，就是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来赢得其他人。当我们在作工的时候，你 们在祷告的时候，愿神赐下这种爱给我们，这爱的果效将存到永远。

　　回甘肃的这段旅程竟花了七个月之久！直到1942年的4月19日那天，他们最终才再次踏进西宁的城墙里 - 自 从他们离开那里 「与孩子们仅仅呆一个月而已」，竟变成了 「三年」 ！

　　哈里斯回来的时候，劳拉和雷昂纳德斯奇特还在那里。乔治和雷昂纳德同心合意，他们在穆斯林小区并肩作 战向他们传道，并且跟进对方在这个城市所接触到的其他人。他们在这间穆斯林会客室里面共同承担着会见川流不息 的访客的责任。乔治还在写一本书《怎样引导穆斯林归向基督》 - 一本帮助中国其他地方的宣教士接近穆斯林的实 用指南。斯奇特对这本书的原搞给予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哈里斯很高兴能在三年背井离乡之后，再次投入穆斯林的工作当中。但他仍然对山上和山谷的穆斯林有千钧 重负，因着在接近他们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一些大障碍而感到失落。也只有数轮手推车可以用，因为他们担心会被驻扎 在那里阻止日军向西北挺进的军队扣留。再说，战争年代资金短缺，乔治也付不起过多的雇车费用。

　　现在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他没有任何旅途的同伴了，因为斯其特夫妇要准备前往宁夏去接管那里的教会和穆斯 林的工作。威妮弗蕾德也比以前更加需要在城市中探访，而且即使她能抽空，他们也没有足够的钱供两个人在外面旅 行。他请求教会为他预备一位同伴，但教会没有回应。

　　只有另一种选择了。

## [孤独的播种者](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j.html)

哈里斯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人在路上的危险。他晚上住宿的时候，往往都是任由村民和阿訇处置，还 得自己扛包，因为在日军向西北进攻的威胁下，路上找不到手推车。但这是再次到达这十三个分散的地区所 要付出的代价。

　　我们没有严格遵循事件的先后顺序，只是从哈里斯在1944年的日记中，节录了这六次旅行当中发生 的一些有趣的精彩部份︰

　　第一晚我在前往商丘关地势较高的一个村子的路上。我没有地方可以住宿，唯有一路上向神低声祷告 ，求祂能够感动某个人留一个炕上的位子给我。我沿着山谷往上走，看到一个人在田地里干活，就停下来给 了他一本小册子。

　　他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下： 「如果你今晚没其它地方可住的话，到我家来吧！」 我就马上接受了 他的邀请。

　　这家的所有男人们都睡在一个炕上﹔妇人和小孩睡在另一间房里。当我爬进我有拉链的睡袋时，那些 男人突然高兴地大笑起来。

　　我问道： 「什么东西这么有趣呀？」

　　他们说： 「噢，没什么，只不过你这样看起来像个垂死的人被一块裹尸布裹住了一样！」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睡袋，他们的小玩笑活跃了交谈的气氛，为我跟他们谈论主开了路。

　　村民们打算第二天早上去参加乡下的一个集市。我决定跟着去。一路上有一大群人与我们向同一个方 向行走。有一个人驾着一头没有装满东西的驴，他看见我扛着一个大包裹，就叫我把包放在他的驴子上，我 很高兴就照做了。我一路上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竟不知不觉落在朋友的后面，看不见他了。但是当我来到 市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了，正焦急地找我呢，当我突然出现并领回我的包裹后，他才放下心来。

　　市集上有一群群的佛教徒，也有穆斯林，但我只注意穆斯林。当他们在自己的摊位上不忙着卖货的时 候，他们就会聚过来，像平时一样想尽办法提一些刁钻的问题想把我难住。在我的包里有一本用突厥语写的 路加福音。在市集上这些人潮汹涌的人群中，这本福音书被偷了去。后来我看见它在一个懂阿拉伯文的穆斯 林手里。当我问他这本书属于谁的时候，他回答得含含糊糊。令我非常震惊的是，我看见他在这本书旁边的 空白处记录他的销售账目。我询问了一下之后，发现他跟我打算在那天晚上寄宿的地方是同一个村子。

　　与我一起走的那位年轻毛拉邀我去他家。他家在奔水村。那里比我相像的要远得多，我们到达那里时 都十分疲倦了。那位毛拉的年轻妻子听说一位陌生的白皮肤男人来到自己的家过夜，大吃一惊。但他们随后 以礼相待，招呼我喝茶，她溜出家门，回来时带了一位较为年长的亲戚，他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告诉我， 我是他的客人，晚上去他的家过夜。所以我在这个村子里已经接触到两个家庭了。

　　我的新房主用家常便饭招待了我，虽不高档，却很营养。他问我旅行的目的，并且问我怎么只有一个 人。他对于我不畏艰辛地把福音带到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山谷中，印象似乎很深刻。

　　那个人第二天必须起得很早，因为他要去西宁。他起床的时候，我也起床了，并吃了一顿很早的早饭 。他走后，那位年轻的毛拉过来告诉我，他找到了前几天偷我书的那个人，并要带我去见那个偷窃犯。那位毛 拉进去把他从睡梦中弄醒。那个人起先还不承认偷了这本书，但当这位毛拉说他看过他拿着这本书时，他才不 得不承认他的罪，并把它交了出来。我开始时严厉地谴责他毁坏了一本神圣的经书（以他自己的标准衡量也会 马上宣判为一种罪） ，但后来我给了他一本同样的阿拉伯文福音书作为交换，这让他感到很高兴。

　　我继续向前行，来到了一个我不熟悉的纯穆斯林村庄，到了那里，我再次为住宿的地方发愁。谁敢接待 一位他一无所知的外国基督徒呢？在一个长满草的岩脊悬崖上可以俯瞰整个山谷，我从上面择道下来之前，坐 下来休息一会。有一个正前往田间的年轻农民突然在一条陡峭的小路上出现。我了解到他是出身于一个中层阶 级，很有影响力的酋长家庭。他对「神的羔羊」 这张海报很感兴趣，与我一起坐在路边，不断问我问题，我们 坐了有一个小时了。当他站起身时，他说︰

　　「不用到别处找住宿的地方了；我请你到寒舍坐坐。夏慕 （ Shamu ，波斯语，太阳落山后的祈祷之意 ） 前赶来。我们村落的大门就在这山脚下。说找我 - 哈桑 （ Hasan ） - 就可以了。」

　　所以神总是为我预备地方。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忙于在分散的村落间奔波来往。有数百人至少听到了一些福音的信息。

　　有一个人问我： 「你晚上在哪里过夜呢？」

　　我回答说： 「在哈桑家」 。他以一种不相信的口吻说︰ 「你认识他？」

　　夜幕要降临了，我朝哈桑家的村子走去，发现一群人聚集在那里的一栋房子附近。其中有些人在当天较 早的时候看过我的福音海报，现在要求我再解释给他们听。当他们得知我要住在哈桑家时，有一个人用非常怀疑 的语气说︰「你恐怕弄错了︰我是他的兄弟，我认识谁是他的朋友！」

　　正在这时，有一个男孩走过来，说︰ 「他现在回家了！」

　　所以当众人在角落四周观望的时候，我走到了哈桑家门口，信心十足地敲门。令围观的人惊愕不已的是 ，我被领着绕过那条锁住的看门狗，受到整个家庭圈子的接待。

　　我不但有美好的机会在这个家庭里作见证，而且与哈桑这样重要的人物的友谊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 地区。他们还邀请我无论甚么时候再光临该地区，都可以住在一位阿訇的家里。

　　第二天早上，我启程继续往高地去。大约中午的时候，我到达了庙脊，清真寺尖塔那漂亮的中国式建筑 尽入眼帘。我近一步靠近，走进了其中一个内院的门口，遇见了一群杂七杂八的人，他们在等待叫拜者宣告下午 礼拜的时刻，七嘴八舌地说着话。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就是一位年轻的毛拉认得我，马上朝我走来，伸出手表示 热情地欢迎。

　　他问我： 「哈姆扎老师，甚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 他用我走访时用的阿拉伯名字称呼我。然后，对 着那些觉得奇怪的人群说︰ 「他是西宁的哈姆扎老师。」

　　他再转身对我说︰ 「你不记得我了吗？你探访上游村的时候，我见过你。」

　　我并不是特别记得他，因为那天有一大群学生蹲坐在他们的老师周围，所以我请他原谅我记性很差，并 且说︰

　　「但你那个时候还只是个年轻的学生」 ，我意思是说他现在已经升级了。他戴着一块最引人注目的白头 巾，蹲坐的时候就显得出奇的大。他带着如此重要的气派，让我怀疑这是一场话剧，还是证明他真的拥有权力。 我被邀请坐在这群人中间，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清真寺的头号阿訇因宗教事务被调走了，所以委任这位高级的毛拉 补他的空缺行使职权。

　　叫拜的声音响亮，当这些人到里面进行他们的宗教仪式时，我坐在那里安静地祷告，等待一个为基督作 见证的机会。清真寺不但是一个敬拜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中心。所以我在看到一些敬拜者随后与那位年轻的毛 拉和我一起留下时，感到很高兴。这正是我一直要寻找的机会。他已经把那头巾摘下来了，并且小心地把它挂好 ，但仍然缠在木拴上的一顶帽子周围，这位年轻人看上去又像是一个典型的毛拉了，因为那顶子圆顶无边小帽得 意洋洋地戴在他的头上。

　　渐渐地，我选用的一些汉语和阿拉伯语的小册子与海报被引入谈话当中。来自这个村庄的三位不同的阿 訇也过来听。当偶而有人提出异议时，我就尽量简洁一点地回答他，为的是用多点时间讲我们至高的信息 - 透 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当晚祷会临近的时候，村子里的一些年长的人也来了，但这却是 我要走的时候了。

　　我说： 「请你们不要见怪，我得收拾东西，走下山谷找个旅店过夜。」

　　他们坚持说： 「没必要这样，完全没必要。我们希望你做我们的客人。」

　　然后他们收拾好我的东西，提到了那位已离开的阿訇的炕上，并叫我随意一点，不要拘束。他们还叫清 真寺的一位佣人为我准备晚饭的茶水和面包。在这些高寒多山之地，必须把水加热用作穆斯林的宗教净身，我不 能抗拒有一个洗热水澡的机会。那里没有浴盘或脸盘，所以我只是用一个大水勺舀水冲冲我的手和腿，为了向那 些人清楚表明，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洗澡只是为了清洁，不是作为一种宗教仪式。

　　所有的客人都走了之后，那位年轻的毛拉和我谈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一直谈到深夜。他对于他们信仰 中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 比如活出圣洁生活的能力 - 借着基督的内住和圣灵的服事成为可能，感到大为惊异。

　　第二天，我来到了一个叫做阳光边坡的密集小村庄。我径直往清真寺走，想认识那里的阿訇。他那高而 尖的口音表明他是突厥撒拉族的后裔。

　　他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有一些突厥语的著作吗？」

　　因此，我很快就把从那个贼手里重新夺回来的那本珍贵的路加福音交给他。他打开书，脸带笑容地迅速 读了几行，边读边用汉语向我解释。我们坐下来，喝着茶，聊着天。我告诉他这本书最近的波折，并且为它的损 坏而道歉。他印象深刻，我肯定他会珍视它，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特别为他保留的。

　　拜访过他之后，我继续向北前进，想在那里巡回走访许多的村子。在三个村子中最大的那一个叫做塔曲 的村子里，发生了一件最有趣的事情。我访问了那里的阿訇和他的毛拉同伴。他亲切地跟我打招呼，也非常有礼 貌。

　　他说： 「也许你不记得我了，当你还年轻的时候，那时我就更年轻，你想要写一些阿拉伯文的横幅。我 就是为你写字的那个人。」

　　我想起了当时的情况。他现在改变很多了。我记起了他写的那些经文，并问他是否领会其中的含义。他 在一块画板上写的是：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另一处是写： 「我是到世上来的光」 ﹔在中间那幅写上：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我定晴地望着他，问道︰ 「这三十年来，你有没有在伊斯兰中发现类似有威严和尊荣的经文？其中两句 是主耶稣基督说的，一句是祂所爱的门徒说的。」

　　那个人陷入了沉思当中，我默默地祈求神永生的道能进入他的内心处，而不仅是他的思考里。

　　同时他示意一个毛拉把古兰经拿来，想在里面寻找某段章节。他不知道我看见了他这样做。那位毛拉很快 就回来，满头大汗，他的大拇指插进了古兰经里。各处的穆斯林都清楚他们自己的「圣书」 中有一句我所引用令 他们感到惊奇的经文。这句经文是很突出的，因为它不知不觉地把 「神的道」 这个尊称归给耶稣 （尔撒） ﹔ 它也称他是从真主（神） 发出的 「精神」 （灵） 。根据它的立场，这些称谓让耶稣 （尔撒） 远超于一个人 类先知的地位。我使用古兰经中的经文来引导他们认识基督先存性的这个真理，正如约翰福音1︰1中所说的 - 「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我认为这句古兰经经文是魔鬼超越他自己的一个经典事例。

　　这个老阿訇的手指老是停在那个地方，因为如果我问起他那句话，他不想他在毛拉们面前被看到不能很快 地找到，也不能很快地领会这句话。

　　他玩着这样的小把戏，我就对他说︰ 「请读古兰经4章，171和172节。」

　　他故作惊讶地说： 「奇怪，它正好就在这一页！」 开始铿锵有力地读起了它︰ 「信奉天经的人啊！ （ 他解释说，就是指你们这些人） 你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不要过分，对于真主不要说无理的话。」他停顿了一下，在 我催促之下，又继续读︰ 「麦西哈，尔撒，麦尔彦之子，只是真主的使者。」

　　他把书合在自己的大拇指上，以一种结论性的口吻宣告︰ 「原来如此！尔撒 『只是一个使者』 。他不是 真主的儿子，你们基督徒所声称的真是荒谬！」

　　他真的十分墨守成规。穆斯林通常会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因为接下来的经文会让他们陷入困境。

　　我说： 「但你知道阅读古兰经的规则，你读到 jeem （一种阿拉伯符号相当于英语中的逗号） 之前，就 不敢停下来。」

　　他说： 「一直到 『真主的使者』 这些话我们都敢读，因为它意思很清楚，并没有比喻的意味。然而，接 下来的句子是隐含的，只有真主才知道它们的意思。」

　　我说︰「当然是必须遵从早期古兰经抄本的标点！」

　　即使这样，他还是固执地拒绝往下读，所以我拿过这本书读完这节︰ 「麦西哈，尔撒，麦尔彦之子，只是 真主的使者，只是他授予麦尔彦的一句话，只是从他发出的精神。」

　　我说： 「我们有权力读到这里，只要你现在读福音书，你就会明白我所读的最后几个字的意思，被一个从 神而来的启示弄清楚。如果你读一读约翰福音1章1至14节，你就会明白耶稣基督并非像其他先知那样，只是使徒或 先知，仅仅是个人。耶稣是神的道成了肉身。古兰经中『从他发出的精神』 这句话，符合圣经所说的，就是说基督 从马里亚 （麦尔彦） 的身体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他很高兴地接过我给他的一本约翰福音，让他能够研究这个教义。整个谈话，毛拉们都专心地聆听。我觉 得他们当中一些人更有希望从我的见证中，比我的老朋友更多受益。然而，我劝告他，作为一个多年的朋友，他应 该为自己分析这些事情，并且应该明白，即使是理解古兰经的时候，也需要参考一下犹太人和基督徒早期的圣经。

　　在身体方面，这一系列的跋涉带来了一个不光彩的结局。主一直保守我的健康，困难并不是来自身体上的不 适。1944年的第六次远足计划走遍大同河谷北面的村子。第五次远行的时候，我走遍了这个山谷中心地带的所有村 庄。在其中一个地方，一个基督徒鞋匠骗我买了他做的一双新鞋。这双鞋穿起来很合我的脚，既然我那双旧鞋都已 经穿烂了，我就买下了它，穿着那双新鞋开始我的第六次跋涉。前一天晚上下了大雪，上午出了太阳，雪开始慢慢 融化，我发现自己在泥雪混杂的烂泥里费劲地行走。那质量很差的棕褐色皮革吸水就膨胀起来，无情地摩擦着我的 脚。因此，到我抵达西宁谷北分部办事处的时候，双脚的脚踝上形成了两个大大的水泡。走下一段路的时候，那水 泡破了，我感觉舒服了一点。

　　在我到达北边山谷的时候，我走访了七八个清真寺地区。分发福音信息的喜悦心情让我暂时忘掉了腿上的不 适。但如果我停下来不动的话，它们就会殭硬起来。那天晚上，我来到了一个汉人朋友的家，我把双脚在热水里好 好地浸泡了一阵子，并尽我所能用绷带将它们包扎好。我已经在路上整整三天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每次只能走 几步。这些日子很少车轮走在路上，我也无法雇到一头马或驴。这个地区正担心日军攻入内陆，而且没有人会冒自 己的车轮或牲畜被强征入中国军队的险。我不得不放弃我的整个计划，一瘸一拐地慢慢走回城里去。我大概每走五 十码远的路程，就要在路边坐下来休息一下。人们来来往往从我面前经过，如果他们在我休息的时候也乐意坐下， 我就会告诉他们基督所遭受的苦难。我为福音的缘故受呼召去忍受这样的苦难，这个事实深深地刻在一些人的脑海 里。

　　有一位毛拉跟我一起坐下，尽力用古兰经中他所知道的全部经文来安慰我。我要动身的时候，他又提出要帮 我扛被褥。尽管这事会麻烦他自己，他还是帮我扛到了下一个村子。后来，有一个农民从旁经过，叫我爬上他的牛 拉车载我走。我知道这会是一个颠簸崎岖的旅程，但起码可以暂时放松我的双脚。他把我载到了他的目的地桥头村 。我在那里的一间旅店里打发了一个下午。

　　那些人知道我不能走到他们那里去，就来到我这里。当我还浸泡着我的脚缓解一下不适感时，我分发小册子 给他们，读圣经中适合的部份给他们听。我又花了一天的时间才慢慢回到了新城，我知道那里有旅店。第三天再次 来到了我们的分部办事处，第四天我才一瘸一拐地进入西宁。因此就结束了1944年的第六次旅程。

　　基督徒和教会的领袖都非常关注我的这次经历，他们因着没有响应我要求同伴一起出去的请示而感到羞愧难 当。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在养好我的脚，让它们恢复正常，发誓再也不穿当地的新鞋出发了！

　　1945年2月份，安息年的休假又到了。因为平时去上海的路仍然行不通，唯一出中国的路就是乘飞机越过 「驼峰」 前往加尔各答。哈里斯夫妇和侬纳夫妇搭乘政府运羊毛的大卡车从西宁到重庆，这段旅程花了一个月的 时间。到了重庆后，在那里登上了飞往印度的飞机。从中国西北相当寒冷的地方一下到了印度这个酷热的地方，呆 在那里的三个月时间令他们疲乏不堪。最后，乔治和威妮弗蕾德哈里斯终于与其他几百名美国人一起登上了回国的 格瑞普效号（ Gripsholm ） 轮船。这最后阶段的服事表面上似乎没有甚么成果，一些计划也受到阻碍，但当他们 回到中国时，神的仆人将会听到鼓舞人心的消息。

## [「也有些相信的 …」](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k.html)

当哈里斯夫妇在1947年回到中国时，那竹帘快要落下了。三十年来，乔治一直手握着犁，翻开那难 以耕作的土壤，播下种子，耙掘耕耘着这块坚硬的土地，义无反顾。除了在河州的两年，他们看不到福音扎 根的迹象，但是当他们开始度过在中国的最后一段时期，他们看到主在个别穆斯林的生命中作工的事实一个 接着一个。

　　马约翰 （ John Ma ） 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穆斯林家庭，但他是由基督徒亲戚带大的。现在他成了一 位刚从兰州的圣经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跟从哈里斯一起工作了一年。马生为一个穆斯林，却重生成为一个 基督徒，很多的穆斯林对这一点很感兴趣，他对穆斯林来讲也就有了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他们两人在北部地区的一个山谷里面，在一个拥挤的市场里连续布道八个小时。因为他们的小册子不 是很多，所以他们小心地分发。但其中至少有一本阿-汉双语的小册子起了作用，它被带到了山后的一个小村 庄，在那里落入了一个来自另一个省的穆斯林商人手里。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当哈里斯和马先生走在路上 的时候，一群男人朝他们这个方向追了上来。那个商人也在其中，他连同另一些人马上与这两位基督徒展开 了辩论性的对话。

　　与商人一起走的那群人正在寻找前天晚上丢失或者被偷走的一头驴子。正在辩论的时候，那头驴子出 现在远处，有一个长腿的男人骑在上面。当这些人走到叫一声就能听见的距离时，他们命令那骑驴的人下来 。他们马上为着谁才是驴的真正主人激烈的争论。那个对福音感兴趣的商人离开正在争吵的同伴，跟着哈里 斯和马先生一道走。他离开了那些宗教狂热份子的伙伴们，变得判若两人，他虽然有穆斯林傲慢的外表，其实 非常渴望理解他在这本小册子里读到的东西。没有记载随后的交谈，但哈里斯在千万中国魂中记述了交谈的结 果︰「在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前，这个人告诉我们这本册子的事情，他很早就知道基督是一位大能的先知，现在 他承认祂是救赎主和神。」 这位商人前往甘肃某个遥远的地方，一路上就像那个古实太监一样，在腓力向他 作过见证后，在前往迦萨的路上欢欢喜喜的。

　　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圣经感兴趣了，毫无疑问，这是哈里斯多年来各处城镇和乡村宣传信息的结果。有一 个人走进西宁的办事处说要买一本阿拉伯文的讲台圣经。他把圣经带回了他的村子，但因为它特别的大，引来 了清真寺导师的冷嘲热讽。某个星期天早上，他又将这本圣经带回来了，用一块布将它包住。他说︰「原谅我 ，哈姆扎老师，我必须退回这本书，因为在村里阿訇的手上，它带给我不少的麻烦。很遗憾我必须放弃它。」

　　哈里斯把钱退还了他，并邀请他留下来听听上午的讲道。哈里斯所讲的一些东西吸引了那个人，礼拜 完之后，他回到哈里斯的书房，将他的钱放在桌上。

　　他说︰ 「请把那本书还给我，我不再在乎那位阿訇说甚么了︰我不会放弃我的圣经。」

　　另一个人买了圣经之后也遇到这样的麻烦，但他的解决办法是将它放在宣教士们的家里，定期去他们 的家里静静地阅读它。

　　1950年4月份的时候，全中国的宣教士为接触当地的穆斯林参与了一次为期十五天的特别活动。西北 地区 - 像中国其它地方一样 - 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在共产党政府的控制下，而宣教士要离开他们居住的城镇 到外面旅行变得不可能了。他们特别努力去接触他们所在地的穆斯林。穆斯林的政治势力已经瓦解，但听福 音的热情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高涨。在西宁，圣灵在使人知罪、照亮黑暗的心灵、明白真理方面的工作是很 明显的，这种情况是乔治哈里斯以前从未见过的。明显的结果是穆斯林不寻常地乐意接受真理，不会连珠炮 地辩论；这样的争论在那里好像受到了抑制。这次活动的故事大部分是根据哈里斯的记载︰

　　活动开始的前三天，马先生和我走访了这座城市周围大部份的清真寺，邀请了所有我们能联系到的人 ，向他们宣布特别的聚会。我们安排了差会建筑群其中一个会客室，在里面贴上一些海报、图片、和汉语和 阿拉伯语的卷轴，让房间尽可能吸到穆斯林的来访者。

　　在第一天，星期五，来了许多清真寺的学生，但只不过比往常的星期五多了一点点而已。星期六只来 了几个访客。到了星期天，没有一个穆斯林前来参加礼拜，我们特别的努力似乎要失败了，仇敌看来要得逞 了。星期一上午只有几个穆斯林进来，但随后神吸引人们参加这次活动的计划开始显露出来。

　　我们的会客室开始坐满人，起初人慢慢地增加，后来突然有一群群的穆斯林涌进来。我们出乎意料地 听说政府当局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将要在我们门前几码远的操场上举行。这次大会是涉及当地一些被扣押 的强盗的审判大会，其中有些歹徒是穆斯林；所以穆斯林民众全体涌了出来。几乎所有人都要经过我们的门前 。许多受邀请或未被邀请的人都转身进入会客室。我们很快就必须分开人手了。马先生在会客室里对在那里团 团转的群众滔滔不绝地讲话，而我就进入教堂的听众席，那里没一个座位是空的。虽然许多人吵闹地来来往往 ，但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

　　我在教堂里的信息结束时，马先生进来了，他简要地见证自己作为一个穆斯林，为甚么接受了基督为自 己的的救主。像这样的集会，讲员很容易受到激烈的质问，或者他的见证会引发骚乱，但神的手保守了我们， 场面受到抑制。

　　那天当我们几乎无法应付大批的群众的时候，我看到了让我欣慰的一幕。有一位穿着整齐的阿訇出现在 那里，他前几次听道的时候还是持一种不愿明确表达的态度。当我们看到一群访客正对一张汉语海报中一幅断 桥（福音桥） 的图片的意思迷惑不解时，那位阿訇亲自向他们解释。这次，他的解释和马先生或我所能做的一 样的好。这张海报有一个特别的部份，其形状是一个横跨天堂与地球之间的深渊的十字架。他适当地举起这「 十架大桥」 ，说明图中人怎样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卸掉了罪恶的重担，跨过了深渊，使他们得着永生。他自己是 不是把这个信息深藏在自己的心里呢？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的。

　　那天我们抓住一切机会宣传我们的特别活动，接下来的几天里，还有很多人过来，跟我们进行了真诚的 对话。有很多人是欣然地接受圣经中的事实，毫无异议。有一位穆斯林朋友在向一些旁观者解释神的羔羊这张 海报的时候，说︰

　　「我们穆斯林的观念很久就存在一个误解，认为易司马仪 （以实玛利） 是真主 （神） 吩咐易卜拉欣 （亚伯拉罕） 要献上的那个人。现在我从圣经中了解到那人是易司哈格（艾萨克） 。」 （这句话的含义对穆斯 林来说意义重大，因为穆罕默德是以实玛利的后裔；相反，耶稣是艾萨克的后裔。这里是涉及哪个家系是被神拣 选的问题。）

　　还有另一个人，对于基督回到地上之后，要在地上统治一千年之久这个奇妙的真理印象深刻。他说的话 震惊了四座，他说︰

　　「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尔撒 （耶稣） 将要回来统治大约四十年的时间，也会娶妻生子，然后死去。 但是我刚才在圣经中读到祂将统治一千年，永远都不会死去！」知道大部分穆斯林研究圣经时都会带有偏见和不 信任的眼光的人会意识到，对一些人而言，他们朝着阅懂圣经并且相信它的真实性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因为 「 它是这么写着呢」。这是引向救恩的信心道路。

　　在这次活动中有一个有趣的因素，就是我们很少详述他们的信仰与我们的信仰之间的相似性或者接触点 。这两种信仰之间的重点反而在于不同之处。顺带一提，一些宣教士在伊朗的一篇报导中的观察报告让我留下深 刻印象︰

　　「正是因为基督教与伊斯兰绝对不同，才使男男女女离弃穆罕默得而转向基督。」

　　让我说说这次活动期间与穆斯林最特别的一次接触。有一天，从华龙地区来的两位受过教育的人来到我的 书房与我交谈。下面是我所能记得的一些谈话片断︰

　　比较年轻的那一位说︰ 「我以前见过你许多次了，你不记得我吗？」

　　「不，我记得在你们那个地方遇到许多毛拉，但我不是特别记得你。」

　　他接着说，他要告诉我的事情是他在1939年的一次经历，那时他还是沙窟 （ Saku ） 清真寺的一位学 生。

　　「你和你的妻子正骑着马路过，正要翻过一座山去派头山村。你是否记得那时你妻子从马背上重重地摔 在地上？」

　　「我怎么会忘记呢？」

　　「我就是站在那里围观的其中一位毛拉。无论如何我们都在吶闷，你们这些白种人为甚么会不厌其烦地 不远千里来这里传扬你们的信仰；当你妻子伤得这么重时，我们以为你们会掉头回到城里。但令我们惊讶的是 ，你妻子还坚持要翻越这座大山。几天以后，我听说你们还在山谷那边的村子里走访。当我思想到这件事的时 候，我不得不相信你们基督徒在你们的信仰中，有某种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我们的老师没有一个会那样做；他 们会放弃并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 … 你妻子坚定不移的精神，让我不禁要查究你们到底具有甚么东西，是我们 所没有的。我得到一些圣经的书卷，我父亲和我一起读。我们两人都确定你们所传讲的是真理；基督为我们的 罪而死。我父亲死了，他相信基督根据圣经所说是他的救主 … 现在我明白了我们的信仰与圣经信仰之间的区 别。我本人也相信基督是为我的罪而牺牲的。」

　　这次活动中发生的这些事例，表明神在这些日子里，是如何预备人心，带领他们到我们这边，也带领我 们去他们居住的地方。但遗憾的是，那些站在信仰边缘的人，还有那一位两位承认信仰的人，还没有一个人愿意 完全与穆罕默德断绝关系，并且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

　　在中国的这段黎明时期，对哈里斯夫妇而言，最能突出他们的努力不是徒劳的一个标记，就是一个叫穆 萨 （ Musa ） 的人。他是哈里斯在共产党官方剥夺他们与人们进行私人交往的权力之前不久认识的。穆萨在那 个时候的到来，真是神所赐的一个特别礼物，神仿佛对他们说︰

　　「你可以离开你在中国的工作了，一切交在我手里好了。穆萨就是我在许多穆斯林生命中正在动工的标 志。」

　　穆萨还是个男孩的时候，曾经是老赛贝 （乔治起初来到西宁时认识的一个朋友） 的一位学生。当他的 老师跟哈里斯在赛贝的店铺里一起讨论圣经的时候，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也曾经和一群年轻的学生去过那间 会客室，他还没有忘记哈里斯所说的话，他也曾聆听了哈里斯在穆斯林小区的几次布道。现在穆萨已年近三十了 。

　　当他来到会客室，乔治开始把他当作普通的穆斯林慕道者来向他作见证，尽力不让 「神的儿子」 这个 称谓破坏交谈的气氛，因为极少数穆斯林会接受它为基督的称谓。他通常都是保留到谈话的最后才提出这个主题 。因此，当他们在读圣经时偶然遇到这个称谓时，哈里斯就会把重点放在经文的其它方面，而不是挑起一场关于 「神没有伴侣」 的争论。但出乎他的意料，穆萨说︰

　　「我们这些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是不会再为 『神的儿子』 这个称谓争论了。」 哈里斯愣住好一 阵子，心想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但是当哈里斯继续陈述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时，穆萨的反应更是与众不同︰ 「对我来说，要相信耶稣死在犹太人手上，已不再是件难事了。你知道，我已开始理解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他的态度与一般的穆斯林是多么的不一样，普通的穆斯林总是争辩说︰ 「你们称耶稣为神的儿子？绝不 可能！神没有儿子，因为祂没有女性的伴侣，像基督徒相信马里亚是祂的伴侣那样！犹太人杀死了耶稣？这样不 光彩的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在神的先知身上。神从犹太人的手中将他夺了回来，并把他活活地提升到较低的那重天 。」

　　穆萨超越了穆斯林对基督教教义的误解，当他在讲自己的故事时，哈里斯认真地听着︰

　　穆萨说︰ 「有一天晚上，我上山去，到我们一位圣徒的坟墓前祭拜他。我正在开口说出各样的祷告，希 望通过这位圣徒的灵魂得着一些好处时，有一个烦扰的意念突然临到我的脑海。『这位圣徒已经死了。对着一个 死人祷告是没有用的。』 另一个意念随之而来。 『穆罕默德也死了！但我听见基督徒说耶稣还活着。祂今天活 在天上。』

　　我被这个思想紧紧地抓住了，我对自己说︰ 『耶稣确实比这位圣徒伟大。哎呀！祂甚至比穆罕默德还要 伟大！我最终下决心寻求耶稣是否真的活着，结果我在圣经中找到答案。』 」

　　乔治问道︰ 「那么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

　　「是的，我接受了。」

　　穆萨说的显然是真心话，因为他走出来公开承认自己相信基督，并且似乎不在乎后果。他告诉人们︰ 「 我找到了伊斯兰不能赐予的平安。我过去崇拜一位死去的先知，但他没有能力帮助我，这些周围坟墓里的圣徒们 也是如此。但我现在相信的这一位今天还活在天上，祂是永活的救主。祂是我的救主。」

　　穆萨的故事给哈里斯上了重要的一课，他随后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 - 基督的复活是向穆斯林强调的关 键教义。他说︰ 「毕竟，穆斯林否认基督的死，为的是否认祂的复活。他们不会承认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样 的话，就使祂高于其他先知，甚至高过穆罕默德。因为你知道，穆斯林必定认为穆罕默德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人，并且穆罕默德必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而不是耶稣，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否认耶稣的死和复活。」

　　哈里斯继续说道︰ 「穆萨接受了基督复活这个事实为前提，其它事情就像车轮上的齿轮一样迎刃而解了 。假定基督死了，如果祂又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要接受祂自称为神的儿子这事实就不困难了。所有穆斯林的狡辩 都会因着接受复活这个不可抗拒的真理而慢慢削弱。」

　　有一次，穆萨还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四处拜访威妮弗蕾德。他的妻子对福音的理解没有穆萨深，但她赞成 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自己也表示有兴趣。

　　当有一天穆萨过来说他很难过时，乔治还没来得及给他一些特别的建议，共产党方面就已经命令他以后再 也不能见哈里斯。他参加了教会，教会的领袖们对他特别有兴趣，给了他一本完整的阿拉伯文圣经。乔治没有办法 再了解他在基督教信仰方面成长得怎么样，因为共产党当局禁止宣教士参加任何教会礼拜。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穆斯林像这少数几位一样信仰基督，只是那些人的故事从来没有传到宣教士的耳朵 里呢？乔治哈里斯希望也有这样的人，也许还大有人在呢。那个愿望是基于他对神的一个特别应许毫不动摇的信心 。他在中国整整的三十四年里，这个应许一直在帮助他︰「我的话 …. 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 我差它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他们多么希望能在那里亲眼看到这个应许在其他人的生命中成就啊！但这不可能了。神的时间表为他们做 了别的安排。

## [时间快用完了](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l.html)

乔治哈里斯一直都渴望有新的挑战，于是决定教一个瞎眼的男孩读汉语盲文。这个孩子正参予教会的聚会 ，他成为基督徒以后，非常渴望能读圣经。哈里斯对盲文系统一无所知，就写信到沿海那边请教汉语盲文符号的诀 窍，并且索取有关盲文的书籍。几天之后，看门的人告诉他说，有一个盲人辅导会（ Society for the Blind ） 的代理人经过这里的时候，留下了一些书籍，其中有一本就是用点字印刷的马可福音。

　　因为要等沿海的回复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乔治自己就开始破译盲文点字的规律。汉字是按照发音来写的 ，每个字的发音都是由初音节、中音节和后音节组成的。他一个一个地将这些音节符号分门别类地写在一本笔记本 上，将所有表音的符号都分好了类。然后制作了一套速记卡，用打进木制骨牌的黄铜大头针来表示这些盲文符号。 在收到沿海资料很早以前，这个男孩的训练进程已步入正轨，符号的要诀证实了乔治的发现。

　　现在，教盲孩的这段插曲在哈里斯受到共产党考验的时期起了重要的作用。威妮弗蕾德的日记记录了红军 向西宁进军的事。

　　1948年4月13日。从别处传来了坏消息。我们所有在河南的同工全都撤离了。

　　5月17日。上个星期和上上个星期，情况变得非常紧张。西安被包围，并且据说被攻陷了。宝鸡战火连天。 这个星期局势稍微平静了一点，到目前威胁似乎已经过去，但我们都感到留在华北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11月18日。肃州今天落在共产党手中了。

　　1949年2月28日。征兵工作正在展开。五个西北的省份假定联合起来抵抗共产党。我们从外界几乎得不到甚 么消息，也看不到报纸。

　　4月25日。手头有点紧了。银行拒绝汇款业务。没有谁会接受政府票据，邮局也不接受当地票据。因此我们 不能发任何邮件，处于罕见的处境中！

　　8月27日。兰州昨晚落在共产党手里。这里许多人都迁移到乡下去。连续两三个晚上的枪炮声时断时续。有 一天晚上军火库发生爆炸。

　　9月2日。几个人搬到我们那里。那个负责机场的人和他的全家在这里呆了好几天了，但最后他们还是在一辆 军用卡车的护送下朝北逃到了某个地方。好像没有人知道马朴方（国民党省长） 和他的儿子去了哪里，只知道他们 逃走了。我们不但封锁了前门，连所有其它门都锁了好几天。许多人抢劫银行、商店、和富裕人家。 （乔治三次看 到有刺刀武装的国民军抢劫银行。）但神的恩手一直保守我们，没有人闯进来。整个城市死气沉沉 - 路上没有车辆 走动，街上没有叫卖声，周围没有孩子玩耍。

　　9月3日。当一些代表们出来迎接共产党时，人们才开始呼吸到一点自由的空气。许多机关、银行的工作人员 、还有学校的师生只是换上了共产党的常规服装。这座城市被占领了。

　　9月4日。我们像往常一样举行了一次很好的星期日早堂崇拜，虽然决非如往常那样所有人都到场，还是有好 几个人参加了。乔治带领了这次的团体礼拜，这是一次安静的时刻。有三位年轻的小伙子进来呆了几分钟，出去后大 笑起来。有人说他们是共产党员，但谁知道呢？

　　9月20日。除了物价上涨了一点之外，一切恢复正常。

　　到了9月底的时候，宣教士们可以继续在城里和市郊走访了，但再也没有希望去乡下进行福音旅行。实际上 他们现在是被软禁在城里。

　　威妮弗蕾德记载说，10月3日那天，哈里斯、皮瑞迪 （ Preedy ） 和牛先生正努力完成差会房子对着大街 墙上的经文标语。因为没有人来阻止他们，生命之路和死亡之路的画就永久地固定在墙上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人们去参加在毗临的阅兵场上由共产党举行的群众大会时，就会路过这里，墙上的东西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就在同一天，一张大大的反美反英海报挂在他们的门对面，但第二天它就被扯了下来，因为当地有些人反 对这样污辱宣教士。这时，军队开了进来绥靖百姓。

　　当民事政府从军队手中接管政权后，基督徒的景况变得更加恶劣了。一位低智能的共产党员受指派做哈里 斯的审判官。

　　审判官︰ 「你认为先前的国民党省长怎么样？」

　　哈里斯︰ 「在他的管理下，我们可以享受自由。」

　　审判官︰ 「回到美国的第一件事是做甚么？」

　　哈里斯︰ 「我会看望我的家人和朋友。」

　　审判官︰ 「撒谎！你将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向杜鲁门总统汇报！」

　　这位审判官来到教会调查。他命令牧师指控哈里斯，但牧师说他没有甚么要指控的。审判官恼羞成怒：

　　他怒吼道︰ 「全中国的基督徒都在控告外国人的罪行，你们这些没有出路的人还包庇他们！所有的宣教士 不都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吗？他们不都在此剥削中国人吗？必须指控他们，对他们提出审讯。」

　　牧师温和地说︰ 「但你不明白，这个人是个老好人。」

　　审判官愤怒地大叫︰ 「一个老好人！」

　　他接下来责骂和交互盘问了这位拒绝编造虚假指控的忠实牧师两个小时。

　　就这样拖延了几个月。这些特工人员不断在差会分部进进出出，宣教士的工作渐渐减少了。乔治现在觉得最 富战略性的工作就是集中精力为穆斯林准备一些印刷数据。他聘请了一位汉语抄写员业余地帮他翻译，他是个虔诚 的基督徒，对穆斯林的福音工作特别有兴趣。他们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后来乔治注意到这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尽 力地工作，而且经常闷闷不乐的样子。有一天，这个人窥视了所有的门窗，小声地告诉哈里斯自己被人收买来专门 监视哈里斯。他说︰

　　「他们告诉我要我陷害你，让你不知不觉犯下政府的法令，哪怕是小小的错误，然后再去揭发你。我能怎 么样？如果我不听他们的话，我怕他们会杀了我。」 几天之后他辞职了，因而失去了政府的铁饭碗。他被迫做一 个卑微的街边小贩，但他因着自己没有臣服而感到喜乐。

　　同时，乔治仍然在教那个瞎眼男孩。共产党方面的特工感到惊讶，这个外国人为甚么和一个无价值的瞎眼 小孩每天花几个小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做同一件事情呢？当那男孩触摸这些针头并发出某种声音时，他们就注视 着。那个「帝国主义者」 旁听着，并小心翼翼地纠正他的发音。有一天，男孩用手指在那神秘的书上摸来摸去， 突然意识到他能够认出某些字了。他们把 「速记骨牌」丢在一旁，根据每一页中成千上万个凸起的小点艰辛地学 习。

　　特工们在收集这个老好人的 「文化侵略」 方面的证据毫无进展。他们完全想不通，哈里斯为甚么那么耐 心地帮助那个瞎眼男孩。他这样做可以得到甚么回报呢？他背后的动机是甚么？其中一个特工告诉那个男仆说︰

　　「我们在这点上没有甚么可指控那外国人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会花时间教一个瞎眼的孩子认字 ！」

　　当男孩熟练到一定程度之后，乔治想让他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令所有来宾惊奇的是，他能够连续地阅读 那本盲文圣经。

　　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当宣教士发现特工已经混进了穆斯林的 「慕道者」 当中，每天在差 会进进出出，他们只好不情愿地关闭了会客室。这样斩断了哈里斯夫妇在西宁地区向穆斯林直接作见证的最后一 丝联系。未来的穆斯林福音工作还有甚么盼望吗？乔治在写给家里的祷告同伴的信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在光明的一面还有几个有利因素。当地大部份热心向主的基督徒现在更加了解到传福音给穆斯林的时候怎 样与他们打交道。有几个人接触与他们为邻的穆斯林。有两位基督徒开了一间小医务所，这样可以经常接触到一 些穆斯林的家庭。有几位教会的领袖在那次针对穆斯林的运动中就结识了一些人。当中有几位穆斯林在运动期间 或者之后，承认了基督是救赎主。

　　有大约三十本完整的阿拉伯文圣经、许多本新约圣经、还有上万份圣经的部份书卷在那些可以有智慧阅读 它们的人手里。这还不包括许多能阅读汉字、在他们家还有中文圣经的人。特别能吸引穆斯林的海报和小册子经过 这么多年，已经广泛散布在城镇和偏远山区的穆斯林当中了。

　　在中国西北部还有些穆斯林，借着医疗事工和其它类型的福音渠道，相信了福音并接受了基督。其中有些 人愿意承认基督并受浸，并为此付出被放逐和迫害的代价。我们在今后需要加倍地为所有这些人代祷，特别是为那 些已经成为基督徒、正在兰州波顿纪念医院治疗麻疯病的穆斯林祷告。

　　我们所在的省份，我们知道有几位穆斯林承认自己相信基督，但他们还没准备付出公开自己立场要付的代价 。在本省的基督徒工人当中，有来自沿海的两位年轻人，他们是从伊斯兰归主的基督徒，这个事实大大地鼓励了我 们。他们的负担特别是带领西藏人归主，但他们也肯定向西藏地区做生意或者居住的穆斯林作见证。另一件鼓舞人 心的事情，就是有一位从中国圣经神学院毕业的姊妹来西宁。她得着清楚的呼召，受感动要到西北并投身穆斯林的 福音工作。

　　然而，还有黑暗的一面，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一种死亡惧怕的灵像帐幕般笼罩着基督徒团体。许多年轻的 基督徒工人，对福音工作充满热情，基本上被迫难以行动。法规逐渐强行禁止一个宗教团体向任何其他宗教团体传 教。在他们自己教会之外的福音聚会受到禁止。要到乡下地区探访，也要经过小心的筛选才获批准，而且只能为生 意上的缘故。

　　圣经册子和小单张都锁在柜子里，只会分发给那些碰巧来到教会或索取它们的人。再也不可能恢复会客室的 工作了。

　　那些同心合意勤奋作工的同工们都在一天天艰难地弥补这种明显存在的不足。再加上他们还要花时间应付控 告大会和训导团体。这样一来基督徒为自己补充属灵营养所需要的时间就被剥夺了。

　　我们是否想象得到针对穆斯林的积极福音工作更为不可能的境况呢？然而，我们必须继续相信，这种不可能 是神至高的喜悦。祂是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祂能够行那出乎意料的事情。

　　共产党方面很快提升他们促使中国基督徒与宣教士之间分裂的运动。共产党命令他们在居住区中间筑起一道 墙，堵住宣教站到教会的路，他们马上就服从这个命令。共产党教唆中国的基督徒要视围墙另一边的外国人为他们 所厌恶的仇敌。

　　哈里斯夫妇已经填好了离开中国的申请表，等政府批准。他们已经到达到不可能进一步开展基督教事工的时 刻。实际上，如果宣教士都离开了，或许对这些基督徒还好一点，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方面还要拖延多久才批准他 们离境。共产党想首先毁坏宣教士的声誉。

　　令人心碎的那一天终于来临 - 1951年3月25日，复活节 - 宣教士与教会的关系在这一天被正式断绝了。牧 师极不情愿地告诉他们不要再来做任何的礼拜，或者试图跟基督徒交谈了。他说，这被迫断绝的关系只是外在的而 已。

　　他说︰ 「如果我们在街上从你们身旁经过，而不跟你们说一句话，请不要见怪。我们对你们的爱是永不改 变的。」

　　乔治回忆说︰ 「复活节的上午，一小群宣教士与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分享最后一次圣餐。对我们来讲，这 是一次既难过又难忘的礼拜。这次礼拜完全由当地教会的领袖主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正式出现在教堂里了，因为 从那时以后，我们就不能再随意与基督徒有任何的接触了。」

　　但是有少数基督徒不管这些禁令，还是冒着很大的危险秘密地探望他们。

　　自从新政权接管以来已经过去一年零九个月了。共产党当局仍然找不到任何可以指控乔治或者威妮弗蕾德 哈里斯的罪证，在人们眼里他们没做过甚么不光彩的事。

　　有一天，乔治提着一个很重的菜篮子，正从市场回来，这时遇到了一群从一个办公大楼里走出来的共产党 官员。乔治向一个斜视他的高官要人高兴地打招呼，对方轻轻地点了头，他然后走过去了。不久之后，一位官员回 来告诉他们，他们的离境申请批准了 - 不用受指控审判了！太突然了。那位官员显然是认为最好还是让哈里斯夫 妇走，因为任何一个自己提着菜篮子的资本家都不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好模范！要令乔治哈里斯声誉扫地并不是那么 容易。

　　旅程都安排妥当了，最后要打包说再见了。回头看这座城市最后一眼，在群山之间有熟悉的穆斯林村庄， 但他们要离开了。回忆起城外的那两个小坟墓，他们的心里感到刺痛。到达兰州后，威妮弗蕾德在她的日记中记述 ︰

　　1951年7月18日。我们16号星期一的清早动身离开西宁，那是夏天阳光明媚的一天。田野很美丽，一片庄稼 成熟的景象。我们回头朝山谷望去，可以看见远处那向西北方绵延起伏冰封的山脉。那天是沃尔特死后十七周年， 也正好是星期一。当我们仰望南边的群山时，回想起过去的一切，在我们的脑海里看到我们那两个宝贝孩子躺在那 个小花园里。我们舍不得离开，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走 … 公共汽车相当的拥挤。在向塘的时候，当我们下车让我 们的东西接受检查时，一些士兵就占掉我们的位置。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平静地看待此事。车上的其他人似乎因他 们的行为感到羞愧，并为着他们的无礼作出补偿。

　　在前往香港出境口岸的一路上，中国旅行社和铁路方面的官员都对他们很客气，也帮助他们。但在他们跨 入自由地区之前，有过一次不愉快的经历。

　　在上海-汉口铁路线的交汇处赤州，他们乘的火车在那里停了很长的时间。夏天的高温令人难以忍受，威妮 弗蕾德前一天因为中暑虚脱而昏了过去。乔治下了车，到外面的月台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时威妮弗蕾德仍然有 点不舒服并在车上睡着了。突然，那火车开始起动了，但当他企图踏上火车时，两个护卫员抓住了他的双臂。

　　他说︰ 「让我上车吧！我妻子在上面呢，我身上没钱又没票。」

　　护卫员坚决不松手。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许上去。

　　他恳求说︰ 「但我的妻子病了，我很容易就能上去的。」 但护卫员还是死死地抓住他。

　　乔治向站长说明他的困境。虽然站长没说怎么办，但他说他将会关照此事。他吩咐乔治到车站的餐厅坐下 ，并告知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时候到了就会派人去叫他。乔治坐在那里等了漫长的五个小时，心里想着威妮弗 蕾德，并怀疑站长是不是把他遗忘了。每个人瞪眼望他，一些小孩子拉扯着他们父母的衣袖，仿佛在说：「你看， 一个美帝国主义者！」 所有其他外国人都已经离开这座城市了，如果警察发现他在那里的话，他可能要被扣留几 个月。

　　下一班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到站的十分钟前，那个站长把车票交给哈里斯。之前站长已经发过电报给前面 的下一站，找到威妮弗蕾德，并且用货运列车将车票送回来。虽然票几个小时前已经预备好了，但没一个人操心去 通知哈里斯。第二天，中国旅行社的人在广州迎接哈里斯，带他到一家旅馆去，威妮弗蕾德正在那里等他。那是多 么高兴的一次重逢啊！

　　最后，看看乔治哈里斯是怎样把生命中的这个时期与下个时期联系起来的。他和威妮弗蕾德登上了从香港 启航归国的大货船格雷斯托克城堡号 （ Greystoke Castle ） 上。当他们的船停在一个离开新加坡的小岛后，他 们上岸去散散步。码头上一个标示牌引起了哈里斯的注意。最上面是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马来文；下面是同样的话 ，但用的是罗马字母 - 「 Di-larang menghisapkan rokok 。」 接下来用的是汉语和泰米尔语，说的都是同一件 事。在最下面是用英语写的：「不准吸烟」 。

　　看到这些阿拉伯字和罗马字体的马来文，乔治对他的妻子说︰ 「我想知道在东南亚的穆斯林当中是否有一 些宣教工作在进行中。你认为我们的经验在这里的任何地方会用得着吗？」

　　威妮弗蕾德在船上写的日记中记述︰ 「乔治正在学习马来语。」

## [再受任命](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m.html)

乔治哈里斯还有一年就到了退休的年龄，这时他又开始了新的宣教生涯。从他看到那阿拉伯文标牌的 那一刻起，他就不再为着在中国的工作结束而忧伤，就被中国内地会在东南亚穆斯林当中的见证工作的前景吸 引住了。

　　他在美国安息年期间写的第一封代祷信中分享了这个负担︰ 「全中国的基督徒和那些听过福音的人现 在活在黑暗凶恶风暴中，需要你们的祷告支持。在中国，我们的差会对为数一千万的穆斯林担负着责任；现在 ，在东南亚这片新领域里，有近七千万穆斯林生活在伊斯兰的黑暗当中。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一生当中甚至没有 听过一次福音。为着背负起这个更为沉重的负担，我们内地会，现在称为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需要你们 加倍的祷告支持。」

　　哈里斯觉得，尽管有不少人响应内地会对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负担付出了诚挚的努力，不过还缺少一 种强烈的委身。很少人是带着神的呼召去到穆斯林当中，那些被差遣到那里作工的人，只有少数长期地留在那 里。最热心于穆斯林事工的其中三名内地会工人︰威廉波顿、马可包汉和乔治金医生，却过早地失去了他们的 生命。所以，中国上千万的穆斯林很少机会听闻福音。乔治热切希望内地会在开始东南亚的工作时，应为这些 福音事工制定一个明确的政策，也需要借着最诚挚的祷告，明确地呼召年轻人到穆斯林当中作工。

　　泰国最南端的五个省份一直是美国长老宣教会 （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 负责的区域， 但由于缺乏人力，他们在那里拓展工作的希望破灭了。由于美国长老宣教会愿意让海外基督使团（ O. M. F. ） 承担对穆斯林传福音的责任，海外基督使团的总部就要求乔治哈里斯到泰国南部进行调查。他在常规安息 年结束之期提前了四个月时间，就登船启航了。这时威妮弗蕾德就留在后方的家里等待调查的结果出来。哈 里斯没有指望以他这把年纪，又要接触新的语言环境，还能有甚么大作为，但他希望这样能鼓励年轻的工人 ，并在差会制定政策时提出建议。

　　在出发之前，他说︰

　　明天我希望能登上一艘开往曼谷的货轮，这算是我的告别信了。我妻子和我都歌颂神为我们开了这条 事奉的道路。我会先出去进行有关穆斯林的调查，调查完之后，我妻子将加入我的行列。这次的经历，我们两 人都需要你们的代祷。

　　伊斯兰是一个罗马化的阿拉伯词语，是穆罕默德在公元七世纪创立这个宗教时使用的称呼。它字面的 意思就是服从或投降。今天，这个宗教拥有大约超过三亿六千万的信徒。向这数亿人传福音的责任就由我们这 一代基督徒负责了。超过一半的穆斯林人口住在亚洲，印度河盆地以东的地区。神近来带领我们差会前往占穆 斯林人口超过六分之一的东南亚国家。对我来说，伊斯兰这个词不仅表明穆斯林在崇拜仪式上宿命性地服从冷 漠无情的安拉。它还表明神的儿子对祂深爱的天父的顺服，祂借着圣灵将自己无瑕疵地献给神。它还表明十字 架的使者设法赢得穆斯林世界中的个人归向救赎主时，对庄稼的主真正的顺服。

　　去年，我和我妻子带着一颗沉重的心，放下了我们在中国西北部穆斯林当中未完成的任务。在回家的路 上，我们在东南亚的穆斯林当中 「举目向田观看」，那里数以亿计的人大部份还未接触过福音。这大大地引起 了我们的兴趣，特别是马来人。

　　我们不需要一个新的呼召，但为着这个新的开展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呼召。我原先前往穆斯林当中的呼召 ，是借着神的一个问题开始的： 「你愿意去任何地方吗？」 在当时，这个 「任何地方」 就是中国西北。191 6年4月9日，一小群人在纽约参加威廉波顿逝世三周年的家庭聚会，他们祈求神差遣一个人到中国继承波顿的使 命。他们正在纽约祷告的时候，我也正在芝加哥参加一个祷告聚会，这时神对我说话，问我是否愿意为祂去任何 地方。当我表示我愿意时，神就马上对我说：「那我就派你去吧！」 明确地祈求神特别呼召工人到穆斯林当中 ，这点是很重要的，我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以我们这个年纪，再去到东南亚的穆斯林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数据，作针对性的祷告，若能 鼓励青年男女听从神的呼召投身这些领域，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哈里斯于1952年7月4日抵达曼谷。7月21日他和劳里伍德 （ Laurie C. Wood ，后来成了泰国南部的总 负责人） 乘坐飞机到了宋卡（ Songkhla ） 、美国长老宣教会的卡尔宝福 （ Carl Binford ） 牧师、泰国 基督教会的传道人查尔斯富克 （ Charles Hock ） 牧师、还有他们的陪同和翻译，都到机场迎接他们。

　　他们乘坐靠燃木柴油推动引擎的古老泰国皇家特快列车，穿梭于泰国南部，沿途上是一里接一里的橡胶 园和椰树林。这是一个繁荣而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域。丛林覆盖的山脉贯穿马来半岛中央，就像一根脊柱一样， 连绵不断。宽广的平原从山脉一直延伸到海边，平原上几乎都是一望无际的四方形稻田。

　　到达北大年 （ Pattani ） 和那拉提瓦 （ Narathiwat ） 的海岸一带，旅客们被马来妇女那绚丽多 彩的服装和男女们直达脚踝的裙子所吸引。渔民住在紧靠着海岸线的小茅草屋里面。他们装饰华丽的小船看上去 就像维京船一样，首尾高高地翘起。哈里斯感到奇怪的是，为甚么这么多马来人挤在这狭窄的村子里面，靠海 来勉强维持生计，而在他们身后的大片肥沃土地却无人问津。

　　当他思想到还未有人引导归向基督的这五十万穆斯林福音之门正敞开着，就自然越来越兴奋。引自他调 查报告中的几段话，反映了他最初的印象和观察结果︰

　　也拉 （ Yala ） ︰当我们在询问有关马来地区的特色时，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老伊玛目 （清真寺的首 领） ，他曾到过麦加。他同意带我们去看看临近的一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的尖塔不像当地大部份的清真寺那 样凿有人们所熟悉的新月和星星标志。那个伊玛目借故不带我们进到里面去，只是带我们参观了一下净身池 - 伊斯兰礼仪中用来净身的外在证明。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个 taboh （类似鼓的东西） ，在这五个省份 几乎每一座清真寺的外面都能看到这种独特的装置。这面巨鼓是用一根大约十二英尺长，直径二点五英尺的圆 木，中间挖空，在大的那一头钉上绷紧的厚厚的水牛皮做成的。他们击鼓的时候，就是叫信徒们去礼拜。第二 天早上，当我在第一次礼拜的确切时间，我们的旅店即使离得很远，还是能清楚地听到这种鼓声。穆斯林世界 的其它地方是通过叫拜者站在尖塔上大声宣告礼拜开始，在这里就是以这鼓声来取代。（后来，他了解到这是 用来补充叫拜者的召唤声。）

　　北大年︰我们计划星期天花整天时间在北大年，我们拜访了一些我们手头上有名字的人，其中一位是个 韩国人，他是一位年老的基督徒医生，在那里已经生活了很多年。另一个人是一位牙医，他的妻子是别处长老 会的一名成员。我们还拜访了一位巴基斯坦医生，他非常赞成新教的信仰，但他的妻子却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 。他非常乐意提供他的药店让我们在星期天作礼拜用。这样，作为我们泰语翻译的富克先生、英国人劳里伍德 、还有一个巴基斯坦人、一个韩国人、一个来自于湖北的中国人、加上我这个美国人，我们进行了一次既简单 又独特的礼拜，这里有六个大人和四个小孩，分别代表六个国籍。富克先生用泰语讲道；祷告是用国语；福音 录音带是以国语、泰语和乌都语三种语言分别播放；而我们则用英语唱赞美诗。我们有一个机会跟这个地区登 记穆斯林的户籍员交谈，他是这个小区的重要人物，他计算过单单在这个省就有二百五十座清真寺。

　　那拉提瓦︰伊斯兰在这个省的影响力已相当明显，学校都在每周的星期五休息而不是在星期天。曾牧 师和其他几个来自中国福建的基督徒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们都非常渴慕聆听神的道。曾牧师是一位热心的老年 人，曾经是沙敦（ Satun ） 省一个小教会的牧师，现在他尽力关顾那拉提瓦的华裔基督徒。

　　那拉提瓦的清真寺特别值得一提。在这带一般的清真寺都很简单朴素，但这一座大大超过我们以前所 见到的。它有现代化的学校和能干的职员。经过相当的沟通之后，那座清真寺的伊玛目同意带我们四处参观。 他起初不愿带我们到正殿里面，但我们说要跟他和他的两个朋友照张像之后，这一招马上凑效，我们把拖鞋放 在门外，被引到了里面。

　　我们同意攀登那座尖塔，但我们当初要是借口不上去就好了。因为那似乎永无尽头的螺旋形楼梯只有一 个脚步宽，阶梯踏脚的是两根平行的横木条，相隔二点五英寸，又薄又圆就像梯子的横档一样。那位伊玛目的 脚走惯了，即使这样，他在到达顶上之前也呻吟过一两次，但我们只能够笑嘻嘻地忍受。经过这次考验之后， 我们给了伊玛目一本马来文的福音书作为告别礼物，向他道别。

　　我们有两次机会走访了一个很大的马来渔村，他们的房子聚落在一大片棕榈树林下，或者沿海岸而建。 村子里很少居民懂泰语，他们普遍使用的语言是马来语。他们完全听得懂我在村庄里学过的几句马来语。其中 有一群男孩的名字，是用我在中国西北所熟悉的惯常阿拉伯名字。我还发现有几个人自认对古兰经经文认识不 浅。当我起头读一节经文，他们就可以接下去用阿拉伯语把经文读完，表明自己精通古兰经的那些部份。

　　23日，我们乘车离开省会前往马来人的边陲地区，在那里没有发现任何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这里跟 泰国南部的其它地方一样，有大量的机会、有很多空间进行各种宣教的工作，但这里却没有工人、没有见证人！

　　下午的时份一场倾盆大雨突然来袭，我们只好躲在一家大商店的屋檐下避雨。我们俩这时拿出泰语和马 来语的词汇书来复习。

　　宋卡和沙敦︰一位友善的马来老人坐上我们的公共汽车，我开始与他交谈，想跟他攀谈起来，但我的 「弹药」 很快就用尽了。并不是由于我无法问他更多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不明白他问我的所有问题。我们继续 前行，经过看起来似乎全是马来人聚居的乡村。大片的稻田越来越富饶，当我们越驶近更大型、人口更密集的 省会城市沙敦时，路边的乡村更呈现出一片富饶的景象。这里大部份的马来人泰语比马来语讲得更流利，而在 其他省份只有少数的马来人会讲泰语。

　　建议︰某些地区需要懂泰语的工人，而其它地区需要懂马来语的工人。虽然有些地方提供了很好的药店 和小型诊所，那些对人们有爱心、并且关心他们属灵需要的人，还是可以进行简单的医疗工作。每周的集市是接 触马来人的最好机会。可能还需要印刷一些特别的数据，这些印刷品在较大城镇中马来人的阅览室里也许能够发 挥作用。

　　应该起首作工的中心显然就是也拉、北大年和那拉提瓦。也拉是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因为它临近一些大 型的市镇，那里有许多马来人，并且它还是一个铁路枢纽。次重要的就是北大年和那拉提瓦，因为它们是马来人 的集中地。未来如果有足够的支持人员到来的话，也可以考虑安排一些工人在沙敦省接触马来人。

　　眼看到急需开一个头，现在等着进入泰国穆斯林当中的工场事奉小队应该尽快进来。如果我们的队伍没 有进来，其他人就会进来，邪教正在尝试开始工作。泰国政府没有限制在泰国边境的马来人当中的福音工作，这 本身就是要及早进入的理由。

　　哈里斯想起马来半岛上三百万马来人被严酷的法律剥夺了他们听闻福音的自由，觉得忧心忡忡。理论上 说，马来的宪法给予人们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每一州都有它自己的法律，它们禁止任何人劝当中的穆斯林改信 其它宗教。虽然穆斯林的领袖可以向他们的人民任意误述基督教的信仰，但基督徒却没有自由用真理回应。他 们普遍持有的观念，比方说认为基督徒相信三位神 - 天父、圣子、和马里亚 - 在马来半岛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

　　在泰国南部，居住着同一种族近五十万的马来人，却有向他们传道的绝对自由，这是有利于在那里开展 工作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因着神的旨意，马来半岛东西海岸之间有一座大山形成的天然屏障，这就迫使连接 这两地的铁路要贯穿泰国，这样一来，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坐一天的火车经过泰国南部时，就有可能接触到福音 。

　　乔治哈里斯回曼谷之前，和他的同伴走访了宋卡的清真寺，他问那里的伊玛目是否可以向他推荐一个 能够指导他学习马来语的人。这位伊玛目乐意地带他去见一个叫穆罕默德戴维（ Muhammad David ） 的年轻人 ，那人的英语说得和马来语一样的好，他答应哈里斯下次若再来宋卡，就教他马来语。

　　哈里斯在曼谷等待内地会总部指示的同时，拼命地自学马来语，并尝试接触城里的穆斯林。阿瑟格拉瑟 （ Arthur Glasser ） 博士对于哈里斯高度关心福音传给穆斯林的事印象深刻。格拉瑟博士回忆说，在泰国 中部内陆一个佛教徒群集的小镇上，哈里斯突然指着一个在远处的沟渠边洗漱的人说︰

　　「那里有个穆斯林，我要过去看看。」

　　在这个地方会有穆斯林？不可置信！但后来证明哈里斯没说错，他跟那人友好地交谈起来，并聊到了耶 稣基督。

　　他问哈里斯： 「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穆斯林？」

　　哈里斯回答： 「噢，我只是注意到他在洗下臂的时候用了一种宗教礼仪的动作」 。一双敏锐、具有洞 察力的眼睛，让他抓住了这个重要的细节；一颗热心让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又一个穆斯林听到了福音！

　　差会一作出进驻泰南的决定，就有四个从前在中国服事的工人来到也拉，他们是伍德夫妇、桃禾希詹普 （ Dorothy Jupp ） 小姐、和桃瑞丝布里斯科（ Doris Briscoe ） 小姐，而那时哈里斯在宋卡租了一栋房 子。同时，威妮弗蕾德在美国加州也正在学习爪威字母写的马来语，她与哈里斯保持着书信往来。他在给妻子 的信中写道：「我知道你多么渴望掌握爪威字母的符号，我为其他宣教士准备的任何课程都会寄给你。」

　　乔治与威妮弗蕾德分开十个月之后，于1953年3月28日在曼谷火车站再度重逢。他们花了三个月时间在曼 谷参加了简单的短期泰语 「速成」 班。但培训时间太短，那奇怪的音调太难掌握，所以他们至多只学会几十个 泰语词汇！哈里斯回到宋卡，感到如释重负，在那里继续学习马来语。对他来说，马来语跟阿拉伯语一样引人入 胜，十分有趣。

　　桃瑞丝布里斯科在哈里斯夫妇家的那些日子，道出了他们有趣的生活侧面。他们彼此恩爱的感情令她印象 深刻。由于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们经常手拉着手坐在卧室里，对于再次走在一起感到欢天喜地。他们对于很快 就要「退休」 （这可是乔治哈里斯讨厌的字眼） ，能一起留在泰国，也感到非常满足。 「老迦勒」 和 「迦勒 夫人」 进来占据了他们的 「山头」 ，很高兴能再度受命 - 那时他们已是六十四岁高龄了！

## [在斗牛场旁边](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n.html)

泰南北大年每周一次的斗牛比赛为传福音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斗牛场就在差会房子的后面，外面人 潮滚滚，看着这些牯牛斗得难舍难分，令人群骚动不已！经常有一群群的马来人逛进了哈里斯家的会客室里。

　　有一天，一个打着赤脚的马来小男孩沿街走来，自豪地牵着一头炯炯有神的牯牛 - 全身结实无比，嘴里在 怒吼着，鼻子里呼出大气。片刻间，人们用老练的眼光打量着这位新的「选手」 。牛的后面跟着一伙从乡下来的 马来男人，确信他们的 「参赛者」 将会赢得比赛。

　　当外面的人正在下赌注的时候，会客室里面混杂的人群对墙上一系列的图片感到兴趣。这些图片描绘的是 基督从诞生到升天的生平，特别强调祂的死和复活。也许他们也很好奇地想见识这两位在几个月以来、一直试图 用结结巴巴的马来语向人们解释图片意义的白皮肤老夫妇。

　　突然，人群中有一个人走上前台，站在哈里斯旁边，面向人群。当那个人在见证自己相信基督时，全场的 穆斯林默然聆听。哈里斯并不完全理解他所说的话，但他领会它的大意，人们开始低声地议论起来：「真正的马 来人没有人敢公开承认基督是神！」

　　群众用锐利的眼光看着他，似乎在质问他： 「他是否真正的马来人？他是否一个穿成马来人模样的华人 或者泰国人？」 但当有人问他︰ 「陌生人，你叫甚么名字？」 这个神秘人物说出他地道的马来名字时，人们才 完全释疑。

　　就在那时，洪亮的锣声响了起来。

　　「斗牛开始啦！」

　　顷刻间，会客室空无一人了。兴奋的人群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斗牛场上，那里早已是一片喧闹了。粗壮 的牛头撞击在一起时，发出刺耳的撞击声。这时，尘土飞扬，牛的怒吼声，人的狂呼声弥漫着整个空气。

　　乔治经常指出斗牛与他们已经进入的这场属灵大战的相似之处︰ 「真正的战斗不是这种喧嚣的娱乐，而 是几百年来就存在的斗争，在泰南才刚刚开始第一次小争战。在会客室那紧张的时刻自然成了黑暗对生命之光的 战场；穆斯林的教条刺向真理，撒但在攻击耶稣基督。」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找那位敢宣告自己相信基督的马来人。在这特别的时刻，神显然就是差他去向 他的马来同胞作那样的见证。

　　哈里斯夫妇是在1954年1月份来到北大年的。他们唯一能租到的房子，离市中心相当的远，但因为住在斗 牛场旁边，他们在那里的消息就广而传开了。会客室开放几个星期以来，来访的客人络绎不绝。除了特别紧急的 事情之外，哈里斯夫妇都离不开那房子。他们意识到整天都被人用双眼盯着，别人透过门缝、窗子、甚至墙上的 孔节窥视他们！他们在楼上的时候，有人就从附近的院子注视他们。但人们还是很友善的，而哈里斯夫妇决定不 让自己封闭起来。缺乏隐私、加上语言学习上的障碍和热带炎热的天气，简直就要了他们的老命。而他们的同工 们对他们在泰国第一阶段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大为惊讶。

　　经常来会客室的其中一位访客，是当地清真寺的一位老师，他会直接了当地提出问题，并且认真地寻求真 理。这位老师和他的一些朋友都想阅读圣经，但哈里斯只能提供马来文的新约圣经，因为马来文的旧约圣经已经 绝版了。他就借给他们阿拉伯文的圣经和印度尼西亚文的旧约，但这两种语言都不是他们的母语。很明显，非常需要重 印马来文的旧约圣经。

　　大概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整本圣经是由早期差派往马来半岛的卫理会宣教士希勒别 （ W. G. Shellabear ） 翻译成马来文的。但这个版本已经停印了三十年。劳里伍德写信给马来圣经公会的伊恩莫里森（ Ian Morri son ） 先生要求重印旧约圣经，得知原来的印板已经丢失了，唯一找到的一本也被虫蛀得所余无几了，没办法 再拍照印刷。

　　就在这个绝境中，一本马来版的旧约圣经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出现了！新加坡的马特芬利 （ Matt Finlay ） 先生正在一个华人教会讲道的时候，他的手在诵经台下摸到一本大大的书。礼拜完之后，他将书从里面拿出 来，发现它竟是一本保存完好的爪威字马来文旧约圣经，它藏在里面已经许多年，居然没有被注意到。

　　它怎么会在那里面确实是个谜，因为教会从没有接触过马来人，即使是年纪最大的长者，也不认识衬页 中所记的那位华裔拥有者。并且它又怎么逃过了嗜食纸的蠹虫和蟑螂的「洗劫」 呢？

　　芬利先生通知了莫里森先生，莫里森先生认为这本书保存得这么完好，简直是神迹。1954年6月的时候， 这本宝贵的书送到了在伦敦的英国圣经公会。在那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对一千五百页的每一页进行拍照，然后 制成胶印平板，花了多个月的时间。直到1956年1月，这本再版的旧约圣经才面世。

　　现在有了完整的圣经，为他们作见证打开了新的范围，哈里斯感到兴奋无比。第一批书运达后不久，他 就写信给参加1956年宣教工场大会中的宣教士，鼓励他们在分发给清真寺和阿拉伯文的神学院的过程中，有战略 性地使用这本马来文圣经。在哈里斯夫妇回家度安息年的路上，他们记述了下面的话︰

　　这真是期待已久的一天，我们现在要响应挑战了。以往我们只有一捆小册子，但现在终于有了旧约和新 约圣经给我们的马来朋友读了。

　　以前的爪威字的圣经是如何分发出去 - 因为它已经绝版很久了 - 也许只有在圣经公会封尘的档案中才 能够找到答案。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发掘出各种方式和途径，把这些拥有生命和能力的书介绍给在 各处能够找到的马来读者 - 不管是在柬埔寨、大城及其郊外、曼谷、沿着宋卡北部泻湖的布吉，还是泰南五省 、槟榔屿、马来亚联邦、新加坡或者印度尼西亚 - 所有马来外围可以找到的读者。

　　今天，很少马来人意识到这些书的价值，它们能带来心灵上的平安和喜乐。马来种族，就像他们自夸的 那样，是真实的穆斯林。那么给他们介绍圣经，就像邀请「地球上最骄傲的人 （穆斯林） 去接受他所憎恨、或 者至少是恐惧的东西 （圣经） ，而邀请的人是他所鄙视的人 （基督徒） 。」 我们的使命有点像杰里迈亚，神 吩咐他去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栽植、建立。我们的任务是甚么呢？是去拔除穆斯林对圣经和基督教信 仰的各种误会和曲解。我们的任务是拆毁穆斯林的要塞 …

　　如果想让圣经能被每一个角落的马来读者所认识，就需要把这些书籍展示在战略中心或者将它们委托给 关键的人物。可以直接以礼物的形式送给清真寺、大学、图书馆和有影响力的领袖，我们要尽快找到那些乐意 接受它们的人。

　　但是说到这点，又让我们想到了之前的一些事情，我们要回头看看在北大年早期的日子。一个宣教工场 出版物的委员会成立了，成员们开始思索出版那种能够吸引穆斯林的小册子。哈里斯提议头三份小册子，应该 包含精心挑选的一些经文，叙述基督所行的神迹，并且建议一些在古兰经中提到的神迹 - 如耶稣治好天生瞎眼 的人、患麻风病的人，和让死人复活 - 被包括在内。古兰经以为婴孩时期的耶稣就自称过： 「我将医治天然 盲，大麻疯；我还将使死者复活。」

　　他所设计的这些小册子，还包括了在封面上显示这节古兰经经文的阿拉伯文，他确信这样的标题将会立 即引起穆斯林读者的注意。

　　无论有没有古兰经经文，穆斯林印刷商都不会承接这项业务。他们没一个人肯承担印刷基督教出版物的 责任。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手绘的 「原稿」 ，再拍照复制了。所以乔治的笔又再开始工作了。阿拉伯字母的 用法和在中国时一样，只是在句子的上下没有列出元音符号。艺术工作完成了，就把这些初稿送到香港拍照， 再由基督教见证出版社（ Christian Witness Press ） 印刷。

　　接下来出版了许多其它主题的数据，他后期最得意的作品，就是为一套小册子撰写的八份原稿，这些小 册子是为伦敦圣经印赠会所写。他在画板上辛苦了几个月的时间，宣教工场的文字委员会也对这些原稿校对了 好几次。在完成了最后的修饰之后，他和威妮弗蕾德登上了度安息年的轮船，他们都轻松地叹了一口气。当他 们的船短暂停靠香港的时候，稿件被寄到伦敦。

　　哈里斯夫妇到达加州家中之后不久，收到了一封圣经印赠会的来信。哈里斯兴奋地打开信，希望看到拍 照和印刷都进展顺利的消息。

　　威妮弗蕾德站在旁边，焦急地等着看信。

　　乔治惊叫： 「噢，不！发生了一场大火。」

　　他大声读出︰ 「 … 我要告诉你不幸的消息，就是你认真准备的那些马来文原稿肯定几乎全都烧毁了 。整个翻译部正处于大火的中心。我知道这对你和你在泰南的同工们来说，会感到多么的失望。我想请求你是 否可以再重新准备一套原稿？」

　　哈里斯马上出去买画笔和纸张，重新开始这项任务。新绘的每一页都要寄到泰南的文字委员会去审阅 ，有部份在定稿之前要三次飞越太平洋。对于这种拍照式的复印，每一笔划都力求完美。当全部完成的时候， 哈里斯为着那次 「火的试炼」 而感恩，因为他觉得第二份稿比第一份稿有相当的改进。

　　乔治哈里斯不仅拥有理论家、还拥有实干家的杰出特质。如果他给你的印象就是局限于他的学习和百 大年的会客室，那你就错了。他在整个泰南地区可谓家喻户晓，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白皮肤的老人在市场、 咖啡店、还有公共汽车和火车上分发着基督教的印刷资料和传道。

　　他喜欢乘火车旅行，因为他发现火车为他提供了与穆斯林交谈的理想机会。每一节车厢上都有许多来 自马来半岛的穆斯林。在列车上，哈里斯可以完全自由地作见证，与他们谈论基督或者给他们印刷数据；但如 果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他这样做就有可能被关进监牢。宣教士通常都是乘坐二等车厢，因为他们有「神职 人员通行证」 ，使车费异常的便宜。三等车厢很拥挤也不好受，但哈里斯却选择坐三等舱，因为那里提供了 更多向马来人作见证的机会。他很少不抓住整个旅程作为作见证的机会，正如下面这段典型的文章所描述的︰

　　公共汽车进到合艾 （ Haadyai ） 火车站的时候，我要乘的那班火车刚刚要起动了。来不及买票了， 我冲向离我最近的三等车厢，迅速地登了上去。我要是早点到达，就有可能想去买二等票，这样就会失去这天 的特别机会。

　　里面没有空位了，我只好和其他人一样站在过道上。我大略地看了一下周围的人，发现他们大部份是 马来人和华人，还有少数印度人和泰国人。我跟一些华人用华语聊了一会，并发给他们小册子，这些马来人很 快也开始索取小册子。

　　我开始接触的是五个马来人，其中有两位是从马来半岛的霹雳州 （ Perak ） 到北大年的乘客。进行 了初步的交谈之后，我问他们要不要看看一些基督教圣经的小册子。我从每部福音书中各选出一本，再加上一 本使徒行传，送给他们每人一套，他们从没见过这些东西，很高兴地接过这些书。他们读了很多章节，在他们 中间进行讨论，直到在谷坡（ Kok Pho ） 下车为止。

　　火车到了也拉的时候，就有空位了。我余下的旅程有位置坐了。一位矮胖的采橡胶马来人坐在我旁边， 开始仔细阅读一张爪威文的报纸。当他发现我是一个美国人时，就开始展现他理解新闻的才能，到处读着有关 美国的新闻。当他发现我有一些马来文的书籍和小册子时，就将报纸放在一边。

　　我问他： 「你是一个穆斯林吗？」

　　他回答说： 「当然是，因为我是马来人。」

　　然后我拿出一些小册子和印刷数据，试图让他感到兴趣。

　　他说： 「不，谢谢，我家里有了古兰经，里面包含了所有我需要知道的东西。」

　　我拿出了一本创世记和一本福音书给他看，但他重申，在这些书里面真主要他知道的任何东西都包括在 古兰经里面了。

　　我继续说： 「我很高兴遇到你这位有教养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在你们的古兰经中有关福音的一些事 物呢？」

　　他想逃避这个请求，于是我说，我对他的古兰经有一定的了解，但在里面，我找不到它引用任何福音 书中的话。事实上，我发现基督的死 - 福音书的中心 - 被否认了。他还是不肯读那些小册子，我又告诉他， 他的固执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并问他是否想听。他点头表示愿意。于是我跟他讲起了伊索寓言中狼和羊的故 事 - 一条狼决心要吃一只羊，但狼还想假装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羊证明了狼想吃牠的理由并不合理，但狼 无论如何还是扑过去抓住了羊，不管有没有道理。狼说︰「你休想说服我不让我吃你。」 那个采橡胶的人和 围在他周围的人群马上明白了寓言的要点。他终于让步了，接过一本以救赎之路为主题的小册子。我肯定他在 穆斯林的经文中找不到这些主题。

　　在听众当中，有一个年轻人邀我过去跟他坐一起。在前往丹绒 Mat （ Tanjong Mat ） 的一路上，我 们一起研究了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的许多章节。这位年轻人提出一些聪明的问题，表明了他准备接受基督教的 信息。

　　后来，车厢里的一群印度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有几个人是来自巴基斯坦。有一个人是帕坦人，他说祖先 是孟买人 （他称为 Mumbi ） 。我只能用马来语跟他们交谈。其中有一个人只会阅读古加拉提语（ Gujarati ） 。 （这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语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种语言，我身边必须有这种语言的小册子。我持续地需要 有乌都语和穆斯林旁遮普语的小册子。） 有一个人尽力藏在 「全足的古兰经」 背后，试图避免听到福音。 但是当我说到基督即将再临并要做全世界的王时，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我指出︰ 「既然 『耶稣时代』 没有结束，所有人类都有责任留意并相信耶稣是救赎主。」

　　穆斯林认为，没有一位大先知会在另一位先知已经出现的有生之年 （ 「时代」 ） 来临。哈里斯经 常提出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按照你们的自己的信仰，如果耶稣仍然活着，那么今天仍然是 『耶稣时代』 。如果耶稣仍然活着 ，另一位先知 （穆罕默德） 又怎么可能出现呢？」他们对于此似乎永远找不到合适的答案。

　　哈里斯还会加上一句︰ 「事实上，祂已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并活到永远。祂的 「时代」 永远没有 尽头。」

　　哈里斯偶尔会坐二等车厢，就有机会遇到一些受过更多教育的穆斯林，有时还是穆斯林的重要领袖。

　　当我正要登上火车的时候，一位华裔的商人从车窗打手势表示要帮我把行李提到车上。所以神甚至在指 引我该上哪节车厢。上车之后，我高兴地发现他来自槟城，他开始用汉语和我交谈起来。他想知道我为甚么要 旅行，我就从我的提包里拿出几捆小册子，放在我旁边的位置上，解释我是在利用机会接近人们，领他们归向 主。于是他就问︰

　　「你打算怎样让马来的穆斯林理解福音呢？」

　　就在这时，一个马来年轻人从邻近的一个车厢走过来，当他停下来打招呼的时候，我邀请他坐在我们 对面。我们转而用马来语交谈了。他曾在曼谷读过书，也接触过正统的基督教。我拿出我的马来文新约圣经， 并回答他从经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解答他为何必须相信基督为个人的救主，而不仅仅是一位先知。

　　在从我包里拿出新约圣经的时候，我先把放在小册子旁边的爪威字母旧约圣经取下。对面过道上的一 个年轻马来人看到了它，就问我能不能借他看几分钟。过了一会儿，一位穿着整齐、戴着头巾的老师从过道上 走过来并惊讶地停下脚步。他不是别人，正是阿卜杜加尼（ Abdul Ghani ） ，当地伊斯兰学校最有地位的老 师之一！他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穿越过道，坐了下来，并叫他的马来仆人回到另一节车厢把他位置上的东西拿 过来。我们是用马来语交谈，还夹杂着大量的阿拉伯用语。他拥有阿拉伯文、马来文、英文、可能还有泰文的 圣经，但他不会顺从于他所认识的真理。

　　过了一会儿，阿卜杜加尼的仆人挑选了一些小册子，并读了起来，他的老师一边听，一边拼命地在他 将要用来讲话的笔记本上草草记下。同时，那个曼谷学生已经走回前面他自己的那节车厢，走的时候拿了各种 小册子作进一步的阅读。当那位年轻人路过的时候，看见我有空，就要我帮他寻找关于三位一体的明确经文。 他从创世记开始孜孜不倦地读到了洪水这一章。我们翻开申命记6︰4，把它与马可福音12︰29中耶稣对文士的 话「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作比较。我们很快就要解决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奥秘关系。然后我从经文中 向他表明，有多少穆斯林因为误解这个真理，而错过了借着基督得救赎的唯一道路。

　　讲到这点的时候，我注意到那位老师已经合起他的书，把他的笔记本放在一边，把他的一只脚转到过道 上，竖起双耳聆听着。然而，他一声不吭，因为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在听。在这过程中，那个华裔代理商表现 出的兴趣最强烈。

　　当我快要到站下车时，阿卜杜拿出笔，快速地用阿拉伯文给我写出了他所认为圣经已经腐化的三个理由 。我送给他一本马来文的小册子 Cherita Yang Sempurna （完美的故事） 作为告别礼物，当我离开车厢的时 候，发现他正在专心地读着它。

　　华裔商人握着我的手，对我说︰ 「我上了重要的一堂课，你已经解答了我的问题。」

　　在北大年，穆斯林的老师们开始意识到宣教士的教导是很危险的。旧约和新约圣经的出现特别使他们感 到恐慌。有故事流传说，读了基督教圣经的马来人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他的言语会永久性地由马来语变成英语 ，马来读者可能会不可思义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被迫成为基督徒，甚至会突然失明！这些谣言只会增加人们的好 奇心，想知道我们的书里面到底藏着甚么东西，让老师们如此的恐慌。

　　但是宗教领袖们偶然发现一个可以有效地扼杀人们对圣经萌生兴趣的策略。他们到处传话说︰如果基督 徒给你们书，就接下它们。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大致翻阅一下，但最好是毁了它们，因为它们是叫你败坏的，对 穆斯林是危险的。如果他们要索价，就算是象征性的价钱，就拒绝他们。来自首领们的压力禁止人们询问，他 们的兴趣就开始消退了。阿訇们还怂恿哈里斯家的邻居尽量让他们没好日子过。

　　乔治在1955年12月份的千万人的灵魂 （The Millions） 中写了一篇文章，前面编辑的评论写出了哈里 斯对于这些骚扰的反应︰ 「他们用尽了想得到的方式来给哈里斯夫妇制造小麻烦，无非是希望说服他们离开 北大年。他们对这些骚扰行为的响应是，在他们原先的前提下再留多两年！」

　　这篇文章继续叙述了在会客室发生的一些事情︰

　　有一个年轻的男学生，跟两个同伴，坐在我们的会客室，无动于衷地听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亡和 复活的故事。他在幼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定型在伊斯兰的模式中。他也鹦鹉学舌样般厚着脸皮重复老师教导过的 东西；他说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事实的，包含这些事情的圣经是虚假的，是另一个人代替了耶稣死在了十字架 上。

　　某个清真寺的校长偶尔会顺道拜访一下，谈谈话。几天后，他走进我们的会客室，正面观看我们最近 挂上去的一系列图片。凝视着那幅耶稣复活后向祂十个门徒显现的画，他二话没说︰同样的钉子印，同样的 人 - 死了又活着！当他稍息转向黑板时，开始阅读我在上面写的字 - 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他没有否认 ，只是提出了一个合理的问题︰

　　「耶稣为何在一瞬间称神为他的父，接着又称祂为主呢？」

　　用圣经中的两三句经文就可以解答这个问题。这个人买了一本阿拉伯文圣经和马来文新约圣经。

　　经常有一群一群的人来到会客室里辩论，但这些辩论有其价值。必须以和好的语气回答他们，否则他 们就会产生恶意，而哈里斯能够巧妙地将一场辩论转变为一次见证。1956年1月的千万人的灵魂上刊登了一个 相当风趣的事例︰

　　一个中年男子戴着一串念珠，喃喃地赞美安拉，走进我们的会客厅。他是去参加一位马来著名人士葬 礼的群众的其中一位，他们正好路过这里，他被我们墙上贴的福音海报吸引住了，就走进来坐下了；其他人看 到他进来，也跟着进来，总共约有十二个人左右。耶稣活在天上的话题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力，因为穆斯林相信 祂现在位于诸天中较低层的天上，等待再次回到地上。他们预期祂再临时成为伊斯兰的复兴者，并且掌权作全 世界之王，然后死去，埋葬又复活 - 当然，是在穆罕默德复活之后！

　　当我找机会向他们解释这一系列的海报，说明耶稣基督现在正在天上，已经死过，并且从死里复活了 ，还有祂永远都是活着的，作我们生命的救主。他们对此感到震惊。

　　针对这一点，一位身材魁梧的伊玛目想挑起一场辩论，于是问我是怎样看待伊斯兰和古兰经。我回答说 ，我们不是穆斯林，但想在这里教导基督徒的圣经，这是每个穆斯林都应该相信的（根据他们自己先知的吩咐 ） 。

　　另一个男人问︰ 「所以基督徒敬拜耶稣！」 他说这话是意味着耶稣只是一个人类的先知，把祂当作神 来敬拜是亵渎神的事。我回答说，我们有权力敬拜耶稣基督，不是因为祂是马里亚的儿子，而是因为祂是来自 神永生的道（话） 。

　　这一小群人等着那位粗壮的伊玛目发起进一步的猛烈攻击。那个数着念珠的人更加专注地喃喃赞美安拉 。但伊玛目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当他抓住我的手表示要告别时，所有人都开始起身了。他们成群结队地 走了出去，继续前去参加那位死者的葬礼。

　　是的，反对势力在增长，但现在位于北大年对面的塞布瑞镇 （ Saiburi ） ，一种抵御的力量正在发 挥作用。海外基督使团的一组医生护士队伍在塞布瑞开了一家基督教诊所，其根本的目的是要给整个泰南地区 成千上万的病人带来福音，但也是为了要减轻基督徒美好的工作的服事引起的敌对。这家诊所很快受到广泛的 欢迎，而兴建拥有十七个床位及良好设备的医院的计划也在进展中。

　　泰南宣教队伍正在建立。在其他人正进到泰族和汉族等少数民族当中作工的时候，医生、护士、和在萌 芽阶段中向穆斯林传福音的工人也响应呼吁。乔治哈里斯的梦想正在实现。

## [我认识乔治哈里斯](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o.html)

一阵来自暹罗湾 （ Gulf of Siam ） 的强烈海风把棕榈树吹得摇摇晃晃，树下有用柚木 建筑的高脚小屋。乔治哈里斯跨了几个大步来到他的书桌前，用一个重物把桌上一大捆被窗外的 风吹动的书籍刊物上压住。书页中都夹满了用密密麻麻的马来文、英文和阿拉伯文所书写的便条 。然后我们继续谈话，等着哈里斯夫人将午餐完全准备好。

　　我被这位首次见面的伟大老先生深深打动。他七十岁了，高高的个子，略微有些驼背。 他的头上围绕着一小束环状的灰色头发。当他的说话时候眼定晴地看着我，透过他的金边眼镜， 可以看出他的眼睛随着年岁的增长，变得不再那么炯炯有神。他粉红色的脸颊和纯朴坦率的举止 表现出年轻人的天真烂漫，所以他那洪亮浑厚的声音又让我感到惊讶。

　　在我加入泰南的宣教队伍之前，就已经听说过乔治哈里斯，并视他为穆斯林福音事工方面 其中一位最有权威的人士。我趁着这个机会请求他，想在他门下学习伊斯兰方面的东西。哈里斯 乐意为我制定一套学习方案，并很快安排我每隔一个星期去他家密集地学习两天。从1958年5月 份开始，哈里斯夫妇就搬到了塞布瑞（ Saiburi ） 诊所附近居住，在那里的医生可以紧密地检 查他们的健康状况。

　　我们走进他的书房，书架上看来非同寻常的一些书籍引起了我的注意，也成了我们交谈的 话题。许多书的封面已经褪色，还发了霉。他取了一本皮面的古老古兰经下来，他说这是许多年 前一位朋友在上海的一家旧书店里看到的，就为他买了下来。它可能是从喀什葛尔一所清真寺的 古物收藏室里面偷出来的，里面的阿拉伯字体具有明显的中亚突厥语书法的特色。他告诉我说， 有人愿意花很大笔钱要买这本书，但他不会把它卖掉。

　　他从书架上其它六本古兰经或者翻译本中，把他常用的 – 阿拉伯的保罗哈里逊 （ Paul Harrison ） 博士在中东为他买的 – 古兰经取下。他还给我看赖斯（ W. A. Rice ） 写的 《 二十世纪的十字军》 （ Crusaders of the 20th Century ） ，这本书是他多年来在穆斯林事 工上的亲密「战友」 。他小心地打开一本散开的小书，说它是除圣经之外，对他最重要的一本 书 – 就是那本揭示出阿拉伯书法的秘诀的书。他抽出普凡达 （ Pfander ） 的 《权衡真理》 （ Balance of Truth ） 一书，摇了一下头，叹息道︰ 「今天在泰南，还得面对普凡达一百 二十四年前反驳伊斯兰针对基督教的那些老生长谈的论点，可见伊斯兰并没有多少改变。」

　　我的眼睛匆匆掠过中文和马来文标题的书籍，注意到一本希伯来文的圣经和一本希腊文的 新约圣经。他说，他从来没有正式地学习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只是自学两者到足以应付工作需 要的程度。当我提出要看看他自己写的那本书 – 《怎样引领穆斯林归向基督》 ，他说自己手头 上连一本也没有，而且相当一段时期之内都没有。

　　接着一本乌都语的语法书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噢，那本！当我们意识到中国的大门 正在关闭时，我想我可能会去巴基斯坦或者印度，所以我开始学点乌都语。当很多宣教士困在我 们在西宁的宣教站，等待出境的批准时，我就教他们自己学到的一点东西，使我们过得很充实。 」

　　因为相对的陌生所产生的拘束感渐渐地消失了。 「哈里斯先生」 因着我对他的藏书感 到兴趣而感到愉快。他走到他的书桌边，拾起一本用爪威字母书写的马来文书籍。他脸上带有几 分得意的神情说︰「这本书是一个非凡的发现。」 一年前，他在北大年的一家穆斯林书店，无 意中发现了这本书。他说，这本书是一套丛书中的其中一本，它的总称是 《先知编年史》。这 种书是从来没有打算给我们看的，因为马来人把爪威字母视为他们奥秘的书法，是外国人永远都 不会操心去学的，他们会满足于罗马化的马来文。他轻轻地把书放到桌上，继续说道︰

　　「今天早上，你有没有注意到路边那些穆斯林宗教学校呢？老师们住在像大谷仓的高脚屋 建筑群中心，他们就在屋里授课。整齐地围绕在大房子旁边的聂帕榈小屋就是学生们住的地方。 这些年轻人在那里学习，将来会成为伊玛目和清真寺的老师。《先知编年史》 就是他们要学的一 门课程。这本书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穆斯林对于基督生平的解释，也给了伊斯兰在与基 督教之间起冲突之处的回答。我相信这些书是译自阿拉伯文，所以它们不仅是马来半岛穆斯林学 者所持有的独特观点，也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传统概念。」

　　哈里斯显然喜欢找到对象分享这些事情。

　　他说︰ 「我们该出去，洗手吃饭了」 ，就朝门边走去。但他后来又回头捡起被风吹动的 那迭便条。

　　「让你看看这个 … 」 。他迫不及待地让我观看及快速地阅读他自己从那本编年史翻译 成英文的几个句子︰

　　「 『神最初降临到耶稣身上的福音书只有一本』 – 这听起来真古怪，对不对？背后的 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的福音书，是神启示给耶稣的一本书，就像穆罕默德得着古兰经的启 示一样。」

　　他接着读道︰ 「『 … 但跟随耶稣的人却丢失了原本的福音书，故开始编写他们自己的 福音书，叙述耶稣的故事和记录祂的言行。这些内容背离了原本的福音书。除了那四本着名的福 音书外，许多其他的门徒也编写了他们自己的福音书。』」

　　他不禁看到他们理论诙谐的一面。 「你看这话！ 『保罗编辑了一本福音书 … 提摩太 写了两本 … 加拉太在他的福音书中说 … 』 」

　　「哈里斯先生」 读着这些被认为伪造的福音书的 「作者」 名单，还引述他们书中的一 些奇怪言词，开始笑了起来。书中引用了根据罗马书、帖撒罗尼迦书、哥林多书和其它的一些福 音书– 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耶稣的 「门徒」 ，像追赶潮流般地创作 「耶稣的福音书」 。

　　在列举了十几位这些所谓的作者之后，他们下的结论让我感到惊讶︰ 「 『 证据清楚地 证明了耶稣只带了一本福音书给他的门徒，但他们把福音书的数量增加到近百本。』 」

　　我们都捧腹大笑起来， 「哈里斯先生」 说我 「还有些东西没看过」 。他翻过几页，上 面说现存最可靠的福音书就是 「巴拿巴福音」 。书中声称，那个巴拿巴是耶稣最亲密的门徒， 他的名字代替了多马出现在十二个门徒的名单上，多马消失了。当耶稣从天使加百列那里得着第 一个启示时，只有巴拿巴与耶稣和他的母亲与众不同地一同在橄榄山上。

　　「哈里斯先生」 问我说： 「麦克，你猜想一下他们为甚么去橄榄山吗？」 （我答不上 来。） 「去采摘橄榄！」

　　他和我都觉得这个结局很有趣，但他的脸色忽然间又沉了下来。 「那是伊斯兰的一幕悲 剧 – 拒绝接受圣经并渴望抓住任何似乎能够支持他们立场的谎言。这些东西本质上是可笑的， 但他们却对它很认真。」

　　哈里斯夫人呼叫我们说午饭准备好了。我们从后面走廊上的一个大陶制水缸里舀水洗手 时，他告诉我说他打算根据我在那本书中提出的问题作为研究的基础。那是神学院的学生所要向 人们展示的东西，它有助于我理解马来人的思维模式。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面，他就成功地唤起了 我学习这门课的欲望，而我渴望能够马上开始。

　　除了事实和理论以外，我还想了解这个人本身。我意识到乔治哈里斯不只是一位伊斯兰 方面的学者，而且是对穆斯林的一个见证人。他所有的学术追求都是为了装备自己，使要借着基 督归向神而在路上遇到重重障碍的人，更能够明白福音。他的小着，浓缩了他广博的知识精华， 为我提供了一个线索 – 它的题目表达了他生命的整个志向︰怎样引导穆斯林归向基督。

　　我们吃饭的时候谈得如此热切，以致饭和咖喱菜都变凉了。哈里斯夫人终于微笑地打断了 我们的谈话：

　　「乔治，别忘了吃饭！」

　　即使我们破坏了吃饭的兴致，她还是很高兴看到她的丈夫因着有了一位感兴趣的听众而 焕发出的热情。

　　接下来，每隔一个周末，我都独自随同 「哈里斯先生」 学习，这样学了几个月，直到 在宋卡举行的年度宣教工场会议召开。那里有其他人听到有关我们的伊斯兰学习讨论课，都想加 入，因此他们要求哈里斯为所有的穆斯林事奉人员准备一整年的课程。那将替代我的私人教导了 。我们当中有七个人参加了全部的课程，而另外的十三人就只是部份时间参与。我们所称为的「 伊斯兰学校」 ，是以 《先知编年史》 为基础，再加上赖斯有关接触穆斯林的方法的经典论著 – 《二十世纪的十字军》 为材。我们通常都一直处身在穆斯林当中，所以当我们每个月聚在一 起时，就会提出很多的问题和进行相关的讨论。

　　这一年，一所特别为穆斯林兴建的崭新宣教医院正在塞布瑞建造。哈里斯夫妇关切着那 里一砖一瓦的摆放建设。他们按时向他们的祷告同伴报告各方面的进展和挫折，包括招募和培训 泰国本地工作人员、购买设备、建设进度、洪水的威胁，还有一个商人想在医院门口正对面开一 家吵杂的剧院诸如此类的事情。威妮弗蕾德在一封家书中写下了医院开幕那日的情况︰

　　开幕的那一天，众人于明媚的阳光下聚集在医院门前，我们再次见证神的真实。除了泰 国人、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还有来自泰南地区的宣教士 - 甚至还有三位来自新加坡 R.A.F. 的客人 – 都看到了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但人群中也有人有无知的心思，不认识神旨意的奇妙 。当我们的州长揭开招牌的那一剎那，天突然下起一阵大雨，又很快过去了。这样的阵雨对很多 人来说都是一个吉祥的征兆，因为他们相信这表明上天的许可。对我们而言，它提醒我们神对于 祂发起的事工会降下福气的甘霖。

　　报告和赞美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因为仍然很需要祷告，而且随着工作的进展变得越来越 需要祷告。如果我们现在在就放松祷告，也许会有很多病人得到治疗，表面上会很成功，但除非 有主的赐福，不能真正成就甚么事。

　　「伊斯兰学校」 的每一堂课，威妮弗蕾德都有出席，就像那些年轻的宣教士一样兴趣盎 然。乔治变得有些健忘了，她就记录下每次需要讲解的主题和讨论的重点，这样就能够时时帮他 核对。然而在她1960年日记的中途 – 6月6日 – 日记突然中断了。她最后一次日记写的是她的 丈夫为第十二课所做的准备︰ 「乔治打出一些笔记，以供下星期上最后一课之用 … 」

　　十二天之后，乔治给他们美国的所有朋友写了一封通函︰

　　一本日记沉默时所诉说的，像它有记载时一样的多。前天的这个事实让我印象深刻，在我 一个人独自从医院返回家的路上，我发现并打开了我妻子十分诚心诚意保存的日记本。她最后一 次写日记是在6月6日。在5日和6日的日记当中，我想寻找一些她提起头痛的事情，就是她正遭受 的痛苦，却找不到记录。她写的东西都是关于别人，而非自己。这就是她的特点 …

　　威妮弗蕾德哈里斯病了几天之后，陷入了昏迷。其中一位照顾她的护士布伦达霍顿 （ Brenda Holton ） 告诉我说，在哈里斯看到他的妻子遭受病痛的紧张状态下，还表现出极大的 勇气。她陷入昏迷状态后，医生告诉他，如果他跟她说话，她可能会知道，只是无法回答。凭着 这个信念，他在威妮弗蕾德生命垂危的五天里，一直守在她身旁。他给她一遍遍地静静唱着他们 最喜欢的诗歌「住在天上永恒的爱中」 ，还用汉语唱着当年小弗洛兰斯唱过的那首歌，这首歌 在三十五年之后依然在他们的心中回荡着， 「喜乐，喜乐，相聚将是多么的喜乐。」 他读着邮 件，告诉她医院的日常事务。病房里看来喜乐洋溢。

　　晚上，他要离开她的时候，会高高兴兴地道晚安并加上一句： 「也许早晨就会好起来的 。」 当她的生命将到尽头非常痛苦之时，他对她说︰ 「亲爱的，你现在只是溜到了主和弗洛兰 斯还有沃尔特那里去。」

　　她走后，哈里斯能够得胜地记述︰ 「主回应了我们大团契的祷告，使我每次想起我离去 的爱人时都能说︰ 『尊主为大。』 她现在正享受着 『更美好』 的事物的荣耀。人的一生中总 是悲喜交杂！我妻子停止呼吸的那天晚上，有一句圣经的话临到我： 『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 便必欢呼』 （诗篇30︰5）。第二天，我体会到这句经文按照字面应验了，因为那天早上六点钟 的时候，在同一家医院，主又赐给迈伦施普林格一家另一个女婴。主带走一个又赐下另一个。」

　　1960年6月16日的那个凉爽的傍晚，一阵海风把医院隔壁的汉人墓地周围的棕榈树吹得弯 曲了起来。大约有一百五十位泰国人、马来人、汉人、和印度人，与宣教士们一同集在坟墓边。 医院的院长啰伊弗格逊（ Roy Ferguson ） 用泰语和英语主持葬礼。乔治哈里斯本人也站在那 里读马来文的圣经，并作了见证。只有主才知道他简单的话语对佛教徒、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留下 的印象有多深？「我们相信身体的复活。威妮弗蕾德将从这里复活，我们在中国死去的两个小 孩也会复活。她的灵魂已经与基督同在了，她的身体正等待着复活。」

　　在简朴的墓碑上刻着四种文字︰英文、泰文、中文、还有乔治哈里斯亲手写的马来文。 上面写着︰ 「弗洛兰斯威妮弗蕾德哈里斯，长眠于耶稣里。」

　　一个月后，我们再次聚集上 「伊斯兰学校」 最后一堂课。乔治哈里斯勇敢地坚持下去， 但他和我们所有人都喉咙梗塞，不能言语。他在安息年到来之前，还有十个多月的时间要在泰国 。他现在单枪匹马了，心里充满了一个想投入年轻宣教士生活的新计划，他期望与每一位都住上 一段时间，对他们进行工场培训和个别的指导。

　　福来得德威必士 （ Fred DeVilbiss ） 告诉我 「哈里斯先生」 在他家的情况。他发现 哈里斯有时候很早起来阅读马来文圣经和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或许在寻找前一天他们一同探访的 热心穆斯林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答案。每次他们走进咖啡店的时候，马来人就会围在他身边，当 他拿出用白色绸布包裹的古兰经时，他们都会惊讶不已。他从古兰经中引用许多的话，让他们与 他一起思考– 经文通常都是有关于 「耶稣，真主的话」 ，或者是 「耶稣，麦尔彦之子，在今 世和后世都是有面子的 … 。」

　　有时候，他会采取令人吃惊的方式︰他会引述说： 「我们确已杀死麦尔彦之子麦西哈尔 撒，真主的使者。他们没有杀死他，也没有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们不明白这件事的真相 … 他们没能确实地杀死他。不然，真主已把他擢升到自己那里。」

　　然后他就会评论说︰ 「这就是我们不相信古兰经的原因，因为这两段经文是错误的。」 继而告诉他们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好消息。

　　后来，哈里斯与我们两夫妻在那拉提瓦度过了几周，我们在那里有过几次充满危险的经历 。有一次发生在泰国大陆与马来半岛边境迷人的乡村市场，那时我们还上了马来半岛马来文报纸 的头版。

　　真德容市场 （ Chenderong Market ） 位于两国交界的河流的泰国岸边，沿岸有许多货 摊遮蔽在用竹竿支撑的聂帕榈高脚屋下。星期天是赶集的日子，成千上万的农民划着独木舟或者 搭乘渡船来到这里。赶集日不仅是为了购买必需品或者卖东西– 它也是两岸朋友相聚，互诉家常 的好机会。有几乎百分之四十的人来自于河对岸马来国的吉兰丹州 （ Kelantan ） 。

　　我们穿梭于货摊之间的时候，发现一个布道的极好地方。附近的商人很欢迎我们，并且热 心地清除掉扔在那里的空篮子和箱子。我们花了几分钱买了一块大草垫，把我们的书摊开摆放在 上面。在我们把小小的晶体管扬声器挂在椽子上期间，已经有八九十个人围过来了。啰伊弗格逊 开始用生动活泼的泰语布道了，而在他讲完信息的时候，泰语版的圣经也热销起来了。接下来， 我站在拥挤的马来人中间，用这个地区的马来方言跟他们讲道。当我在对那些乡下人布道的时候 ，哈里斯把一些也许是想驱散人群的哈吉们拉到一边。他在日记里讲述了他那边发生的事情。

　　由于我在离麦克讲道很远的地方把宗教领袖留住了，因此他们无法质问麦克。人群中有另 外一些人也想引发骚乱，但当他们看到我正在宣讲真正的古兰经时，都溜了出来，走到我这边。 他们向我发起各种各样的问题，所有答案都可以从古兰经或者我们的圣经中找到。他们引导我论 及基督的先存性，也就是古兰经所称为的「真主的话语」 ，他们的书中对于祂的先存性也有最清 楚的见证。当然，这只是一个岔开的话题 – 我们的论点永远不能以古兰经为基础，而是以圣经 为基础，尤其是约翰福音和启示录。有些人对于这个教义非常生气，因它深深地刺到了伊斯兰自 命不凡的地方。

　　当我那边的精英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麦克还有机会与个别的人交谈，因此啰伊和我这 个时候就在整个市场分发精选的小册子。没有人会轻蔑地对待这些小册子，每套小册子都有四种 不同的标题，总有一两个主题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力。接受小册子的人大部份是来自河岸那边的吉 兰丹州。当我走进一间小型的咖啡屋，遇到了其中一位最好辩的哈吉。虽然他在人群中被激怒了 ，但现在通达多了，是因为圣经中的话语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上船之后，有一个年轻家伙 跨过停泊在我们船与岸边之间的两艘船，跑过来问我们索取小册子，说我漏掉了他。

　　几天之后，新加坡的一位朋友在马来西亚前锋报 （ Utusan Melayu ） 上看到一编叫做 「基督教出现」 的文章。所写的并非全属事实，但从其它角度来看还是蛮有趣的，说出了当神 的话语出版的时候，他们产生的印象︰

　　哥打巴鲁 （ Kota Bahru ） ，9月26日 – 在吉兰丹州散布的日本神秘主义 （被当局 宣布为违法的教义） ，现在被基督教教义取代了，基督教传单正在这个州的一些村子里泛滥开 来了。

　　马来西亚前锋报报导说三个英国人挨村挨户地给村民派发他们的小册子，尤其不放过学 校的孩子。

　　据说，这三位宣教士告诉村民要重视这些传单，因为其中包含了出自古兰经的神圣经文 。

　　马来西亚前锋报认为，许多对自己信仰受教不深的穆斯林已经受到这些宣教士劝说的影 响，并且看重这些印刷数据。事实上，据报导有些村民不允许他们的孩子撕烂传单或者丢掉它们 。

　　这些小册子是以爪威字母的马来文出版的，分别在伦敦、香港、曼谷和新加坡印刷。其 中的标题有 「完全的牺牲」 、 「一个被治愈的痲风病人」 ，和「奇妙的消息」 。

　　与 「哈里斯先生」 出行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泰国湾甘榜通 （ Kampong Tong ） 的 一个孤立渔村。丹尼斯列侬 （ Dennis Lennon ） 和我以前去过几次，并受到热烈的欢迎。装 有舷外的发动机，对于他们历来使用的高翘船来说，是一项革新。我们可以帮助人们解释说明 书上写的东西，因为村子上没有一个人懂英文。工程师出身的丹尼斯花了下午部份时间维修一 台发动机，那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修好，他把机子修理好后，受到所有渔民的钦佩。自然地 ，我们告诉了每一个人我们在甘榜通的经历，而「哈里斯先生」 就非常渴望由我们带他去那里 。我们不愿意去，因为这意味着他要睡地铺，只有一个草垫放在下面，以乡下的方式过夜，但 他还是坚持要去。

　　我们是星期五去的，每个星期的这一天穆斯林渔民是不会出海的。 Naiban ，就是村长 ，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因此我们把行李放在他宽敞的房子里，然后在村子里四处走走。我们遇 到一些村民，就邀请他们过来观看我们准备在那晚放映的幻灯片。

　　丹尼斯临时制作了一部幻灯机。做法是把一个手电筒锯成两半，中间加上一个特大的镜 头，再把它装进一个装满电池的雪茄盒子里！这个灵巧的小玩意引起了许多的猜测不知是否真的 能运作，有一大群人出席。大雨让我们不能在沙质的街道上放映，但是村长催促群众到他的家里 面观看。幻灯机投影着，我们跟着幻灯片的放映讲述基督的死和复活的故事。放映完了之后，剩 下的时间出现了一场由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师之间进行的有趣交锋。丹尼斯和我看到了哈里斯精明 且神圣的智慧，他在一开始就使那个年迈的老师陷入困境，但后来纯粹因为东方的做法而让输者 「挽回面子」 。哈里斯记述︰

　　还有部份人没有离开屋子，这时一个 「老传统」 式的年迈老师走了进来，还有一伙村 民跟随其后。他带着一种愉快的气氛进来，好像要给我们露一两手– 他是有意留下来，看他站 在讲台上，伸展他那瘦骨嶙珣的腿，开始向我们发问了。他提出了 「先知时代」 这个主题。他 说，从亚伯拉罕之前开始，接续的几十个世纪以来，一个先知的时代总是让位给另外一位先知。 当他说到耶稣，祂的时代的逝去和穆罕默德时代的到来时，我就问他︰「 『耶稣时代』 是何时 结束的？」

　　他说︰ 「就在穆罕默德来到之时。」

　　我们听到他承认一点，就是根据穆斯林的教条，没有一位主要的先知会在另一位主要先 知有生之年出现。然后我们告诉他耶稣仍然活着，还会回到地上。他通过否认基督教主张耶稣确 实死在十字架上的说法加以反驳。

　　我说︰ 「即使祂没有死，这也依然证明 『耶稣时代』 还没有结束！因此穆罕默德有甚 么权利在 『耶稣时代』 出现呢？」

　　他发现自己陷入了窘境，就向我们的主人求助，但他却站在我们这边。假装睡着的主人 太太也起身了，因着这位老教师的窘境而痴笑他。这令他非常恼怒，于是他破口发泄出一大堆当 地渔民说的气话，虽然我们都完全不知道他说了些甚么话，但每个人都哈哈大笑。

　　与其令老教师变得气愤地离去，我们转向轻松一点的话题。当他发现自己比我小时，他 的态度大大改变。他七十二岁，当我说我七十三岁，快到七十四，他对于辩论的失败，感觉没有 那么恶劣了，因为根据东方的礼仪，他理应退让给比他年长的老师！离开之前，他同意带一些关 于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圣经书卷回去。

　　我们那晚就在草垫上过夜，第二天早上就从原路回去了。我们祈求神让幻灯片的信息和 神的话语能够在许多人的心里扎根。

## [印度尼西亚的间歇](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p.html)

向泰南说再见是乔治哈里斯生命中其中一个最痛苦的经历。他几乎不能相信这事是真实 的。就在他离开的几个月前，才开始了一项雄心壮志的学习马来口语词汇的计划，好像还有使用 它的机会。可幸的是，在他退休之前，还有一次去爪哇和苏门答腊探访的机会摆在他的面前。他 这样描述他最后一次终于要离开东方之前，在印度尼西亚那一个月的旅行中︰「神让我慢慢地离开我的 事奉工场」 。

　　看到发生在爪哇人身上的神迹又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他遇到了许多改信基督的穆斯林， 这对于一个在不多响应的工场里工作了四十五年的人来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经历。

　　他在雅加达由警方登记完相当繁琐的手续后，跟着找那个适当的军官获得了旅游签证， 就准备乘火车前往东爪哇。来自那个地区的戴维本特利泰勒 （ David Bentley-Taylor ） 安排 做他的旅伴。哈里斯对这个人选非常满意，因为有哪一个导游，比 《囚犯的跳跃》 （ The Prisoner Leaps ） （集中描写一个杰出的爪哇传福音者亚历克斯巴拉诺多 （ Alex Pranoto ， 「鲁弗斯， Rufus 」 ） 的故事） 一书的作者更好呢？

　　下面的叙述摘自哈里斯1961年5月6日到6月2日期间记述的印度尼西亚之旅。

　　我们乘坐一节装有空调的车厢穿越爪哇旅行，看见人们正在稻田里和陡峭山腰上一层层 的梯田里收割。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忙碌地共同收获 （叫做 「 Gatong-rovong 」 ） ，有的砍 、有的割、有的在担起要堆放起来的庄稼 – 所有人都在同一块田里干活。当其他人的庄稼成熟 的时候，这块田的主人也会同样地帮助他们。

　　我们的票走的是北方的路线，但神显然想让我看到更美丽的山村，因为到达井里汶 （ Tjirebon ） 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在这条路线上的远处发生了一点事故，全部经过日惹的火 车必须重新安排路线。这条路线带我们经过莫拉比 （ Merapi ） 火山，那时它还是相当的活 跃，喷出大量的黑烟，升到几乎有这座山本身的高度，然后又被一阵大风吹向东。

　　火车到达秀克腊巴亚 （ Surabaya ） 终点站，我们出了站，进入一群车阵里面，包括 一个辆斗篷马车，还有 bechas ，就是前面供两个人坐而驱车人在后面的三轮车，以及 Opelette 公共汽车。最后我们与一辆 「 Opelette 」 讲好了价钱，把我们载到了玛琅 （ Malang ） ，在那里的东南亚圣经学院过了一夜，然后星期五前往图伦（ Turen ） 作短暂的旅行。我们 参观了本特利泰勒以前的房子，房子对面就是 《囚犯的跳跃》 一书的开场景物。那一天我在 现实生活中遇到了一位又一位小说中的人物。其中一位是穆爵牧师（ Pastor Murjo ，书中的 名字是 Tilosa ） ，他管理六个联合的贝塞斯达教会 （ Bethesda Churches ），还有帕克科 特 （ Pak Kerto ） 和著名的小说人物 「鲁弗斯」 自己 （亚历克斯巴拉诺多） ，他才是故 事中真正的英雄。

　　星期天，他们为我们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大约早上八点钟，我们坐 「 Opelette 」 蜿蜒行驶在朝东的道路上，经过了几个乡镇，爬上了塞摩鲁（ Semeru ） 火山下的山麓小丘。 我们跨过马京河 （ Majing River ） 上那高桥之后，到达了勒巴科若多 （ Lebakroto ） 。 那是贝塞斯达教会的其中一个，我们一行人的其中两位︰故事中的独臂人帕克华里士 （ Pak Waris ） ，和从前村子里的一位智者帕克科特，就留在那里主持礼拜。

　　我们余下的人就开车前往坡罗吉沃 （ Pronojiwo ） ，那是同样属于东爪哇宗教联会 的一个教会，但由本堂的牧师监督。这个教会是本特利泰勒在两年前的安息年前组织起来的。 所以对本特利泰勒而言，是回到了老家，人们都叫他帕克戴维。我在这里受到特别的尊重– 因 为我的年纪 – 他们都叫我 Bapa （父亲） 。我始终都会记得，当我看到听众中六十多位最近 脱离伊斯兰加入基督教羊群的面孔时，心里感到的激动。

　　礼拜和唱歌是使用爪哇语。结束的时候有人介绍我给大家认识，并请我分享一个简短的 信息，但我不是用英语讲，然后翻译成印度尼西亚语和爪哇语，而是读了一段印度尼西亚文的新约圣经（我 得承认，我读得相当结巴，因为书的字体很小） ，鲁弗斯就把它翻译成爪哇语。接着我用马来 语去解释，让鲁弗斯很容易翻译给听众听 （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属同一个语系）。最后本特利泰勒 用印度尼西亚语讲道，也被翻译成爪哇语。

　　在他们当中，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因为我们都彼此用心相待。甚至抱在手中的 婴儿都会伸出手表示问候。他们带我们参观完周围的几户人家，看看那里人们的生活情况后，就 邀请我们吃了一顿相当油腻的爪哇餐，然后在牧师的家里休息直到傍晚时分。「 Opelette 」 把我们带回到留下了两个人的那个村子，他们早上的礼拜在这个村子里的一位医生家里举行，那 位医生迎接我们，他的妻子给我们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之后把我们所有人都送到大桥上，我 们就在那里告别。整个下午都在下雨，在梯田之间光滑的斜坡上难以行走，要走一英里这样的 路才能到达举行晚间聚会的地方。那位医生体贴地扶着我的肘部，以免我这位七十五岁的「年 轻人」 倒卧在地上！我们到达后，跟每个人握手问候。礼拜中有五位讲员，再加上本特利泰勒 和我自己的见证。爪哇人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就是喜欢熬夜坐着观看皮影戏，这个熬夜的习惯 正适合用来传福音。

　　我们所认为的打扰，似乎没有令这些随和的爪哇人生气。当一个人在讲道的时候，另外 两个人就在一块布上钉上一幅大大的说明图；上面的老爪哇字体是一种梵语的形式，看起来就像 泰文一样。因为少了一个钉子，他们慢慢松开墙上的一个钉子，把它补了上去，钉锤时发出砰砰 的响声。这一阵干扰过后，听众都全心贯注地听讲员讲话了。

　　图画中要说明的是一只奇异的双头揭路荼鸟 （印度神话中鹰头人身的金翅鸟，印度尼西亚的国 徽图案） 。牧师解释说，这只鸟是古爪哇神话与圣经经文的综合体。它用图画的形式展示了古文 化所追求的事物，这只有借着神的话才能成就。到了大约半夜的时候，这五位讲员结束了讨论， 本特利泰勒的印度尼西亚语和我的马来语都由多才多艺的鲁弗斯圆满地翻译成爪哇语。就在这个关键时 刻，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有一个穆斯林突然用印度尼西亚语问道︰「谁创造了耶稣基督？」 这个问题假定耶稣是一个受造的人，就如古兰经所教导的。看到几个人都试图纯粹根据圣经来回 答这个问题，感到很有趣，每个人都主张耶稣不是被造的，而是永存的。但那位发问者反驳︰「 这么说是否有两位神？」 最后，鲁弗斯站到门口，看着外面漆黑的夜，然后转身走上讲坛。他 以一种关爱并具有说服力的语气直接了当地向那个人说明，这是圣经里的一个奥秘，必须凭信心 去接受。神的话语清楚地说明神只有一位，而耶稣基督又是永存的，那位穆斯林对此没有回应。 也许有一天这个人也会成为众人中的坚定分子。

　　到这个时候已经将近凌晨一点了，村民们还准备了丰富的膳食，让我们悠闲地吃着。又 过了半个小时，聚会才结束，我们互相握手道晚安，这样才开始散会。我那做医生的朋友再次 扶着我的肘，我非常感激他在滑溜的下坡路上帮助我。我们在黑夜中乘坐「 Opelette 」 飞奔 回去，感谢神，司机在路上没有睡着，我们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安静地进入屋里。第二天早上我 们回雅加达去。

　　这样就结束了我在东爪哇之旅。我带来一大串需要祷告的事项回来，因为那里的基督徒 需要大量的教导、需要圣灵不断的作工，他们还需要脱离许多世俗不属灵的习惯。虽然神已作 的工非常奇妙，但平均每有一个从伊斯兰归向基督的人，单在爪哇就有六百人在走向灭亡、在伊 斯兰的迷惑当中，没有接受基督作救主，没有正确地认识神。这挑战还是很艰巨的。

　　哈里斯访问西爪哇的时候，发现巽他人和他以前在中国和泰南遇到的穆斯林非常相似 – 对福音提出的主张非常固执。然而，他还是在各处遇到巽他人的皈依者，听过三两个人与伊斯兰 断绝关系的报导。他在苏卡布米（ Sukabumi ） 遇到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先前为穆斯林的妇 女，她有他的一本书 《怎样引导穆斯林归向基督》 ，她说自己从这本书中获益菲浅。

　　他在印度洋上的贝拉布罕拉杜镇 （ Pelabuhan Ratu ） ，到一个汉族商人的家中做客 。当他在商店后面的客厅里正跟两个店员和一个汉族生意人谈天，有一个戴着印度尼西亚人典型的椭圆 形无边帽的穆斯林走了进来，在他的旁边坐下。哈里斯误认为他是昨天晚上那位自高自大、想与 他争论的穆斯林。这个人使用同样的论据，指着抬起的五根手指，罗列出他若忠心地遵守伊斯兰 五大训令，就能保证得救。那位经验老到的老人直接了当地对他说这些东西毫无益处，并告诉他 ，他需要寻求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基督，而且只有相信祂，才能够得救。那人诚恳地感谢 他，与他握手道别。

　　此时，哈里斯才注意到他的印度尼西亚朋友看起来脸色都相当的苍白！沃伦查斯泰恩 （ Warren Chastain ） 现在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他也紧张不安，解释说那个来访者是警察总长， 是斑滕（ Banten ） 其中一位最狂热的巽他族穆斯林分子!

　　哈里斯后来就说︰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那个人是谁。难怪他们对我胆敢跟这样的穆斯 林如此谈话感到吃惊。我也开始怀疑，当我们回到苏卡布米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找到理由逮捕 我，但我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我盼望这个信息能够开启他的眼睛和心灵。」

　　在万隆，他拜访了一位华人牧师，牧师告诉他有一位显著的脱离伊斯兰归向主的人。那 人五十来岁，现在负责教会的书店，他会勇敢地向来到店里的穆斯林作见证。牧师告诉他，当 地的华裔基督徒非常惧怕穆斯林，他们在场的时候，不敢对他们提起耶稣基督或者穆罕默德的 名字。但哈里斯记起了一些在苏卡布米、万隆和贝拉布罕拉杜的穆斯林皈依者。「我要感谢神 并要提起勇气，因为神实在透过西爪哇的基督徒在作工 – 虽然不如东爪哇那样大批，也是一个 接着一个。」

　　哈里斯在印度尼西亚最后的日子是与堂怀利 （ Don Wylie ） 在苏门答腊岛的棉兰 （ Medan ） 度过的。这次访问最精彩的部份是他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参加的聚会。当时有大约二十个穆斯林 邻居参加这个家庭的聚会，他们围坐在在前院的上桌子边。但是当教会的牧师宣布开始讲道的时 候，大部份群众都站起身回家了。哈里斯对于他们的离开感到不安，但怀利向他保证，他们做完 晚祷的时候，全部都会回来。这就是他们的做法，并且他们对于讲道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牧师首先讲话，然后介绍哈里斯，说他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让穆斯林听到福音，并说 他在中国和泰南已经传了许多年的道。哈里斯从那张 「罪的牺牲」 的海报对他们讲起。

　　他记述︰ 「当我结束的时候，那个牧师使用同一张海报，再次宣讲这个信息，在场的穆 斯林似乎把这个信息听进去了。堂非常喜欢当晚这种方法所带来的效果；他从没听过那位牧师在 穆斯林面前如此充满感情和坚定的讲话。在爪哇和苏门答腊所采取的模式大体上似乎是挨家挨户 的个人见证。」

　　乔治哈里斯对于他在印度尼西亚所看到的一切欣喜万分，并渴望家乡的教会能够听到神在那片 土地上所行的大工。

　　伴我成长到老！  
最好的尚未来到，  
我们的今生是为我们以后的生命而造；  
我们的年日在祂的手中。  
祂说︰「我计划的一切，  
年轻人只展示了一半；相信神；  
看见一切，不要惧怕！」

- 摘自罗伯特博朗宁的  
拉比本以斯拉 （ Rabbi Ben Ezra ）

## [「还未是最好的」](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q.html)

到7月4日那天，哈里斯自从首次抵达曼谷，已经整整九年，他终于登上了 S. S. Bangkalis 号货轮回家。货轮停靠在东亚的许多港口，每到一处都有朋友来迎接他。经过几 个站之后，他同船的乘客朋友会问他︰「啊！到了这里你又认识谁呢？」 他的侄女从菲律宾 一个山区的省份下山，来到马尼拉迎接他。因着神最为不寻常的眷顾，轮船在棉兰老岛的三 宝颜口岸停靠了八天之久，这期间正好召开宣道会东亚联会，所以他有机会与几位朋友见面 ，包括二十五年前在西藏边境认识的一位宣道会宣教士。这也让他能够评估对棉兰老岛摩洛 族穆斯林作工的挑战有多大，并了解在他们当中作工的情况。

　　由于货轮从香港启航的时间数据不准确，他到达码头的时候，船正离岸而去。所幸的 是，船长注意到他，就好心地放慢了速度，让他有足够时间换乘一艘小船追上来。他在平滑如 玻璃的太平洋上余下的十六天，让他有大量的时间去细想他将来在穆斯林事工上扮演的角色。 差会的领袖会不会预期他休息呢？他们会不会认为他太老了，健康状况又太差，不能承受艰辛 的巡回演讲呢？他担心自己正好在有一项紧急使命要完成的时候却被搁置一旁。他无法与他在 洛杉矶的儿子约翰定居下来。他就像年老的使徒保罗一样，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还像前面 章节中年轻时一样，无所畏惧地事奉神。

　　爪哇的经历，令他清楚看见，现在急需有人蒙神的呼召投入这个专门的事工中。穆斯林 当中有很多任务场的庄稼都发白，可以收获了，却很少人赶紧拿镰刀去收割，这是多么不幸啊！ 确实，就像正在整个东南亚努力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事工一样，由于人手短缺，工作受到很大的 限制。他想奋力走在这条作战的路上，作神的代言人，呼召那些「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的专家」 出来。他为了证明自己能胜任此事，回家后不久，就欣然接受了附近一个门诺派教会的邀请，在 为期八天的宣教会议中作主讲人。他还有机会在当地的祷告会和教会的团体中讲话，他会毫不犹 豫地接受别人为他安排好的聚会。每个聚会他都花了好几天时间准备。

　　但在他脑海里的主要想法，就是在美国、加拿大、甚至英国作范围广阔的旅行，为的是 接触大学里的学生，并且透过挑战宣教祷告团体，让他们专注地为穆斯林工场祷告。当北非差 会（ North Africa Mission ） 的弗朗西斯斯蒂尔 （ Francis Steele ） 博士邀请他参与圣 诞过后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校园举行的一个大型学生宣教会，他就因着此事大受激励。紧着接这个邀请，是来自英国为穆斯林的信心团契（ Fellowship of Faith for Muslims ） 的邀请，请他参加他们在1962年5月举行的赫尼湾祈祷年会 （ Herne Bay Prayer Conference ） 。他思量着这两个邀请，并把他的计划呈报给费城差会的职员，焦急地等待他们的批准。当他读到国内总干事阿瑟葛拉瑟（ Arthur F. Glasser ） 博士的来信，对方给他开了绿灯时，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信中说道： 「我们真的要感谢主，让你能和我们一起在北美作工，而你那颗迫切想接触 东南亚穆斯林的心，还是像以往一样火热。我们只是希望你不会过于忙碌！我非常相信，在这个 新阶段的服事当中，你代表穆斯林的角色，产生的结果比以前的任何时期更加宽广 … 」

　　近年来，在北美最受学生宣教士关注的，就是在厄巴纳 （ Urbana ） 每三年举行一次 的联校基督徒团契 （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 。1962年，来自世界各地上千 所高校的五千四百名学生和教职员参加这次大会。乔治哈里斯是其中一位获邀请的讲员。

　　他在动身前往厄巴纳的前一个晚上生病了。他的儿子约翰试图劝他不要去，但他不会听 从别人叫他放弃此行的话。他在爱荷华州 （ Iowa ） 的圣诞主日，向循道会的两批会众讲道， 他的儿子佛瑞德是该会的牧师，接着他从那里继续前赴厄巴纳。

　　哈里斯与苏丹内地会 （ Sudan Interior Mission ） 的马尔科姆佛斯伯格 （ Malcolm Forsberg ） 博士，同住一个房间，后者是神差往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一位杰出使者。佛斯伯 格对乔治哈里斯在厄巴纳之时的印象，发表在杂志祂的一篇感人文章中︰

　　当我步入房间的时候，就知道我那位不在场的室友不是学生 … 这个时代没有哪位大学 生会带着这么破旧的行李箱。但他的行李说明了他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人。

　　我刚把衣服挂好，他就进来了，并介绍自己是中国内地会的乔治哈里斯。他有七十来岁 ，瘦俏，有点驼背，头发灰白，而且刚从积极的海外事奉中回来。我问起他是怎样度过自己的 宣教生涯。

　　他说︰ 「我的妻子和我在中国西北的穆斯林当中工作了三十五年。当共产党接管政权后 ，我们来到了泰南内地会新的穆斯林工场。我的妻子在那里离世。现在，我在美国和英国竭力讲 述有关这个事工的情形。」

　　最后，我绕过去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哈里斯先生，你在中国的穆斯林当中作工的 三十五年期间，有没有看到穆斯林皈依者建立自己的教会？」

　　哈里斯先生若有所思，稍微低下了头说︰「没有，我们没有那个荣幸。」 我也稍微低下 了头。

　　在穆斯林和无响应的人们当中作工的问题，像以往无数次一样，涌现在我的脑海中。我 的妻子和我都是在穆斯林中作工的，我和乔治哈里斯有最深的同感。如何回应此事呢？难道只 有希望吗？难道一个在穆斯林当中工作了三十五年的人，看不到教会的建立，只能盼望那里有「 秘密的信徒」 吗？乔治哈里斯应当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还是在穆斯林当中作工是几百年来的一个巨大愚蠢的错误呢？

　　见证这个词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 「你们并要作我的见证。」 也许神想让祂的见证 人散布各地，甚至在那些没有教会的地方，难道不可能吗？或者当一些见证人离开那些地方以 后，就兴起了教会呢？保罗为了说服热心的不信者，就说︰「然而 （神） 为自己未尝不显出 证据来。」

　　在没有响应的地方作见证人是很困难的。福音的见证人期待有悔改归主的人。乔治哈里 斯忠心到底，令中国西北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知道了谁是真神，谁是祂的儿子，只是他们没有接受 祂。他们迷失了方向。尽管如此，神仍然有祂的见证人 …

　　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乔治哈里斯了，但我感谢神让我遇到他。在厄巴纳，我从他聚会中 学到的东西，远比所有其他聚会要多得多。

　　在末日会有一些带领了成千上万人归主的人作出的光辉报告。我不知道他们会得到哪 一种赏赐。而我看见乔治哈里斯走在前面。虽然没有成群的穆斯林皈依者围着他，感谢他告诉 他们好消息，但主把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对他说︰「你是我忠心的见证人。」

　　这位经验丰富的哈里斯，喘着气站在讲台上，面向许多年轻的男女群众。他在想，他们 这一代人完成福音使命的潜力，是多么巨大啊！他不论是在伊斯兰研究群体当中，还是在代表 群体当中走来走去，他在许多学生和某些宣教讲员的心目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年轻的 医学生会后记述︰「我在那里遇见了哈里斯先生，他是中国内地会的老战士。他是多么热爱中国 内地会团契！他与主同在的经历是多么的丰富啊！对我而言，跟他交谈是这次大会最重要的事情 。」

　　因此，有经验的宣教士和年轻的学生们，都同样被这位其貌不扬，却对失丧者满腔热情 的哈里斯的魅力吸引而聚集过来。他在厄巴纳的穆斯林研讨会上，倾注了残存的精力教导人们， 极力向全体与会人员提出，要前往穆斯林的土地上收割那等待的收获，并且恳求神从在场的五千 四百人当中选派一些人，把福音带给穆斯林。

　　他由始至终都是一位为神耗尽自己的病人。乔治哈里斯耗尽了他最后一丝精力。他不情 愿地取消了南部各州的聚会旅程，但盼望最终能够到英国去扩充他毕生在穆斯林当中的使命。但 在1962年3月11日，他在「田地的最高处」 （士师记5︰18） 的战斗中倒下了。他深深地盼望能 到达英国，去敦促学生们去完成向穆斯林世界传讲基督这个伟大的使命。如果神再给予乔治哈里 斯一点时间，那将是他依旧会做的事情。

## [一些基督徒的读后感：](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1-3/tc-21-3-r.html)

《为伊斯兰燃点的火炬 – 乔治哈里斯的传记》 gjl

阅读报告及反省

在前言部份安德森先生提到 「乔治哈里斯的一生教导我们，那指挥者仍然给每一位 志愿者个人的命令，祂把他们差遣到哪里去，祂就会保守他们在那里忠心到底，并且结 出累累硕果。」 对于神的呼召，我们有没有像乔治哈里斯那种义无反顾，坚毅不屈的精 神？看到这位前辈把一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在影响深远的对穆斯林的宣教事奉中，实在令 人钦佩。

（一） 奋斗者成功的因素

品格是一个人成功的必要要素，在这一章中看到神在乔治哈里斯生命中的各不同阶段 中预备他成为合用的器皿。像作者提到他知道乔治哈里斯在学习汉语和阿拉伯语的时候 ，无情地催促自己学习，最后终于熟练地掌握了这两门语言，他甚至是中国最优秀的阿 拉伯文书法家之一。作者对乔治哈里斯孩童时期的描述，就评论「乔治哈里斯就是这种 男孩 – 坚持不懈地追求原定的目标直到圆满完成：一种令人敬佩的品格。」 当乔治十 七岁的那年，因着一位宣教士提起一个接一个没有听过基督之名的苏丹种族，并且向呼 吁年青人预备踊跃投身宣教工场作工，他在当年回应了。作者又形容乔治不是一个天才 ，但他是个好学生，这仅是因为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并且用心学习功课。而他也是一个 多才多艺的人，尤其在绘画和写作方面。同时他也是位拥有强烈幽默感的人。当他在「 慕迪圣经学院」 读书时，他是穆斯林祈祷团的第一任领导人。有不同的宣教士和讲员 在不同的场合提到穆斯林的需要，乔治哈里斯就已被深深感动，并强烈感受到神会差他 到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去。

我求主保守我在祂差我去的地方，忠心到底，并且结出累累硕果。不断裁培我成为 祂合用的器皿，拥有合祂心意的品格。

(二) 1916年4月9日

一个清晰的呼召，能使人在一些失望的时候可以克服怀疑的试探。1916年4月9日的 晚上，在纪念威廉波顿逝世三周年的聚会中，有一群热心人士聚集在纽约市一座豪华的 公寓里面祷告。他们祈求的事情，就是求神差遣一些年轻人到中国西北部的穆斯林当中 ，去完成威廉波顿没有完成的工作。同一天，乔治哈里斯领受从神而来的呼召，要去在 中国的穆斯林当中。而神亦透过一本小册子《一位理想的志愿宣教者》 来印证祂对乔 治的呼召。书中简述威廉波顿的事迹，并且说到他是在1913年4月9日死于开罗的。而神 呼召乔治哈里斯的那一天正好是威廉波顿死后三周年的祭日。

从他蒙召要去宣教，那年他十七岁，到他知道神要差他去的地方，那年是二十九岁 ，前后经历了十二年的时间。回想自己第一次蒙召去宣教时是在1995年的12月，那是戴 绍曾牧师在奥克兰主讲的一场奋兴会中我对神作出了回应。到现时也有九年的时间了， 看到这里心里很感动，神真的没有放弃过我，在这些年间原来祂一直在预备。

（三） 处理两个语言

看到乔治哈里斯对学习汉语和阿拉伯语的热情和执着，还可以在旅途中自学地学懂二 十八个阿拉伯字母的大致发音。实在另人佩服！

作者介绍到西宁的穆斯林不是说纯正的阿拉伯语。那是一种搀杂了许多阿拉伯词语和 习惯用语的中国方言 – 那些阿拉伯的术语是用来表达他们的宗教思想。因此，乔治必 须像任何一位宣教士一样彻底地掌握汉语，但对他来说，学会运用古兰经和阿拉伯版本 的圣经也同样重要，因为他在布道时必须依据它们。了解古兰经能够帮助他理解穆斯林 ，作为与他们接触的根据，并且使他在他们的眼中有像一位老师那样的身份。

另外，作者所描述哈利斯充满奇遇的旅程，也十分的引人入胜，神实在十分的信实。

语言实在是宣教士必须掌握得非常透彻的工具，这章给我的提醒是要认真学习当地 的语言及该民族的文化，生活习惯，了解任何可以成为传福音的接触点，加以运用和发 挥。

（四） 威妮弗蕾德的日记

引用安德森先生在前言所述的， 「但是神已经应许过那些为了祂的缘故放弃儿女和 他们所爱的人， 「在今世得百倍」 。乔治哈里斯的人生确实过得很丰盛。神赐给他一 位真正贤慧的妻子，与他一起分担所有的艰难困苦，她虽然失去了她所深爱的儿女，但 这事并没有「绊倒」 她，也不能够阻止她，她激励着他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在 中国内地还有其他儿女在艰苦环境中存活；他在许多土地上有属灵的儿女和无数的朋友 。」

乔治哈里斯和威妮弗蕾德的爱情故事，令人鼓舞，他们都能坚忍地等候对方。这和现 世代的快餐文化是多强烈的一种对比呢！在11月10日当威妮弗蕾德到达上海，她作了一 个祈祷是：「我感谢神赐我这个好男人的爱，我只祈求自己能够配得上这份爱。」

我心想夫妇二人能同心合意，彼此相爱相扶，是多么的美和幸福。他们共同渡过了 多少艰难的岁月，见证着蒙神祝福的婚姻。求主为女儿预备，使女儿成为合神心意的妻 子，也赐女儿一位合神心意的丈夫。

（五） 中国的麦加

在这章中，令我感到最精彩的部份是哈里斯与哈吉叶尔孤白 （白色的头巾表明他是 一个哈吉 （ hajji ） ，就是到过麦加朝圣回来的人，） 的公开信辩论情节。这位哈 吉对乔治提出挑战，乔治当场接受挑战。他后来才知道那位哈吉叶尔孤白是当地伊斯兰 的领头学者。乔治经过诚恳祷告后，决定以大网形式来应对。这场论战持续了八个星期 之后，乔治就要求这位穆斯林学者为他的主张拿出证据来。指出对手的结论缺乏根据， 也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哈吉叶尔孤白的中心思想，就是圣经原本和古兰经是相同的 ，但现在它们之间却出现许多差异，这显然就是因为基督徒和犹太人篡改了他们自己的 圣经。

哈里斯反驳说： 「为你提出的主张拿出证据来！在下面的空白横在线确切地写出圣 经原文被篡改的例子。如果你不能给出的话，我们就结束辩论，问题也解决了，一切都 支持了基督教圣经的真实性。」

没有回应。那位哈吉被驳倒了！

这次辩论令乔治哈里斯成为神学辩论的焦点。他的辩论在许多毛拉心中留下深刻的印 象，遂前去拜访他。那位哈吉一路都 「丢尽面子」 ，这让他们深深折服，有些人甚至 开始自己探究圣经。

真精彩！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看到穆斯林信主的人数大幅增加，实在令人鼓舞！穆 斯林信主要面对遭自己的亲戚迫害，相反我们可以自由得着救恩好处的人就更应该珍惜 了。

（六） 闩住的门弯曲了

这章见证了小孩子也是宣教士的事实。因着哈里斯家的小孩子，他们能接触到那些半 隐居在上了闩的庭院门后的妇人和女孩。这时哈里斯的一家互相配合，孩子和当地孩子 打成一遍，威妮弗蕾德就向妇女们讲道，乔治就向在院子里的男人和男孩讲道。

他们也在这段时间中先后痛失了两名儿女，看到他们仍坚强的依靠神，神医治了他们 疲乏的心灵，圣灵安慰了他们，神的话语更新了他们，让他们重新奉献自己的生命来事 奉神。看到前辈们为要完成神的呼召而作出的牺牲以及付上的代价，实在钦佩。深信他 们所作的绝不会是徒然的。

（七） 落空的期望

因着中国的内战，乔治和威妮弗蕾德一家用了三年的时间才能回到甘肃。过程复杂并 且困难重重。节录作者的记述 〔哈里斯的这次行程记载在1942年7月份的千万中国魂上 ︰当我们开始我们的长途之旅时，神给我们的一句经文是约翰福音10章4节︰「既放出自 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 我们的经历证明了这句话是真实的，因为祂的确在我们的前 头走，为我们预备了交通工具、食物、盘缠、一些好朋友和所有其它的必需品。〕神的 确非常的信实，一切都在祂的掌管中。

另外，乔治的一番也话值得让我们深思， 〔有个人问我： 「你怎么会爱上穆斯林？ 他们是相当的骄傲、相当的狡诈、相当的顽固。」 这让我们陷入了沉思。我们在这些人 当中作工缺乏果效，是不是由于缺乏对他们的爱心呢？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人软弱的爱， 而是各各他真实的爱，就是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来赢得其他人。当我们在作工的时候， 你们在祷告的时候，愿神赐下这种爱给我们，这爱的果效将存到永远。〕 我非常同意 他这番话，事实我们每一个要事奉神的人，都需要有这种各各他真实的爱。愿意舍弃自 己的生命来赢得其他人。我想起当初神呼召我去服待街童的时候，祂就是问我这句话： 「你愿意为他们牺牲你的生命吗？」 当时对于我是非常的震撼的，但神的爱就是这样的 激励我继续向前。

（八） 孤独的播种者

这章再次让我看到神仆人所要付出的代价，然而神却处处都有预备。神是信实的， 当哈里斯去的时候，就看到神是与他同在的。在此章中也看到乔治处处都要与人谈论古 兰经，引进到圣经中。这提醒我对圣经一定要非常的熟识，遇到穆斯林，就更加要了解 古兰经有什么地方可以成为我们的切入点。

当看到乔治提到那双新鞋带给他的痛苦时，他仍然在向人述说基督所遭受的苦难。而 他为福音的缘故受呼召去忍受这样的苦难，这个事实深深地刻在一些人的脑海里。这实 在是一个用血和汗行出来的见证。

（九） 也有些相信的 …

相信能看到主在个别穆斯林的生命中作工的事实一个接着一个对哈里斯夫妇是会是相 当大的鼓励。本章末处提到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穆斯林像这少数几位一样信仰基 督，只是那些人的故事从来没有传到宣教士的耳朵里呢？乔治哈里斯希望也有这样的人 ，也许还大有人在呢。那个愿望是基于他对神的一个特别应许毫不动摇的信心。他在中 国整整的三十四年里，这个应许一直在帮助他︰「我的话 … 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 我所喜悦的，在我差它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曾经有位导师为我祷告时神也是给我这段经文，在 「赛 55:11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 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 〔发他去成就：或译所命定 〕的事上必然亨通。」 神的应许就是帮助我们的信心能不动摇的确据。这位前辈对神的 信心，实在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欣赏的。

（十） 时间快用完了

本章提到乔治哈里斯如何教导一个瞎眼的男孩读汉语盲文，令我十分感动。让我想到 安妮如何用一生的时间去教导海伦海勒，使她成为举世知名的人。而乔治作在这位男孩 身上的正正活出基督的爱，他看重这位男孩的生命。作在这位小子身上的，不就是作在 耶稣身上吗？一生能裁培别人，使人的生命活得有意义的和盼望，也就不枉此生了。

乔治和威妮弗蕾德一家因着政治的关系被迫离开中国，然而乔治却用他晚年的时间继 续投入在东南亚的穆斯林当中工作。他对穆斯林的爱实在令人钦佩，他和威妮弗蕾德的 生命除了见证神的荣耀外，也实在使人看到真正的宣教士的榜样。

看完乔治哈里斯的见证，感到自己实在有好多地方需要成长。他们如此义无反顾，刻 苦勤奋，努力奋斗，坚持到底。真的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再次的引用安德森先生的说 话为总结「乔治哈里斯的一生教导我们，那指挥者仍然给每一位志愿者个人的命令，祂把 他们差遣到哪里去，祂就会保守他们在那里忠心到底，并且结出累累硕果。」

《为伊斯兰燃点的火炬 — 乔治哈里斯的传记》 之阅读后感 slw

这本书讲述一位宣教士 — 乔治哈里斯，是怎样回应神的呼召及带领，在中国里服侍穆斯林的群体，神给予了乔治哈里斯三十五年献身于中国的穆斯林的事奉、以及在他暮年在东南亚的穆斯林当中作工。

乔治哈里斯出生于1887年，他的人生确实过得很丰盛，在青年期当中曾影响他的就是迪克费雷尔（ Dick Ferrel ） ，他是教会青年工作的理事，所有的年青人都很敬佩他，乔治也深深地为之折服。费雷尔感觉到哈里斯有些属灵上的问题，于是千方百计地与他培养良好的友谊。费雷尔到了恰当的时刻，就对他说： 「乔治，我希望有一个人能在早上与我一起研究圣经和祷告。你就住在街的对面，起床又早，你不如就过来吧？」 并且费雷尔再建议说： 「让我们每天从我在慕迪学院学习的课本读起吧！」 他选择了叨雷博士 （ R. A. Torrey ） 所著的 《圣灵的教义》 ，乔治哈里斯日后所受的祝福真是很大。

|  |
| --- |
| 一位宣教士的成长真的需要有一些属灵的长辈守望和栽培，神为乔治哈里斯拣选了迪克费雷尔兄长鼓励及栽培他，相信每一位宣教士也同样的需要，求主也为我预备一些迪克费雷尔的人栽培及教导我，让我能向他们学习；同时让我也能成为别人的迪克费雷尔去兴起新的一代宣教士，鼓励他们、装备他们﹗阿们﹗ |

神赐给乔治哈里斯一位真正贤慧的妻子，与他一起分担所有艰难困苦，她虽然失去了她所深爱的儿女，但这事并没有 「绊倒」 她，也不能够阻止她，她激励着哈里斯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哈里斯在中国内地还有其他儿女在艰苦环境中存活；他在许多土地上有属灵的儿女和无数的朋友。

|  |
| --- |
| 多谢主﹗神也已经为我预备了一位爱神爱人的妻子，我也盼望将来大家遇到什么艰难，彼此都能支持着大家，甘苦与共靠主经过，在一个宣教士来说，同行的人是十分重要的，再加上有一个一生都能同行同心的人，就更为宝贵了。求主保守每一对宣教士的夫妇，他们都能同心同行，直到路终，见证基督的爱﹗阿们﹗ |

乔治哈里斯从上千里远的上海，终于跨入了甘肃省的边境。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座层峦起伏的山脉，一路延伸到他要去的方向 – 西藏的边陲。乔治在这个环境下专心地学习汉语和阿拉伯语。西宁的穆斯林不是说纯正的阿拉伯语。那是一种搀杂了许多阿拉伯词语和习惯用语的中国方言 – 那些阿拉伯的术语是用来表达他们的宗教思想。乔治哈里斯是一个努力学习汉语和阿拉伯语的人，他也无情地催促自己学习，最后终于熟练地掌握了这两门语言。

|  |
| --- |
| 学习语言是宣教士必经的过程，是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求主也赐我智慧聪明及口才，更加上要有决心去努力学习的行动，使我能真实地响应主的呼召﹗阿们﹗ |

威妮弗蕾德和乔治心里都清楚，在西宁这样的高海拔地区令许多宣教士的孩子死亡。在八千英尺的海拔高度上，猩红热、百日咳、和其它一些呼吸道的疾病，不像低海拔的地方那么快就可以得到治疗。他们期待第一个孩子降生时，把这件事交托给神。但他们不能忘记实际上每一位在西宁的宣教士前辈都至少失去一个小孩。威妮弗蕾德和乔治有四个儿女，有两位病死。

|  |
| --- |
| 主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在宣教的过程中，最难受不是自己受苦，而是身边至亲的人受苦，甚至死亡。在我来说，我现在是很难真实明白当时那份感受与伤痛，是何等的一回事，盼望将来真的要喝那苦杯时，我能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行，愿你的旨意成就吧﹗」 主阿﹗给我能力经过这些苦难，使麦子能跌落地里死了，将来能结出许多子粒来。阿们﹗ |

乔治哈里斯在中国整整的三十四年里，这个应许一直在帮助他︰ 「我的话 …. 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差它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哈里斯夫妇已经填好了离开中国的申请表，等政府批准。他们已经到达到不可能进一步开展基督教事工的时刻。实际上，如果宣教士都离开了，或许对这些基督徒还好一点，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方面还要拖延多久才批准他们离境。共产党想首先毁坏宣教士的声誉。令人心碎的那一天终于来临 – 1951年3月25日，复活节 – 宣教士与教会的关系在这一天被正式断绝了。牧师极不情愿地告诉他们不要再来做任何的礼拜，或者试图跟基督徒交谈了。他说，这被迫断绝的关系只是外在的而已。

乔治哈里斯回忆说︰ 「复活节的上午，一小群宣教士与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分享最后一次圣餐。对我们来讲，这是一次既难过又难忘的礼拜。这次礼拜完全由当地教会的领袖主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正式出现在教堂里了，那天是沃尔特死后十七周年，也正好是星期一。当我们仰望南边的群山时，回想起过去的一切，在我们的脑海里看到我们那两个宝贝孩子躺在那个小花园里。我们舍不得离开，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走。他在船上看到一些阿拉伯字和罗马字体的马来文，乔治对他的妻子说︰ 「我想知道在东南亚的穆斯林当中是否有一些宣教工作在进行中。你认为我们的经验在这里的任何地方会用得着吗？」  
　　  
威妮弗蕾德在船上写的日记中记述︰ 「乔治正在学习马来语。」

|  |
| --- |
|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相信来形容乔治哈里斯他的生命，是非常贴切的，盼望我也能好似他效法耶稣一样去效法跟从他的脚踪行，一生让别人能得着福音的益处。阿们﹗ |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了这句话。

千百年来，穆斯林群体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遥远、陌生的邻居。高涨的民族情结铸造了他们敏感、刚烈、易怒的个性，宗教优越感－穆斯林？或异教徒－更是一道旁人难以翻越的高墙；一出生就被灌输的伊斯兰反基督教教义让我们对他们望而生畏。算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反正宣教工场多的是，忽略、逃避他们是基督徒正常的反应，却不是造物主的反应。

就如书中所说的，哈里斯不是一个天才，却是一个好学生，我认为他不是一个伟人，却是一个神忠实好仆人。从一个自由发达舒适的环境来到一个贫穷落后封闭的异域环境一呆就是几十年，没有掌声鲜花财富却只有反对危险困苦，他为了什么？他又凭着什么力量坚持下去呢？

通过本书我才知道在那个战争的年代还有许多海外的宣教士为着中国的穆斯林在西北默默地奉献。

哈里斯的一家给了我很大提醒，就是作为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所要具备的素质。

他是一个认真的人，就算在没有作宣教士之前，他也是个优秀的人，他学习努力，注意力集中，珍惜生活和时间，从小就锻炼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并有较强的道德观和坚持不懈地追求原定的目标直到圆满完成－一种令人敬佩的品格。这些虽然不能作为一个宣教士的必须的原则和标准，但这还是让我想起一些伟人在青年时常常会有一些很独特之处，是普通人所没有的。他这方面对我的提醒是我要如何看待生活和学习。

如他的家人所说「在美国有大量的宗教工作可以做，你何必要一个落后的国家去浪费你的青春呢？」这个说法类似「在中国、在汉族、在本地还有许多的福音工作需要你做，你何必要到另外的地方去呢？」这种说法被许多不愿离家的人视为正当的理由。哈里斯还是去了，虽然不是他认为的尼日利亚，但也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清楚呼召后并付出行动，是他事奉的第一步。

想哈里斯学习语言的情况，他真是在为他的事奉拼命，汉语和阿拉伯语是世界公认的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尤其是阿拉伯语，他在没有正规教师帮助下，想尽办法去学习，不正是他青少年时期的精神一样吗？不甘平庸，不享安逸，敢于挑战困难，主动工作，并乐于冒险去寻找、尝试新事物，适应新文化，是他成长的关键。

再一个就是他对苦难的承受力。我很难想象他和他的妻子是如何渡过丧子的痛苦的。本书所描述那时西北生活条件之艰苦让我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如果是我，我可能会再三思而后行。但是他们都接受了，只要一家人能够相爱地在一起，艰苦一点也没关系，可是他们连这最起码的要求都无法达到。我只知道我读到宣教士的孩子们在中国去世，我心很痛。纵然如此，他们还是没有放弃。神的安慰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明白。

他们的付出得到奖赏了吗？被人称赞了吗？没有，反而是穆斯林对他们的反对、挑衅和仇视。我很钦佩哈里斯面对反对时的冷静、沉着和智慧，他知道，要赢得穆斯林的信任不仅仅是辩论，而是实际上的爱、宽恕和尊重。他都做到了，在向穆斯林传福音的方法上，他都表现出极大的智慧和热情，这是他天生的吗，不是，是他的选择。

老人最希望过的应该是安渡晚年和享受天伦之乐，但是老人哈里斯却还是在坚持不懈学习新的语言，为的还是穆斯林，他的敬业态度真的让我感到惊讶。

通过本书，我更深一步明白了什么叫宣教士，什么叫跨文化宣教士。什么叫持守异像，什么叫舍己奉献，什么叫真爱，什么叫坚忍。一个人被激动是很容易的事，但是真爱不是一时的冲动和热心，而是一生的委身和坚持。透过本书，我了解到中国穆斯林工作的需要和中国教会的使命，也看到自己应尽的本份。我的心中有一个对穆斯林的祷告负担。

愿主兴起中国教会，在中国教会兴起穆宣工人。